

明季忠義叢刊序

陸高誼

所謂民族思想，乃近代之產物。昔日地大物博，人人得而安居樂業，卽有一二野心家，與兵稱雄，亦一家一姓之得失，與全民無關係。例如我國歷史所載，雖代有外族侵入，但如蚩尤之戰，夷狄之患，匈奴之擾，五胡之亂，殆皆肆行劫掠，以多獲財物爲滿足，初無毀滅他人民族，移殖自己民族之目的，不得謂之民族戰爭。迨宋室南渡，胡元建國，朱明覆亡，滿清奄有中原，興亡之際，攻戰拒守，情況激烈，民族思想，於是蓬勃而起。

西洋亦然。自工業革命後，各國競相推行殖民政策，以謀國外市場，鯨吞蠶食，不遺餘力。民族思想，亦愈演愈烈。

夫一民族，自有其一民族之特性。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彼此迥不相同。故民族無論如何弱小，決不願舍己從人，泯其特性。事也，勢也，亦人情也。

我國自宋以來，歷次民族抗戰中，以明季抗滿爲最烈，而民族思想之色彩，亦以明季爲最濃。蓋後來居上，天下事固當如此。胡君着眼此點，於是有明季忠義叢刊之作。

或曰，今茲五族共和，漢滿一家，胡爲乎舊事重提？余曰，非也。明季忠義叢刊者，以外形言，固爲表彰

明季忠臣義士，動人觀感，以內容言，則爲提倡民族思想，發人深省者也。蓋凡爲國民，皆有民族自衛之責任，苟有一技之長，卽當出其全力，以爲國用。是故作者於廣徵博訪，搜幽鉤奇之餘，更吮毫伸紙，寫成專篇，其用心固非僅騁其詞華，以文學自鳴而已。援古證今，尙係一般看法；借古勵今，乃爲作者之真意，幸讀者留意及之。

抑江陰、嘉定、揚州等處，皆爲余舊遊之地，尤以江陰爲最久，幾成余之第二故鄉。余自小求學江陰，前後凡七載，足跡遍城鄉。童年景象，猶歷歷在目。深覺睢陽廟、二侯祠、戚公祠、三公祠等，英風宛在，豪氣凜然，大足以振頽立懦，蔚爲民族之光。至於一般民情，亦多激昂慷慨，砥厲廉隅，較之其他江南柔弱之邦，出一頭地。茲者，陣雲低壓，寇氛日深，讀此忠義叢刊，余懷渺渺，尤多思古之幽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固不僅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而已。

惟作者雖不欲以文辭見長，余仍不能不爲之一言，以爲介紹。余在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中，曾言及傳記文學之重要，並預擬中國名人傳記之嘗試。今作者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生動活潑，一洗舊日「官書式」與「流水帳」之濫調，頗合余之主張。至於作者用筆，句斟字酌，絲毫不苟，平實流利，兼而有之。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如獲至寶，遠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及，尤爲本書之特色。倘各級學校以此爲國文課本，或爲補充讀物，或作新文藝研究，亦必有極好之收穫也。海內賢達，幸垂察焉。

明季忠義叢刊

胡山源編

各地忠臣遺事

世界書局印行

凡例

- 一、本書純從民族觀點出發，故所錄皆係明末抗滿忠臣之事蹟。其有抗李自成或張獻忠者，雖忠不錄。
- 一、本書掇拾明清諸家野史筆記而成，不錄明史諸傳，故稱「遺事」。蓋明史具在，極便取閱，本書意在補其不及，藉供參考，以成一代文獻耳。
- 一、本書以省分篇。惟其時長城以北，尙無省名，故概稱爲「東北」。
- 一、江陰及嘉定兩地忠臣遺事，已附見該兩地義民別傳中者，本書不再錄入。
- 一、各人所隸之省，以死事之所爲準則。如其人遍歷各省，所有事蹟，並不都在死所，或文中並未確言其死，則亦酌爲變通，隸入出生之省。
- 一、本書以編者一人之力，在百忙中掇拾而成。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分篇前後，恐亦有所未當，尙祈博雅君子，進而教之。

二十八年六月，編者謹識

各地忠臣遺事

目次 (以省份首字筆劃多少爲序)

山西	一
山東	四
四川	一九
江西	二一
江蘇	三二
安徽	六八
東北 (其時尙未建省)	七四

目次

大狗小雞叫號

一

805920

河南	七
直隸	七
陝西	九
浙江	一
福建	一
廣西	四
廣東	一
補遺	一

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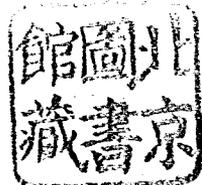
〔目次〕

陳奇瑜

高邦佐自縊

張銓殉節

何廷魁投井



陳奇瑜

陳奇瑜者，山西保德人，丙辰進士。先帝朝，爲五省督。清旣撫有中原，陳公慨然有復讎之意，知事不可爲，遂乃於順治四年十二月，張黃蓋，衣蟒玉，頭頂進賢冠，髮髻鬢滿頂，揚揚乘轎，竟詣州館，與州守賀熊飛相謁。州守大駭，卽將其遠制衣服褫去，質之庫中，而姑聽鄉紳暫保出外。卽飛報督臣，督臣卽飛報於朝，而竟於本處正法。〔下缺〕（研掌見聞雜錄）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參政，丁艱歸。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僉事，

巡東寧。顧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岔河矣。廣寧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可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四馬二僕走松山，乞援於經略。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者，慟哭爭死。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搶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大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明季北略）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字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泰不才，待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關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

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尚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明季北略）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寧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寧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泰多牴牾，爭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請於應泰，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於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明季北略）

山東

〔目次〕

左懋第被殺

使臣碧血

蘆石先生節略

使臣左懋第殉節

凌駟自縊于濟甯

鄧謙磔死

宋致殉節附張琦

宋應亨不屈

左懋第被殺

懋第號羅石，萊陽人也。使北，將館之四夷館。不可，曰：「此中國以之待夷狄者，而以之待中國乎？」乃改館鴻臚寺。自滄州追還，北欲降之，使其弟懋泰來見，訶之而去。江南下，北謂之曰：「汝之所以不降者，江南在耳。今何歸而不降乎？」懋第曰：「降則何待今日？吾之所以不死者，圖反命耳。今國破有死而已。」作沁園春一闕：「忠臣孝子，兩全甚難，其實非難。從夷齊死後，君臣義薄，綱常掃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鼻山，青史於今萬古傳。他兩人父兮與母兮，亦稱大賢。嗟哉！人生易盡百年，姓與名，不予人輕賤。想多少蚩愚，稽首游魂，首邱胡服，也掩黃泉。丹心炤簡，千秋廟食，松柏聳天風不斷堪嘆。他時窮節乃見。流水高山！」殺之無血，唯白乳滿地。（弘光實錄鈔）

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仲及，別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知韓城縣，有實政，以禦賊功，擢給諫，累疏言時事，皆中利弊。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春，京師陷，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泣陳中興大計。時方擇人使北，衆莫敢往；懋第以其母留京罵賊而死，骸骨未返，上疏請行。於是加兵部侍郎，賜一品服爲正使，與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瑜偕行，授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兼祭告先帝后，册吳三桂爲薊國公。懋第以通好遣使，不宜兼授經理册封之命，又紹瑜嘗爲己所劾罷，不可復與共事，言之馬士英，士英不聽。將發，復上疏曰：「臣此行生死未卜，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陵寢所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尤望選將練兵，枕戈待旦，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士英擬旨褒納，畀白金十萬兩，帛數萬匹，以兵三千護之。既發，或謂懋第曰：「□事貴於死事，宜以代先帝復仇爲辭，先廷謝之，待其情意漸洽，方可議款。」懋第曰：「君言誠是，但敕書謂不屈膝，方爲不辱君命，吾知有君命在也。」

八月，舟渡淮；九月，行及德州，見北示云：「南使只許百人進京，餘留靜海，著自備盤費。」次早，前示旁另黏一示云：「我乃俯僂而循，汝猶正立而面，本非不令而行，何怪見賢而慢？」攝政王聞之，意甚不悅。進至滄州，陳洪範先遣人奉册命授吳三桂，三桂不啓封，卽以進攝政王。王因發怒，謂來使不敬。十月朔，至張家灣，越

數日，禮部官始來迎，將處以四夷館。懋第爭之力，乃服衰絰，奉國書，從正陽門入，館鴻臚寺。翌日，內院剛林榜什一十餘人至寺，剛踞椅上坐，左右布氈於地，餘人坐右氈，指左氈令人坐。懋第正色曰：「華人不慣席地。」取三椅與剛對坐。剛責以不遣兵討賊，而擅立福王；懋第反覆抗辯，良久，剛曰：「無多言，朝廷已發兵南下。」懋第曰：「江南兵多食足，莫小覷了；且南以禮來，北以兵往，恐非初時救災恤鄰之意。」剛不答而去。懋第隨以謁陵改葬請，剛傳言我朝已代爾等哭過祭過葬過，今不必。懋第乃於寺堂陳太平，偕兩副使哭臨三日。先備寸楮，令都司某潛出歸報。

當是時朝廷心重懋第，又未悉江南虛實，餽餉禮貌猶厚；已而以侯爵誘陳洪範，備得其情，決計南伐，卽於二十八日遣還。已出京，陳洪範潛請身赴江南招諭四鎮，而留懋第等勿遣。於是追執懋第及馬紹瑜於滄州，拘於太醫院。久之，洪內院來訪，懋第叱曰：「此鬼也！松杏之戰，洪公身殉馬革，賜祭賜葬，死久矣！安得復有是人？」洪慚而退。閱數日，李建泰來見，懋第復叱曰：「此非先帝寵餞督師，不能殉國而從賊乎？何顏見我！」李亦不敢見而去。乙酉三月十九日，懋第在院求得一瓶羊，奉表祭告故君；復爲文，以隻雞樽酒，奠殉難諸大臣，哭，兩毗盡血。

未幾，金陵破，北宮以醜酥羊炙來餽，且說之降。懋第痛哭不食，題詩院壁云：「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會中軍艾大選先薙髮，懋第立杖殺之。北官來責，懋第曰：「吾

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攝政王乃遣兵至院，勒令剃頭，懋第及從官陳用極、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劉統五人皆不屈，同執下刑部獄，旋移水牢，絕其食飲，積數日，懋第執志愈堅，擁見攝政王，懋第長揖不跪。王必欲活之，問在廷謀臣云何？陳吏部曰：「爲崇禎來可饒，爲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會中會元榜眼，亦知今上是先帝何人？」金侍郎勸之曰：「先生何不知天命？」懋第曰：「先生何不顧天理？」攝政王責之曰：「若自謂循理，何食我朝粟逾半年而猶不死？」用極從旁答曰：「若來攘我朝之粟，反謂我食若粟耶？」王怒曰：「若輩何人而亦不跪？」命捶其頰，用極噴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王復改容曰：「汝等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亦自佳。」懋第惟請速死，王顧廷臣莫爲請者，乃揮出斬之。懋第從容至菜市口，顧五人曰：「悔乎？」皆答曰：「求仁得仁，又何悔。」懋第連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待刃。忽一官飛騎至，呼曰：「降者爵以王。」懋第曰：「寧爲南鬼，不爲北王！」時正晴明，忽風沙四起，屋瓦皆飛，劊子楊某涕泣叩頭而後行刑。五人皆死，惟紹險獲免。有監錄者，與游擊樊通及用極門人徐敷產懋第於白馬寺旁，以四人祔，而獨火用極屍，負骸骨歸崑山。用極字明仲，一斌寧國人，良佐、廷佐、劉統皆上元人。

野史氏曰：古人言「從容殉節難，慷慨死義易。」以余觀之，忠孝實根至性，必非一時所能勉也。史督師當國步艱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擬節文山。而有弟可程官庶常於北都，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於理，王以可法故釋歸養母，厥後流寓宜興，閱四十餘年而卒。羅石弟懋泰官員外郎，亦降於賊，後任本朝；一

日至院謁兄，蘿石叱曰：「此非吾弟也。」麾而出之。自非有不可移易者，兄弟之間何以相反若此？然則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殆未可以厚非也歟？（鹿樵紀聞）

蘿石先生節略

刑科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給事中。甲申春，奉詔督兵湖襄。夏間變，誓師而北。會福王建號金陵，改元宏光，懋第入見，泣陳中興大業，遂命視師江上。除右都御史，總理戎政事。江左朝士方隸，輔臣馬士英，議遣使求清告祭，明大行皇帝，衆莫敢行。左懋第母死於天津之官屯，聞訃至，疏請終喪，不許，因請使北。乃遣水師督臣陳洪範持節，懋第及太僕寺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常鎮遼左，與清用事臣易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而達書于清，傳以金帛。因册西平伯吳三桂爲薊國公，世鎮燕京。賜左懋第一品服，加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行。懋第曰：「我非敢以寵榮易衰絰。願此行若事親事，可以兩全，否則抗節而死，不負讀書，以報我君親于地下也。」

秋八月行次滄州，洪範聞清已封西平伯，吳三桂爲平西王，于是遂遣信先奉册命授西平伯吳三桂，諭來意。三桂不發書絨册，封奏攝政王覽之。册內有「永鎮燕京，東通建州」語，王怒。然朝議旣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

九日，懋第至楊村，士人曹遜、金鑣、孫正強，見懋第言報國之志，欲從懋第行。懋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繼統，思義勇以佐中興，爾輩正不可多得。」並錄署參謀以行。十月初三日，至張家灣，時議以四夷館處使臣。洪範無辭，懋第謂通事曰：「我奉告先帝，並酬貴國之命北來，以貴國爲我先帝成服，不敢先之以兵，命以夷館處使，若以屬國相見，我必不入。義盡名立，師出有名，我何恤哉？」往返再四，遂議以鴻臚寺處使，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輿，肅隊而入。十四日，內閣大學士剛林見使臣曰：「何不朝覲？」第曰：「議禮定，然後見。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禮于我，故命使臣陳謝，自應以客禮相見。我朝不幸，罹此大變，今皇帝正位繼統，國中興大業，汝何言朝貢也？」剛曰：「爾福王奉何人命僭位？」第曰：「先帝遇變升遐，豈有遺詔？今皇帝爲先帝之弟，兄終弟及，率土歸心，奉天繼統，理所宜然。」剛曰：「既知崇禎死，若何不死？」第曰：「若此言可以責我。我奉先帝命，督兵勦賊，月餘始聞變。我因爲今日計，徒死何益？」剛曰：「既勦賊，賊破京師時，爾作何事？」第曰：「我奉命勦張獻忠，犯京師者，李自成也。我聞變時，即勒兵北行，路聞汝國已驅賊都燕，我若即來，非勦汝矣。以若言，不過難我以不死。譬如昔年，汝國入犯琉球，高麗遂叛。汝國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入犯者，何能罪之？」時懋第聲色俱厲，而洪範、紹瑜唯嘿不言。第曰：「莫說我江南小，江南儘大！」剛曰：「誰言大？」第曰：「是我說者！」剛即違去。明日復來言，略如前。第曰：「我來祭先帝，因酬謝貴國，非以降及和來，安以屬相見？若相見禮少錯，後無一事如命矣！」洪範曰：「既不可見，姑以金帛先之。」第因舉示曰：「銀兩以賞陵

工軍匠，金帛以酬國王。」悉以付剛。剛歡笑而去，私贊第曰：「此中國奇男子也！」懋第慷慨勁烈，辭旨益堅，故清亦不得有加于使臣而心甚動之，饋食禮貌甚隆。懋弟以謁請，報言崇禎已葬，可毋往。第竟不得至陵，乃陳太牢，斬衰，率將士北向哭于寺廳，三日。都人聞之流涕。守卒以告，王益重之，而欲生致懋弟，終不屈。約洪範諭江南降，爵爲侯，洪範許之。

二十七日，忽數騎至，遣行，出永定門。十一月初五日，止滄州十里鋪，又數騎從，嘗大人來，遮懋第紹諭還，獨遣洪範行。騎卒有從洪範南行，有從懋第北行者，嘗不之間，而清已祭告蚩尤旗，發兵南下矣。攝政王令內院諭懋第：「靜聽，勿有遠越。」都司劉英，遊擊樊懋通，往來偵事。

明年春正月，劉英、曹遜、金鑣三人俱入訊，晝閉門不通，夜踰牆入見懋第。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我指壁書示之：『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此我志也。』」又以上攝政王啓示曹遜，曰：「此啓足爲使節光。然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

三月十九日，大明大行皇帝棄社稷羣臣百姓已匝歲矣，第奉一甌，祭告大哭，雙目盡血。復爲文以隻雞樽酒祭告從難諸臣。懋第惟不死，以爲此祭也。嗟乎傷哉！

四月，發疏藏之蠟中，遣金鑣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而江淮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中旬，金陵已失守矣。曹遜告懋第曰：「如何則可？」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已決。」援筆成詩，詩曰：「峽坼巢封歸路

迴，片雲南下意何如？寸丹冷魄消磨盡，蕩作寒烟總不磨！」

王諭懋第降且髡，不從。中軍艾大選首髡，且勸第降。第大怒，麾從官立斃杖下。王聞之，而心甚善之。十九日，捕懋第下刑部，部吏曰：「何不早薙髮！」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薙！」遂下獄。二十日，加鐵鎖三，擁入內朝。懋第喪冠白袍，面南向，坐于庭下。王心雅重之，欲生懋第，且重用之。問在廷漢臣曰：「卿等云何？」侍郎陳名夏曰：「爲崇禎來可饒，爲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言福王，是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我說話！」名夏語塞。兵部侍郎秦某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興廢，國運之盛衰，廉恥，人臣之大節。先生止知興廢而忘廉恥乎？」于是廷臣無復言者。王曰：「爾明臣何食清粟半載，而猶不死？」懋第曰：「爾人攘我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之致力中原，亦藉夷狄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聖子神孫，豈曰無人？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王色變，揮出斬之。都御史趙開心前啓王曰：「殺之適足以成名，不如釋之。」王將可其奏，而懋第已就刑矣。懋第就刑時，至宣武門外蔡市口，昂首高步，神色自若。遂南向四拜，端坐受刑。是日大風晝晦，都人士奔走流涕，拜于道旁者，不可數計。所從懋第，馬紹愉率將士悉髡以降，惟參謀通判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劉統，王廷佐，千總張良佐，係從懋第北使者，俱不薙髮，同日遇害。

明年丙戌六月十九日，陳洪範病將死，亟呼左懋第老爺至，遂死。先是洪範舊通遼左人語，入燕，以江左情實告清，而心賣懋第，洪範遂爵侯。自侯至死僅期年。按：劉統字君常，宣城人，任俠有氣節。以黃將軍薦，授

遊擊所向無敵，嘗殺敵千百人。軍中以其面兩旁皆青，號爲藍面將軍。己酉六月二十日，從左公仗義不屈節，同陳用極、王一斌等五人被害。時大風走沙石，屋瓦皆飛，京城爲之罷市。（甲申傳信錄）

使臣左懋第殉節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登州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出陳文莊之門。壬申冬，授韓城令。三年之中，流寇薄城者三，入境者再，皆設法擊走之。癸酉，考選戶科給事中，尋以吏給事中奉勅察核南京蕪湖等處兵餉，未復命而上崩。宏光立，入見。陳中興大計，命視師江上。陞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處。以母死于天津，乞守制，而朝議遣大臣使北通好，營先帝山陵，并議割地歲幣，公自請北行，因得葬母。陞兵部侍郎，賚國書金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傅左都督陳洪範及太僕寺少卿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瑜，兵部司務陳用極等從行。八月，行次滄州，陳洪範遣信先致吳三桂封册，三桂不啓封，緘奉攝政王。九月，至揚村，士人曹遜、金鑣、孫正疆謁見，言報國之志，公喜，署爲參謀。十月，進至張家灣，聞以四夷館處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洪範無言，參謀陳用極曰：「此事所繫甚大，公爭之。」乃改鴻臚寺，遣官騎迎入。十四日，內院剛林來，責以朝見，公曰：「勅命先謁陵，後通好，今未拜先帝梓宮，不敢見。」剛屈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公終不屈，一一抗拒，聲色俱厲。既持國書金幣去，公遣參謀陳用極以謁陵事請，不得，乃陳太宰于寺廳，率將士哭三日。二十七日，忽數騎遣行，出永定門。十一月

初五日，止滄州里鋪，又數騎追執公及紹瑜還，而獨令洪範南。副將張有才，楊逢春，劉英止滄州。公返北都，拘之太醫院，不通出入。上攝政王啓，不報，而時令人說之降，公不答。洪承疇謁之，公曰：「鬼也！承疇松杏敗死，先帝賜祭，加醮九壇，錫磨久矣，今日安得更生？」李建泰亦來謁，公曰：「受先帝寵餼，不殉國，降賊又降清，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謁者皆受罵，亦憚見之。乙酉正月，劉英及曹遜金鑣入訊，踰垣得見，遂發疏令金鑣及都司楊文泰赴金陵奏之，及至，而金陵已失守矣。曹遜曰：「如何？」公曰：「復何言？」七日不食，慟哭誓必死。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卽平，再下薙髮令，副將艾大選首髡如詔，公杖大選及傅潛，大選自經死，潛恐爲蜚語聞。十九日，捕下刑部，公曰：「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可速殺我！」以兵脅公薙髮，公大呼不可，而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字明仲，蘇州崑山人，與游擊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守備劉統，亦大呼不可，遂以公等六人下獄。二十日，攝政王召見，鐵鎖擁入內朝，公麻衣孝巾，向上長揖，南面坐于庭下。攝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土賊，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而公辯對侃侃，終不屈，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攝政王問在廷漢臣云：「如何？」吏部侍郎陳名夏曰：「爲福王來，不可饒。」公曰：「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兵部侍郎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與廢？」公曰：「汝何不知羞恥？我今日祇有一死，又多言！」攝政王揮出斬之，僉都趙開心將起有言，同坐掣其裾而止。公至宣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刑，劊子楊某，涕泣稽首而後行刑。公既出，趙開心始得啓王，王將從之，而已報死矣。題絕命詩有曰：「峽坼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

意如何，寸丹冷魄消將盡，蕩作寒烟總不磨。」馬紹瑜率所從將士悉薙髮降；陳川極，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劉統與公同日見殺。忽沙風四起，捲市席棚于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陳用極之門人成默序某事傳之，蓋國朝以奉使死者，忠文王禕，忠節吳雲，與公三人而已。公與會稽 章大理 正宸誼最深；公死，大理亦逃荒野。公之同鄉姜給諫 琛，出其詩以梓於世。

東村老人曰：羅石之死，比文信公尤烈，有一人而可洗中朝三百年之氣，可見讀聖賢之書者，原有人質踐紛紛盜名之輩，妄言聲氣，賣降恐後矣。

左公至北，陳洪竊欲以國書畀禮部，公謂館伴必以龍亭出迎，不然，勅書必不可與，故攝政王青公不投國書。（明季南略）

凌駟自縊于濟館

凌駟原名雲翔，字龍翰，徽州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正月，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督輔軍前贊畫。曲沃兵潰，駟獨走至臨清，糾合三百人起兵，擒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略云：「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租，虛聲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如狂，愚悞無知，開門揖寇。及至關城一啓，即便毒楚交加，一宦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出令，先問

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河北各土寨，來歸者甚衆。上疏南京，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大清兵日逼，駙復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殉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僞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彼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爲今日計，或暫假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爲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既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兵力南向，其禍必中於江淮矣。若臣之自爲計，則當不出此。臣，南人也，卽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尙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南，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以爲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河之餉守山東，乞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時朝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救山東者。大清兵盡下山東州縣，駙南走至大名。大清國以兵科印劄招駙，駙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身至南京入對。復差巡按河南，駙受命，疾馳入歸德，而大清兵已至城下，大帥王之綱，引兵南走，獨駙與士兵數百守城中。遊擊趙擢入城說降，駙斬之以徇。次日，率兵出西門斫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迎降。大清帥傳令必生致駙，駙自刎，爲其麾下所持，乃以兩印投井中，命參將吳國興等齎勅旨，并具遺疏入奏；卽書一官銜帖，與其從

子潤生，單騎詣營，見大清帥豫王，長揖不拜。豫王雅重駙，命具酒饌，親持金樽飲駙，駙辭以性不飲酒。留營中，另設一幕，贈大帽一，貂裘一，革烏一，駙不受，強留之。一日夜，與姪潤生同自縊死。遺豫王書曰：「世受國恩，濟之以死，臣義盡矣；願貴國無負初心，永敦隣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昔日錢唐江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無私交，謹附緘上。」豫王令殯之，察院公署，送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皆大哭。駙母年七十歲，子四歲，登第後未得一省云。事聞朝廷壯之，下部議卹，會國亡，不果。自宏光初立，史督輔請分南四鎮，遂無一人計收山東者，使乘大清兵未下之日，一旅北出，與公犄角，上扼滄德，下蔽徐兗，天下事未可知也。

編年云：大清兵至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駙南避，駙不聽。大清陷睢州，巡按御史凌駙被執不屈，與姪潤生自縊，事聞，贈駙兵部侍郎，潤生御史。（明季南略）

鄧謙磔死

鄧謙，字少千，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斫几狂呼，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參政。是冬，濟南再困，授檀登陴，露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入，援者爲內應。忽大風晝晦，城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旣力不支，被執，磔死。

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穉，爲擒去。逾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輿襯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督學高世泰，撤入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陴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鬪，及被執，厲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宋玫殉節 附張瑤

宋玫，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廉能稱。玫登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柘城，尋調杞縣，以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瑤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主試湖廣，得士萬曰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旦等，尋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已由大理寺進至少司空。壬午，枚卜會推，致與蔣德璟，黃景昉，吳姓，房可壯，張王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爲蜚語所中，上疑比私植黨，下致與房，張于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致與同宗吏部應亨，畫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縛致與應亨，相對拷榜，體無完膚，致始終不屈，遂見殺。（明季北略）

宋應亨不屈

宋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中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清豐，擢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吏部，歷驗封考功稽勳文選四署，尋轉稽勳郎。甲戌歸。踰六年，長子成進士，授杭州理刑，應亨教之曰：「毋束濕，毋草菅，毋長莠。」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大兵破臨清，應亨率士民守萊陽，北隅單弱，捐千金建壘城，浹旬而畢。大兵至，應亨獨當一面，懸賞募死士，夜劫營，大兵拔圍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拚至，避北城，不攻。次日辰時，由城東北緣雲梯上，應亨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應亨項中一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灑淚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間此日有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聞者傷之。應亨死後，詔贈太僕寺少卿，長子名璜，字玉仲，登鄉試榜。次子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尤善詩，陝西浙江副使。（明季北略）

四川

〔目次〕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理學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天啓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同官金公聲，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己巳冬，北兵入口，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并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授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己未，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澶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山。酒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大兵驅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解所佩印授家丁，問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

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諸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廕一子。

公之爲人，文文肅嘗詳言之。（明季南略）

江西

〔目次〕

袁繼咸被執

金聲桓赴水

姜曰廣賦詩殉節

王士和

王士和

傅冠

曾櫻

曾櫻自縊

曾青藜

袁繼咸被執

繼咸，字臨侯，江西人也。總督應安江楚。左夢庚既降，劫繼咸以去。繼咸求死不得。八月初四日，至北都，諸降將朝見，繼咸冠服如故，曰：「某是孽，不是降臣，無入朝禮。」北臣來見，劉學士曰：「弘光立得是？」曰：「神宗諸子，光宗長，福王次之。毅宗無子，今上爲福王長子，倫序甚明。」劉曰：「崇禎未葬，弘光安得遽立？」曰：「清朝所論者，春秋之義，明臣急於定策者，社稷之謀。」劉又言弘光諸不道狀，曰：「既已爲君，即吾君也。君父之事，非臣子所當言。」劉語塞而去。已令剃頭，繼咸曰：「棄其生平，雖生何用？」殺之三忠祠前，明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弘光實錄鈔）

金聲桓赴水

江西 袁繼咸被執 金聲桓赴水

遺聞云：金聲桓踞南昌，大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自殺，聲桓赴水死。

贛州信豐縣貢生曹兌光，多才智。先是，起義贛州，及贛城破，金聲桓擒兌光降，遂居聲桓營中。迄戊子年，聲桓詣闕廟行香，兌光指闕神說之曰：『此是何人？』聲桓曰：『漢朝忠義人也。』兌光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若能舉大事，將軍亦與闕神同矣。』聲桓心然之，兌光知其意，遂移書寧都所善貢士盧南金、廩生趙日觀、庠士曾傳燈等八人。南金次子將書示外，知縣田某聞之，申文上司，執八人，解省中，聲桓勘問，盡釋還。聲桓本約八月合南京諸處起義，以南金等故，恐遲久事洩，遂於四月，同副將王得仁，邀諸將領既畢，不欲令出。黎明，命左右取優孟衣冠，卽於座上服戴，以袍冠遞送諸將，俱從之，遂反，踞南昌，命得仁提兵上贛州圍之。時守贛城者，大清巡撫劉武元，巡道張鳳，總兵胡某也。率兵堅守，不出戰。圍三月，城中糧米五十兩一石，鹽十六兩一斛，糕四兩一盤。有寧都人李去白，在圍城中，將家鄉圩田三百畝，僅易楊某米二石。百姓止存三百餘人，俱掛一腰牌，不許私語，語則拿去，繳上腰牌數十，俱餓死者。圍至八月，勢益不支，武元欲降，鳳不從，曰：『再俟三日，無援兵，則降耳。』及三日，而譚周山兵至南昌矣，得仁解圍去，贛城得全。（贛州人口述）（明季南略）

姜曰廣賦詩殉節

姜公，諱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公薦李三才，爲廷論所

指公出揭直之。天啓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奉使朝鮮，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閣，權奄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於公，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謁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爲民。丁卯冬，起原官。崇禎己巳，大清兵深入，上特簡馬世龍爲經略，世龍擁兵不戰，公力言於朝，罷之。庚午，補講官，主應天鄉試。壬午，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上顧謂閣臣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及甲申年三月，先帝升遐，公與南兵部尙書史可法議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藩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公言不可如此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爲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迨明日，乃與衆同至奉先殿議監國事，諸勳臣語侵史公，公厲聲呵之，於是內外側目。公宏光立，以公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訐吏部尙書張愼言，公因上疏求斥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鍼，得召見，公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公上疏言事，而四鏡合疏詆公。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纘候考吏部，因奏公定策時有異心，公求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公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公潛里中。後金聲桓歸明，迎曰：「廣至南昌，奉爲盟主，以資號召。」迨己丑正月十九日戌寅，城潰，聲桓自殺，曰：「廣乃作絕命歌，投僕家池死，一家從死者三十餘人。」其詩曰：「有君美，好且宣通，志軼唐虞，爭比隆。智辨驚臣謝莫及，宵旰不遑急治功。逢天瘁，怒日多故，奸相踵繼，熒聖聰。因循養亂難救藥，賊氣直逼大明宮。臣甘婢媵死賊手，君死社稷獨正終。慷慨乘龍歸帝所，亘天長氣化

爲虹；龍髯難攀弓劍冷，楸松萬樹泣忠風。一盂麥飯無人薦，孤臣永念泣無窮。」其二曰：「哀哀吾父性方格，道遵先民事垂則。嚴性正氣快其儀，寒冬孤嶺松百尺。施濟懇懇同吉凶，磨錯粲粲傳清白。慘於偶影驚鬼神，誠達體質貫金石。攻苦積學名不成，開修備德福弗獲。終身勤動日惘惶，遭遇坎坷含辛蘗。發憤于子望眼穿，大志竟費入窀穸。窀穸之中恨不磨，貽祿不待亦何益？憶昔提攜繞膝時，倦倦忠孝是鞭策。國破躊躇且苟延，永念教言常促刺。至今百爾計無之，惟有一死少道責。」其三曰：「哀哀吾母稱至善，淑慎其身如戰戰。通曉大義本性生，發言關自合經傳。初能孝養被□□，病亦女紅至暝眩。代父教子備苦辛，苦辛傷心強自嚙。恩斯勤斯育子勞，怠則譴訶塞則唁。恨昔因人憑遠遊，南陔養缺疎情戀。晚達徒含風木悲，朝朝泣對大官膳。我今一笑入黃泉，喜得慈顏永相見。」其四曰：「哀哀四兄聖賢徒，心行直與先君符。端凝嶠嶠自洗濯，俯視流俗如負塗。憶昔提攜繞膝時，篝燈子夜共吟唔。明發常懷過庭訓，日征月邁爭步趨。兄德則豐命則塞，拂亂煩冤志不輸。精心戮力無已時，道一旬無先無後俱已矣。天乎與養何弗渝。人誰不死弟亦死，弟有餘憾兄則無。」其五曰：「有子有子方襁褓，見我爭向泣嗚嗚。我年十歲便無父，汝今失怙早過吾。窮民遍產德門裏，茹荼未了又茹荼。汝來抱汝看汝笑，我心隱痛欲歔歔。母言爾幼全賴我，國破君亡我更孤。夜夜鐘聲疑禁裏，朝朝淚眼看飛鳥。匪我忍情恩不甚，名義千秋自凜如。我念作人全末路，汝恩生子在厥初。良田有收無晚歲，過河枉泣是枯魚。無父之子人易議，勗哉早克讀父書。」其六曰：「有孫有孫在童蒙，讀罷依依就阿翁。汝方一歲便無

父，小叔孝丁與汝同。汝今謹識趨庭訓，異日記取共磨礪，崇崖其阿多墜石，茂枝之下鮮芳叢。炎炎者滅隆隆絕，宦裔誰家克有終。祖澤一經傳九世，罔因驟發墜素風。傷心阿翁教汝父，嘔肝敵舌苦歸空。汝父臨危終愛汝，眩目願汝血淚紅。析薪是荷能克念，祖父瞑目幽冥中。」又絕句二首：「自古誰人不死亡，要知遺臭與流芳；讀書九世纔今日，莫謂儉生是吉昌。要知喜死原非死，况復衰年豈記年，杯酒從容微笑去，此心朗暢亦何言。」（明季南略）

王士和

王士和，字萬育，江西臨川舉人。唐王時，知延平府，居官廉正。大清兵至延平，從龍者咸遁去。士和曰：「吾受國命守土，不能持寸鐵赴鬪，死有餘愧，忍儉生哉！」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縊堂皇，百姓奔哭，鳩金殮之。大清兵亦爲嘆息。（鹿樵紀事）

王士和

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富於經術，言論侃侃。崇禎間鄉舉，初爲吏部試司務，上疏條陳，上嘉納之，轉職方員外郎。未一月，陞延平知府。清正不阿，人咸德之。與之交，無異言。清兵至，乘輿遠出，一時從龍守土者咸遁去。士

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家厚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鐵與鬥，死有餘愧，可與寇俱生哉！』乃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經於堂上。百姓往哭，如喪所親，鳩金殮之。清兵至，亦俱嘆息而去。（思文大紀）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禮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同忠孝伯朱成功，大守永定關。崗兵張安，丘華，俱聽節制。前軍方入建昌境，饑已告匱，後軍聞警，輒歸。冠見令不行，十二疏乞罷，不許。後勅揭重熙佐冠共事，冠無心任職，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勒令歸。

九月晦，汀州破。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泰寧之分水村。村人江亨龍新執贄，縛冠以獻。大帥李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成棟載至汀州，飲食與俱。已而成棟入粵東，使鎮將李發衛之。十一月廿一日，對局弈罷，發閱文書，曰：『公必不順，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畢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見先人地下。』

初，就執日，歎曰：『負國重恩，永慚地下。』以足三頓地，夜半，風雨大作，頓足處崩陷數十丈。其首函寄汀獄，或無故動搖，數見夢於獄，夜嘗有光。囚冤濫者，祈卜，皆奇驗。家人傅國楨等負其骸，初墓汀之羅漢嶺，與忠

誠伯周之蕃相望。閱三年，冠子號哭，請合身首，歸葬。舊衣二，棄故汀墓旁，經年色如新，行道指曰：『相公衣。』
(東南紀事)

曾 櫻

曾櫻，字仲舍，江西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知常州府。時有詔逮高攀龍，攀龍自裁。緹騎欲載屍察驗，并逮其子回奏。無錫知縣吳大朴，依阿其間，櫻力持不可，乃免。與李應昇爲同年生，借官帑以給官旗之逮應昇者。時常民集者數千人，欲擊官旗，櫻再三曉諭而散。

崇禎十六年，爲登萊防撫。大清兵破萊陽，棧竄，寧海諸州縣。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櫻禦之，乃退。嘗爲副使，分巡興泉道。

唐王時，拜大學士，入直。櫻忠款懇至，言語委密，處孤主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無疑忤。上親臣腹心依之。鄭芝龍不肯出兵，駕往來延建，櫻以爲此非遲久策，失海內望，請速幸贛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不決而敗。櫻至廈門，依朱成功，辛卯春，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廈門，成功還救不及，櫻遂自縊。(東南紀事)

曾櫻自縊

曾櫻，字仲含，號二雲，江西臨江府峽江縣人。年十三，補弟子員。萬歷壬子舉人。丙戌進士。給假歸，玩誦王文成先生集，謁吉水鄒南皋先生，師事之。家居三年，砥志不與外事。惟地方利弊，生民休戚，悉力竭心，以佐邑宰。已未，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監琉璃黑廠，興造三殿，督神廟光廟陵工，與中璫共事。公嚴釐核，璫敬憚，又奉望檄佑城工，節省以萬計。辛酉，典廣東鄉試，盡革士相見贊儀犒從。壬戌，遷正郎，癸亥，擢知常州府。地衝煩，賦役重而不均，科第顯官甲天下。俗好訟，夙號難治。臺使者自撫按外，有巡倉，巡鹽，巡江，巡漕，督學諸差，皆出巡，操舉核，竭地方之供應，掣有司之精神，民受其困。公申文御史臺曰：「江南賦重民貧，上臺腹剝日至，請一切戒飭，革鈎訪取贖諸陋習，甦民困。」時御史同鄉熊壇石先生，初駭愕，然卒爲移檄飭行。公爲政鎮以清靜，出之豈弟，持以公平，風以廉儉。於利弊無不興革，於權豪不少假借，於小民事事優恤，于財用事事節省。高明之家，一裁以法，一切受獻侵占魚肉小民之風，斂手屏息。贖錢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卽笞罪亦不輕擬。夫馬濫觴，江南孔道，往來如織，公收駟冊親掌之。於勘合廩給事件，裁之革之。有現任政府朱某之用夫太多，裁之。其僕洵，鎮驛卒，擊驛吏，公擒其人，杖責之，遣去。文試清嚴，得士有吳貞啓，陸月巖，劉光斗，龔可楷，高世泰，胡時亨，曹荃，吳之鴻，王孫蘭，王孫蕙，鄒左金，馬瑞，王期昇，史調元等公，皆成名進士。武闈規巡，方以正，宿弊盡革。甲子以後，魏璫熾，黨禍作，公獨立不思，護持諸公，調劑周助，曲盡心力。如武進孫公之免於就戍；宜興毛公之逃戍而家屬無恙；無錫高公聞信自沈，而緹騎斂戢，上臺調護，皆公之力也。其餘江陰穆公，李公就逮之時，亦盡心竭

力爲之扶持，既竭俸囊，復設處以贈其行，諸公家屬，無不銘感入骨。丁卯冬，入覲，士民耆老罷市祀祠，送至京口者千萬人。崇禎戊辰，遷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兵巡漳南道。有九連山，連亘閩廣，洞寇盤踞猖獗，出沒不常，自王文成譚襄敏勦滅以來，種類復熾。公密約惠潮道謝璉，刻期會勦，以十二月望啓行，聲言團練鄉勇，偃旗息鼓，月夜扳藤捫蘿，入其穴，獠賊方睡，殲滅幾盡。謝璉拒之于廣，脅從就撫，洞寇平。督撫某某攘其功，公不言也。己巳，丁內艱，廬墓三年。辛未，起兵巡興泉道。時海上多事，紅夷與海賊劉香衝突，閩浙廣三省海寇，鄭帥芝龍已就撫，駐劄於泉。然閩撫按猜防之甚，鄭亦疑畏，每入謁兩臺，擁兵跨刀，格格不決。兩臺起殺心，鄭亦盟叛志，方慮地方受其害，無復得其力矣。公一見鄭，愛其才略，語曰：「君不用憂疑，某願百口保君，君一心辦賊。」鄭感泣曰：「上臺憲如公，某敢愛頂踵乎。」公乃力言之兩臺，釋其猜疑。值紅夷寇漳泉，用鄭爲先鋒，紅夷創去。蓋香係鄭密戚，非公主持，欲其心義滅亂難矣。泉俗貧約，公以治毘陵者治之，豪右斂跡，小民安堵。屬官餽送，絲毫不收；一應交際，務從省約。丙子，移福寧守道，加銜按察使。自戊辰爲監司，十年不改宮，以無一字入長安故也。鄭帥不平，因遣人攜金入都，爲公謀遷官，事發，逮公就訊。既事不由公，怡然就道。閩民數百詣闕，擊登聞鼓言枉，兩臺及閩紳合疏申雪。會鄭帥任罪疏亦至，京御史葉初春等，連章代白，於公未到之先，事得釋，仍以原級補福建巡海道。內閣楊嗣昌，以監盜土寇縱橫，特疏改任湖廣湖南道，駐永州府。公念討賊事重，因具疏請晏日曙爲太守，葛元吉爲司理，得旨施行。以戊寅冬月至，佐偏沅巡撫陳公，勦撫兼施，寇息兵戢。永有祁

陽王恣橫，公以祖訓繩之，王斂威守法，吏飭民安。庚辰，陞山東右布政，分守登萊海防道。五月抵任。海右風俗，豪強尤橫，公仍以治毘陵治閩楚者治之。不特宣息其兇，撫按亦爲斂戢，屢飭其下無犯曾公，亦如在吳楚閩時。辛巳，陞巡撫登萊，副都御史。時山東大饑，人相食，登萊與榆關相對，設法賑荒，應關門之需無缺。平青濟間土寇。時大清入山東，公所轄青登萊三府特全。論功擢南少司空，公不赴任，仍請告歸。未幾，京師陷，福王立旋。又南都失守，唐王稱號閩中，鄭芝龍專柄，因薦櫻起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時張肯堂吏部移都察院，令櫻掌吏部事。櫻當銓政，持法不撓，尋薦揭重熙、傅鼎銓等，擢用之。後皆以節著，人謂其知賢。以覃恩晉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比隆武幸建寧，駐延平，命與定遠侯鄧文昌留守福州。大清兵入景甯關，勢不支，文昌死之，櫻乃挈家避海外，依鄭成功于中左所。越五年，其地被兵。嘆曰：「吾之不能死者，死有待也，而今已矣。」遂自縊。時辛卯三月朔也。（明季南略）

曾青藜

曾青藜，名燦，原名傳燦，寧都人。明太常卿應遴子。方明季多故，青藜思以功名自見，折節下士，士論翕然歸之。崇禎甲申，明亡，其明年，清江文正公楊廷麟起兵保吉贛。又明年，薦青藜監四營軍。四營兵潰走，尋都青藜率胥役二十餘人，屯江上一晝夜，會追兵至，不及三里而返。文正公以軍令檄之歸，手書相勞曰：「此古大

臣風烈，不謂門下年少輒如是。」贛破，青藜雜髮爲僧，遨遊閩越間。父同年生龔之麓，以書勸青藜就功名，勿應。大母陳，母溫，念之成疾，始歸謁省，以大母命授室，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數年。青藜幼有能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二十餘年，著西嶼草堂詩，復客游燕市以卒云。初，青藜與魏冰叔謝君求爲友，三人者，深相結也。青藜有妓，誓以老，冰叔排絕之，不能得。君求謂冰叔曰：「曾子於子言無不悅，今日感矣！夫感於情者，非理所能奪，吾請以身與之。」君求日夜從青藜游，偕其妓飲酒燕狎，而青藜之惑解。及青藜監四營軍，將出湖東，君求私謂冰叔曰：「四營虎狼也，曾子徒忠誠，亦懼其才之不能勝任也。且曾子既爲人上，則難以得下之情，子不可不往。」時君求已病甚，後三日死。君求昏革時，不知人，惟大呼曰：「殺賊！殺賊！」君求名廷詔，亦寧都人。（初月樓開見錄）

江蘇

〔目次〕

史可法殉揚

史可法揚州殉節

史可法

指塚中人

黃端伯

鵬廷祥沈水死

華允誠不跪死

華亭敦諭陸明永

吳志葵建義松江

金山衛參將侯承祖

吳日生

吳日生

吳易等

吳勝兆

夏允彝

夏允彝

陳子龍

盧象昇

盧象昇戰死

盧象昇之妾

鄧錫籛不屈

孫士美深州自刎

宋學朱濟南被圍

蘇州井中鐵匣

沈廷揚殉節

沈百五

潘文煥

顧咸建被殺

唐自彩被磔

瑞昌王建義

黃石齋

黃石齋

王義士傳

王之仁見殺

遷跡諸臣

史可法殉揚

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大興籍，祥符人。祖應元，黃平知州，有惠政。父從質，母尹氏，夢文信國入其舍而生。

可法，幼時卽以孝聞。崇禎戊辰進士，歷仕至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粦，燦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能得士死力，以故所至有功，累陞至南大司馬。

甲申夏，與留都諸臣共立福王，爲馬士英所忌。以大學士督師江北，開府揚州，首請分設四鎮，徵士劉成諫曰：「四鎮兵半盜賊，餘（疑闕）非有恩義聯結，知募節概，樹功勳，流後世者也。主弱必叛，敵強必降；主敵兩弱，則專制自爲，而互相兼併。勝則大自封，小挾王，不勝者復潰溢而爲盜。今內無勁將親兵，足以彈壓，而欲倚此四人以防敵，是猶使狼守戶，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搖手足矣。苟行是，公必悔之。」可法不聽。前商邱令梁以樟亦獻書可法曰：「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東爲江南屏蔽，仿唐宋節度招討使之制，於山東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圖北直；於河南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圖山陝；擇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餉，假以便宜，於濟寧歸德設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復可期。若棄二省而守江北，則形勢已屈，卽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鎮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以懋勸之，而關部大樹兵以自強，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策，然卒不能用。

揚州富庶甲天下，至於四鎮爭欲駐兵。高傑先至，大肆殺掠，揚人大懼，登陴拒守，傑攻之浹月。可法馳檄往諭，三鎮皆斂兵順命，惟傑尤驕悍難制，可法乃身往諭之。傑素憚可法，聞其來，卽夜掘坎千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辭色俱變，汗流浹背；可法坦懷待之，偏裨皆接以溫語，傑喜過望。然自是心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

籍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而揚州始安。

其年多，國朝發兵南下，傳示江南臣民，攝政王又賜可法書，略云：「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闖賊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本朝念夙好，棄小嫌，嚴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仁人君子，宜如何感恩圖報！乃乘賊窳穢，誅王師暫息，卽欲雄據江南，享漁人之利。獨不聞春秋之義，君殺賊不討，不書卽位乎？且國家定鼎燕都，乃取之於闖賊，非取之於貴國；諸君子果能炳機燭理，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令削號歸藩，國家當待以虞賓，永綏福位。南國安危，在此一舉，毋貪瞬息之榮，爲亂賊所笑！」

可法答書曰：「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特爲庸臣所誤，致有闖賊之變。法待罪南樞，救援不及，卽肆法市朝，以爲泄泄之戒，豈足謝先帝開變之日，留都臣子，欲悉東南之甲，立殄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社稷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之姪，大行皇帝之兄也。卽位之日，卽令法視師江北；始知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破賊，掃清宮禁。貴國入都，卽爲先皇帝發喪成禮，普天之下，孰不感激？謹於今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之義，來相詰責。夫春秋所言，特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不討，不忍死其君父者立說耳。若赤縣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重罹慘變，而猶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本朝正統相承，傳世十六，存亡繼絕，仁恩遐被。貴國不忘舊好，毆除逆亂，兵以義動，萬世瞻仰。若乃乘我內難，窺我幅員，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

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尙稽天誅，正圖報復，伏乞樹同仇之義，全始終之德，會師進討，共梟逆賊之頭，以洩神人之憤，則貴國義聲，照耀千古矣！本朝報德，惟力是視。至法身陷大難，所以不及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以忠貞。」自處今日，惟有鞠躬致命，自盡臣節，不知甚他，惟貴國實昭鑒之。」

高傑既屯瓜洲，可法益推誠待之，導以君臣大義，久之，傑大感悟，奉約束，上表帥師北征。可法出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舟次鶴鎮，聞王師入宿遷，進自白洋河，令總兵劉肇基往援。王師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王師還。乙酉正月，高傑進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可法如徐州，撫定其衆，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四月，王師深入，可法方移軍泗州護祖陵，而左兵東下，士英悉撤江北兵西禦，並召可法。可法爭之不能得，乃渡江入援。抵燕子磯，聞左兵已破，急還趨天長。忽報盱眙、泗州皆潰，大將侯方嚴全軍戰沒，遂一旦奔還揚州。則城中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於是高營兵先潰。可法嚙血爲書，請救於朝，又檄各鎮兵，無一應者。俄而王師至，屯班竹園，可法率諸文武分陴拒守。閱二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遂破。可法出遺疏授家丁，又爲書上其母，拔刀自刎，未殊，左右負之出小東門，遇北騎，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執見豫王，王欲降之，不順而死。

同時死者：知府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同知曲從直，遼東人；王纘爵，鄆縣人；知縣周志畏，鄆縣人；羅伏

龍，新喻人，受代甫三日，鹽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監餉知縣吳道正，餘姚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副將汪恩誠，字純一，貴池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諸生，卽上書留可法，言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不競者也。又遵義知府何剛，字愨人，上海人，崇禎庚子舉人，素抱濟世之志，好交天下豪俊。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陳天下大計，莊烈帝壯其言，授職方主事，募兵金華。福王立，復至南京上書，時不能用，令以其兵勅史可法。可法得之大喜，剛亦幸遇知己。士英惡之，出爲遵義知府，剛不忍去，卒與可法同死。又庶吉士何爾壘，崇德人，癸未進士。初陷賊中，賊敗，南歸謁可法，請從贖罪，可法留參軍事。時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壘斷一指寄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卽以指葬可也。」從高傑北征，傑死，流寓祥符，遇婦人自言福王妃，爾壘因守臣附疏以進，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爲救免，亦與可法同死。（鹿樵紀聞）

史可法揚州殉節

四月二十二日甲戌，大清兵渡淮，如入無人之境。二十四日，大清兵猝至揚州，圍攻新城，可法力禦之，薄有斬獲。攻益急，可法血書寸紙，馳詣兵部，代題請救，不報。二十五日丁丑，可法開門出戰，大清兵破城入，可法拔劍自刎。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郝氏，從之。伯鯨標下游擊龔堯臣，被執不屈死。甲乙史云：「大清兵渡淮，是晚，猝至揚州，破新城。史可法在舊城，大清檄云，若好讓城，不戮一人也；

可法不爲動。丁丑，大清兵詐稱黃蜚兵到，可法絕人下城詢之，云蜚兵有三千，可留二千在外，放一千入城，可法信之。時大清兵在東門，約以西門入，及進，而反戈擊殺。可法立城上，見之，卽拔劍自刎，左右持救，乃同總兵劉肇基絕城潛去；或云引四騎出北門南走，沒于亂軍中；或云大清兵銳攻北門，可法震大砲擊之，死者甚衆，再震，而愈聚，攻益銳，已破西門入矣，擁可法見豫王，長揖不屈，遂遇害。

予思甲戌渡淮，是晚猝至揚州，未必如此之速，則疑丙子爲是。至于史公死節，其說不一。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卽令建史可法祠，優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絕城潛去之說非也。更聞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維揚，見公生祠，諡爲清惠，父老猶思慕焉。憶順治六年仲冬，予入城應試，有浙之嘉興人同舟，自言久居於揚，問以大清兵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稔知顛末。初，揚人畏高傑淫掠，鄉民避入城，後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許，遂居于城。四月十九日，大清豫王自亳州陸路猝至揚州，兵甚盛，圍之。時史可法居城內，兵雖有，能戰者少，閉門堅守，不與戰。大清以砲攻城，鉛彈小者如杯，大者如壘，墜卽脩訖。如是數次，而砲益甚，不能遠脩，將黃草大袋，盛泥于中，須臾填起。大清或令一二火卒偵伺，守兵獲之，則皆歡呼請賞。可法賜以銀牌，殊不知大清兵甚衆。可法日夜待黃得功軍至，圍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丑也，忽報曰：「黃爺兵到矣。」望城外旗幟信然。可法開門迎入，及進城，猝起殺人，知爲大清人所給，大驚，悉棄甲潰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時譁叫，不知所爲，皆走出城，可法不知所終。

史公短小精悍，面黑，在軍中茹麥糲飯，食不二味，衆共憐之。予按宋恭帝時，元右丞相阿杰圍揚州，日久無成功，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明太祖將繆大亨克揚州，止餘民十八家。然則宋元迄今，揚民三罹劫矣，豈繁華過盛，造化亦忌之耶？（明季南略）

史可法

可法字道隣，祥符人也，戊辰進士。十五日，北兵薄城下。遣降將李世春說降，可法叱之。又遣鄉約捧令旨至，可法使健丁投令旨并鄉約於水。十七日，豫王移書數通，皆不發而焚之。監軍高岐鳳，總兵李棲鳳，踰城出降。可法呼副將史得威，以遺表遣書授之曰：「死，葬我於高皇帝之側！」二十五日，城陷，自刎不死，命得威刃之。得威痛哭不敢仰視。參將張友福擁可法出小東門，北兵至，可法大呼：「史可法在此！」豫王猶欲降之，可法曰：「天朝大臣，豈肯偷生作萬世罪人！」遂遇害。（弘光實錄鈔）

指塚中人

何爾璥，明末人。幼而劬敏，長而狗齊，胸懷伉朗，落落有大志。其父之屏，委贄於朝，頗有政聲。爾璥幼承庭訓，克以忠義自樹，且生當啓禎之世，目擊閭宦用事，敗法亂紀，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天下亂機，隨之四起，恆肅然憂之，每思獻其身為國家用，而未有間也。未幾，成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方思一展其經猷，有所建白於常世。而賊勢已熾，進逼京畿，而舉朝猶酣喜如故。次年，卽有甲申之變。爾壘抱負奇才，屢困於有司，今幸立身於朝，適逢陽九之厄，莫克一抒素志，彌足傷已！

京師淪陷，思宗殉國，忠義之臣，仗義從死者，亦不乏人。爾壘歎曰：「身為朝臣，不能弭禍於未形，復不能爲事後之補救，息旣縱寇，坐成巨殃，今天下糜爛至此，是誰之咎，願一死足以塞責耶？」流寇無守天下之志，余常以社稷爲重，留此身以有用，知我罪我，所不計也。於是隱忍不卽死，每思聯集義士，擊賊於城中，而順民之旗，已飛颺於四衢，無一應者。爾壘知北地處闔賊勢力之下，無力自振，欲集恢復之師，非南方不可。於是瞰賊無備，竄身南逝，賊遣兵追之，幸而不及於禍。時福王已立於南京，史可法督師揚州，徐圖恢復。爾壘謁可法，請留營中，立功報國，以贖不死之罪。可法知其才可用，大爲器賞，亟延留於幕府，以參軍事，敬爲上客。爾壘亦深敬可法之忠誠，願掬誠以事之，每進所擘畫，可法未嘗不稱善也。顧可法爲馬士英所掣肘，不克行其志。蓋初在南都議立時，可法意在潞王，謂福王七不可立，貽書於士英，厥後卒立福王，士英遂挾其書以脅可法，於是可法事事爲所束縛矣。爾壘痛之，諫可法曰：「方今蠻夷猾夏，中國式微，殘碎江山，剩茲半壁。清兵窺伺，時思南下，禍患之來，迫於眉睫。今所恃以屏藩王室作南方之保障者，惟公耳；而朝廷有僉壬之臣，左右無一介之輔，士英剽狡竊柄，摧撓棟梁，公復以議立之書，爲所脅制，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縱義氣如山，何足以阻

清兵之長戟百萬，驍騎千羣乎！且昔日國中無主，大臣議立，各抒所見，心本無它；今則天子既登大寶，名分已定，公赤心爲國，鬼神咸知，前日之書，何傷於今日，何嫌何疑，而甘受士英之脅耶！今爲公計，當直舉往事，暴白於天子，庶天子無以疑公，公可以戰守自操，義氣所指，人心來歸，當如流丸止於甌臠，足以寒逆夷之膽，而國家或可躋於磐石之安。倘隱忍含容，垂頭搨翼，俯伏甚於鼈蝓，冷澀比於寒蛭，則士英之脅公愈急，天子之疑公愈深，清兵之窺伺亦愈亟，公進不能驅醜虜復中原，退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異日鞞鼓動地，鐵騎渡江，公不難一死以明臣節，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公其何以塞天下後世之口乎！可法默然莫能應，良久始曰：「容徐商之。」是時黃道周亦屢爲可法言，可法恐櫻福王之怒，更難伸討賊之志，終莫敢從。爾璵側然傷之，知南都亦不能久矣。

爾璵在營中，鬱鬱不自得，又深感可法知己之恩，流連不忍去，痛南都君臣無一有復讎雪恥之心，徒藉半壁河山，以供奸人營私舞弊，禍至無日，不知死所。然一息猶存，此志不變，日惟與故人祝淵密籌所以報國之策，相對涕泣，以死自誓。祝淵者，叢山劉氏之門人，忠烈卓著者也。是時爾璵父之屏，方奉命督學福建，祝淵亦以故過閩。爾璵以親恩未報，國讎方亟，後顧茫茫，不知命在何時，恐長此以往，更無承歡膝下之時；且天地晦冥，海飛日暗，國之不存，家於何有；於是設筵招客，餞祝淵行。酒半酣，爾璵忽於襟下出利刃，一揮斷其指，鮮血淋漓，襟袖皆赤，血點點滴杯中，酒作紫色，一座盡驚駭失色不能語。爾璵談笑若故，絕無痛楚狀，以袍拭血

刃入鞘中，舉筵上血酒，一飲而盡，乃持斷指向祝淵，泣而語曰：「此爾壘之指也，請語我父母，指歸而爾壘不歸矣。」爾壘馳驅戎馬間，無餘晷以事父母，爾壘罪常死，請父母視爾壘爲已死，更請父母盡鬻家中田產以作軍餉，爾壘死且自慰。古人云：「願馬革裹尸還。」此尙未得死所，萬馬亂軍中，何從得尸？得尸將奚益，爾壘之尸，願化爲泥塵飛烟，不願馬革裹。爾壘死，請父母卽以爾壘之指葬可也。「言已，以指授祝淵，祝淵泣而受之。爾壘語時，聲調激昂，鬚髯盡張，舉座傾耳悚聽，至是亦盡相向泣下。未幾，祝淵持指行，而爾壘之血猶未乾也。是時四鎮並立，高傑黃得功爭駐揚州，可法竭力調停之事乃已。四鎮之中，高傑尤勇悍，可法以傑雖愚佻短略，有勇無謀，然昔曾疏救劉宗周鄭三俊，頗能依附正人，倘能駕馭有術，未嘗非干城之選。乃開心見誠，以忠孝大義鼓動之。傑果感悟，涕泣願効死。未幾，傑上表出師，請圖中原，可法彌嘉許之，特命爾壘隨傑北征，蓋以爾壘忠義之氣，足以感人，與傑偕行，可以消傑獷悍之性，且恐傑爲德不卒，偶萌異志，爾壘亦可以匡救之也。爾壘夙以恢復爲志，竊怪舉朝文武，無一人顧及此事，傑雖武將，而能慷慨請纓，英風豪氣，不可多覩；此去提劍揮戈，援旌擐甲，果能金鼓響震，還我中原，雖沙場戰死，亦足豪也。故聞命踴躍，深以從征爲幸。傑亦夙慕爾壘賢，且聞其斷指事，故延之維謹，相得甚歡。及駐睢州，爲許定國所紿，爾壘苦諫之而不聽，卒爲所殺。傑死，軍士潰散，舉營盡空，爾壘單騎投荒而走。嗟夫，未越雷池一步，將隕軍潰，恢復之志，俄傾成空，何爾壘所遇之多艱耶！

爾璜既奔走，流寓祥符，仰天嘆曰：「史公命余佐高傑，余不能有以救傑之亡，坐致全軍皆潰，余復何顏見史公耶？」言已，撫膺涕泣不置。是時適有婦人童氏自北方來，爾璜遇之於途，童氏自言爲福王妃，失陷賊中，比聞福王登極，冒萬險而至此。爾璜哀之，報於劉良佐，良佐奏上，附爾璜名於後。福王覽奏震怒，下童氏於獄，斥爲冒稱王妃，而欲重治，奏疏失實諸人罪。時良佐方握重兵，福王不敢問，而遷怒於爾璜，命緹騎逮之。爾璜被逮，械至南京。是時童氏之真僞不能決，福王固稱其非，屢拒而不肯見，卒瘐死於獄。亦將置爾璜於重典。時馬阮諸臣，痛恨東林黨人，思窮治之。聞爾璜夙亦依附東林，恨之次骨，構陷不遺餘力。爾璜亦無生望，聞之歎曰：「不死於戰，而死於朝；不死於賊，而死於官；不死於沙場，而死於東市，其天也耶！余死不足惜，獨惜死非其所耳！」事聞於可法，可法駭曰：「爾璜棄墳墓，捐妻子，一意馳驅於刀劍中，朝廷不知春秋復讎之義，日以誣陷賢良爲快意，則志士解體，仁人灰心，雖欲效趙氏之明白慷慨以亡國，誰與共亡者？」亟上疏救之，不得力爭之，而後脫爾璜於禍，復歸可法幕。爾璜太息曰：「史公拯我者屢矣，余當死國，尤當死史公。今幸死而復生，去而復來，輾轉復歸於史公之幕，是天使我與史公相終始也。今而後此身非我有，半屬國，半屬史公矣。」

高傑既死，可法如失一臂，急往徐州，收其潰軍。然大梁以南，盡屬於清矣。未幾，左良玉舉兵犯闕，士英盡撤江北之兵以禦之，清兵遂長驅渡江，進逼揚州。可法檄諸鎮援兵，皆不應，率諸文武官登陴守城。爾璜攘臂曰：「吾得死所矣！」可法晝夜巡城，爾璜持劍以隨，雖暴風烈雨無懈色。是時孤城陷重圍中，外無援兵，危殆

不可終日。可法憂皇焦勞，七晝夜目不交睫。爾璫亦戎裝露刃，傍立於旁，未嘗須臾離也。城破，可法自刎未殊，左右挾之行，爾璫磨劍爲先導，思突圍而出。及東門，迴顧已失可法，復戰而入，聞可法已被獲，仰天哭曰：「史公在，尙可收拾人心，再圖大舉，今無復能爲矣！余受史公恩，豈可視其獨死耶！」乃大呼於市曰：「余何爾璫也。」遂被執，磔於市。觀者顛而泣曰：「此斷指將軍也。」方爾璫父母之得其指也，知爾璫死志已決，無復相見期，遂泣而藏之，坐俟其死耗。迨聞其死，亦不哭，相顧而語曰：「吾有子矣，」邁往揚州，覓遺尸終杳不可得，乃知爾璫昔日之言，出斷指而葬之，指尙血跡爛斑，儼若生人之指。旣葬，樹石碑於墓端，題曰：「指塚。」往日知己之友，聞其事，千里來哭於碑下。清旣屠僂諸王，統一天下，二三遺民逸老，及舊日史督師之部曲，有過其地者，輒爲之摩挲遺碑，憑吊欷歔而後去。（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黃端伯

端伯字元公，江西進賢人，戊辰進士。北人藉朝官姓名，端伯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與之，乃被執。見之內院，端伯背立不屈，下於江寧獄中。豫王欲降之，不可。越三日，謂之曰：「吾不強汝以官，剃頭改冠，則任汝所之也。」端伯曰：「吾志已決，不能易矣。」始命殺之。端伯跌坐爲偈曰：「覲而絕商量，獨露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奴拱立其側，端伯揮之去，不肯卒同死。（弘光實錄鈔）

龔廷祥沈水死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幼時，鄉達陳幼學，一見稱異，爲諸生，游馬文忠世奇門。崇禎己卯舉人，癸未進士，有「不願爲良臣，願爲忠臣」之語。甲申，思宗殉社稷，世奇殉難，廷祥設師位，爲文祭，且哭，如謝翱祭文信國狀。乙酉，補中書。居無何，南都陷，廷祥具衣冠，別文廟，登武定橋，睹秦淮河，嘆曰：「大丈夫當潔白光明，置身天壤，勿泛若水中鳧，與波上下。」迺發憤自誓曰：「敢貪生以全軀者，有如此河！」遂沈水死。前一夕，手書寄子，書成，付家人，越日，乃逝。實五月二十三也。書曰：「節義之士，何代無之。只是吾節不成，義不成，義愧在。心願吾諸兒守父詞，做好人，行好事，吾雖在地下，有餘榮矣。但目前事，不得不細言之。自吾正月出門，與吾母執手相別，欲得一語命，以榮父母，四月十八日，果命下，准誥封，吾事濟矣。吾又討差，可歸定省矣。不意五月十一日，天子播遷，吾是時艱苦萬狀，有欲強吾奉迎一事者，吾此心何心忍背國恩乎？唯有捐軀見志而已。但思吾一見老母而不得，肝腸寸割，血淚滿襟。氣數旣如是，汝輩要小心謹慎，奉事祖母，切不可預外事，切不可得罪于人，至惹災禍，此吾之孝子也。吾因生平愚拙，事事要學古人，故至于此。然不忠不孝，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念之愴然！思之快然！」

公幼穎敏，其父令作破題，時有燭在案，卽以爲題，公作一破云：「丹心照國，身盡而心完矣。」父大賞之。

知非凡兒也，後竟以爲讖。公家貧，杭濟之先生嘗云：「公作文迅疾，有中才。一日，應童子試不利，共走常州，晨飲白酒于市，卽大吐，俱粉糲也。」蓋貧不舉火，買糲坊間，因餓勞作嘔耳。時會嚴寒，與先君子同臥外舅氏，及晨先君子起，聞公在帷中作衣被聲，良久不起。先君子問之，公應曰：「汝不解妙法。」及揭帷，公語先君子曰：「吾服尚無棉，頗覺背冷。今以跨下一層，反拆背上束之，豈非妙法乎！」相與一笑，其貧苦若此。」（明季南略）

華允誠不跪死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常州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癸亥，選工部都水司主事。會魏奄用事，諸名賢皆放逐，公假歸。崇禎己巳，起補營繕司主事，尋陞員外郎。其多，大清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分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杖闕下，有死者，而公守德勝門獨完，調兵部職方員外，乞休，不允。公見當時銓閣比周舉錯徇私，上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可憂一條，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家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薦；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罪，潔己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公再疏，直糾次輔溫體仁、家臣閔洪學罪狀，言尤切直。體仁、洪學疏辯，幸上明察，頗得其情，公僅得罰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于獄，真王化貞于法，逐唐世濟而罷閔洪學，皆用公之言。公里居十

餘年，而有京師之變。南京立，起補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公見時事日非，嘆曰：「內無李趙，外無韓岳，欲爲建炎紹興，亦何可得！」遂謝歸。南京陷，公惟飾巾待盡，杜門者三年。戊子，潛居鄉間，偶過其塔家，會有告其塔未薙髮者，下逮，并執公。公見巡撫土國寶，國寶勸公薙髮，不從。解至南京，見巴帥，不跪。時巴著快鞋，踢折公膝，復拔公髮幾盡。公曰：「吾不愛身。」遂見殺。從孫尙濂，字靜觀，平日舉動皆效公，同日遇害，年僅十九耳。公登第出賀文忠逢聖之門，而師事高忠憲攀龍。嘗師程子靜坐，終日如泥塑人。忠憲臨難，特書一帖授公曰：「心如公虛，本無生死。」公遂豁然於生死之際矣。詩文不多，蓋得力在理學，文章其餘技也。最著者，有渡江一律云：「視死如歸不可招，孤魂從此赴先朝。數莖白髮應難沒，一片丹心豈易消。世傑有靈依海岸，天祥無計挽江潮。山河漠漠長留恨，惟有羣鷗伴寂寥。」人共傳之。（明季南略）

華亭教諭睦明永

明永字嵩年，丹陽人，不肯剃髮，八月初三日，書絕命詞於明倫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遇害。（弘光實錄鈔）

吳志葵建義松江

志葵以吳淞總兵官自海入江塞湖中過嚴湖攻入蘇州而瀏河參將魯之璵字瑟若者爲其前鋒圍北兵於白塔寺塞門焚之北兵突圍死戰之璵以步抵騎不敵而死志葵復還泖會本徹蜚從無錫進太湖擁船千艘亦至泖中猶龍等招募義兵千人各爲戰守之備城守近百日至八月鄉紳潛通於北爲其後自免之地人心遂離降將李成棟攻陷之猶龍待問簡吏部主事夏允彝華亭縣教諭睦明永舉人吳純如傅凝之諸生胡名荃戴池泓徐念祖夏完淳皆死而蜚志葵見獲北相殺之（弘光實錄鈔）

金山衛參將侯承祖

承祖字懷玉與其子世祿城守八月二十日北兵破之世祿身被四十矢不屈死承祖被執降之不可曰：『吾祖宗爲官二百八十年今日之死分內事也！』

附錄：張烈女同母嫂匿於生塘中事覺北兵號於外曰：『出則免若否則刃將入焉。』母嫂皆出烈女受刃而死。（弘光實錄鈔）

吳日生

日生名易吳江人生有膂力跡弛不羈癸未明年京師陷走謁史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才題授主事留

爲監軍。又明年，奉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破，吳江失，乃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聚衆得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旁近州縣，道路爲梗。唐王聞之，授易兵部侍郎，督江南軍。魯王復封易長興伯。已而兵敗，兆奎等皆死，惟易走免。父承緒、妻沈，及一女皆投水死。明年，易鄉人周瑞復聚衆於長白蕩，將迎易爲帥，事洩，被執不屈而死。自日生被擒，陸世綸衆散走死，徐雲龍亦縛其同事蔡坤以降，羣盜始盡投誠，當道給札授銜，聽其歸里，錦衣頂帽，公然與州縣抗禮。然仍陰行劫掠，流毒幾十餘年，漸次剿除，東南始定。（鹿樵紀聞）

吳日生

吳日生者，名易，松陵人，與余有文字交。癸酉，相遇金陵，與之同僦一小邸，相對三日夕。其人飄飄秀雅，寡言笑，絕無名士習，與余不言而神契。後遇試輒晤。至丙子，日生登賢書，自此隔不相值。癸未，成進士。宏光當壁，爲兵曹。時烈皇慘崩，河北已喪，聞日生喜談兵，結劍客奇材，走馬馳槊，爲恢復事，心竊異之。繼而大兵南下，江南覆沒，日生父母妻子皆死亂，而日生獨跳身湖海，結義勇，出入波濤爲巨敵。大兵四面圍殺，終不能盡其根株，隱然抵東南半壁，如是相持幾一歲。一日，走嘉禾，飲一巨紳家，竟爲所給，付大兵，執之去。時貝勒征錢塘，解至軍前，欲官之，不屈，遂赴法死。嗟乎！余與日生別十年，當其相遇，意甚恂恂，初不意其作此志局也。心欲爲文

丞相之業，而天命已去，奈何！然而一夫跳梁，湖海鼎沸，螳臂禦輪，足見其勇，亦人傑也哉！（研堂見聞雜錄）

吳易等

易字日生，聚壯士數千人，退居湖中，乘間出殺北兵，道路爲梗。北兵大舉入湖，易先令士卒之善舟者，雜農民散處湖畔。北兵掠民船千餘，即湖畔捕人操之，義兵遂盡擡北人之舟，鼓棹而出。至中流，盡棄棹而入水，擊沉其船，北兵殲焉。浙直震動，王上以兵部侍郎命之，封長興伯。八月二十一日，北兵又大舉破其營，而同事諸生沈自駟、自炳、吳福之，皆死之。舉人孫兆奎，執至金陵。其明年，易潛至嘉善，有轎情於北者，遂爲所得。

自駟字君牧，自炳字君晦，吳江人。初，其兄自徵任俠，知天下有變，造漁船千艘於湖。自徵死而變作，自駟自炳乃收其船以聚兵，故易得因之而起。

福之字公祐，武進人，父鍾楹，後死舟山之難。

兆奎字君昂，吳江人。被執，見北相洪承疇而問曰：「先帝時有洪承疇者，死於節矣，今汝亦名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莫問其爲一人兩人，只做汝一人事。」且斬之。

文乘字應符，故相震孟之子也。陰與易通，爲人告變，題詩曰：「三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遂見害。（弘光實錄鈔）

吳勝兆

吳勝兆者，明朝舊將，投誠於清，用爲蘇松提督，駐兵雲間。丁亥之歲，思反正，結連湖黨，與四方縉紳，刻期舉事。然吳爲人淺而疏，未敗之先，蹤迹已露，忌者已潛備之。一日，忽呼雲間司理華亭縣公，及諸參將入署，酒將半，忽厲聲曰：「外間傳吾反正者，是汝曹耶？汝罪當斬！」衆皆踉蹌，不道一字。帳下士已騰出，將司理縣公，卽座斬之。縛兩參將，曰：姑以祭纛。時吳公雖發此舉，而實漫無成畫，外人已聞知吳公反正，一夜密操備。而所縛參將，狡而黠，漏一紙於外。天明，外兵已擁入，生擒吳公，而四方之黨亦陰散。內院洪承疇疏聞於朝，傳旨梟斬於市，而一時株連者，皆天下名士——如陳子龍、侯峒曾、顧咸正、蔣雯階輩，無不狼藉誅夷，妻孥俘擄。陳丁丑進士，宏光時爲兵科，詩文擅一時才，海內望如山斗，與吳深相結，事旣敗，亡命山澤，蹤得之，縛至撫臺。士公所長揖不跪。一子甫六齡，縛者以刀劈之，自頂至踵，見之無一淚落。將解至江寧，於舟中躍入水，時有一卒持之，與卒共入水，浮沈半頃，起之，已死，斬以殉。（研堂見聞雜錄）

夏允彝

雲間又有夏公允彝，字彝仲，與陳子龍同年進士。詩文皆擅絕海內。大兵破雲間，夏公從容賦詩，遺囑家

事，赴水而死。一子名完淳，字存古，年方典謁，天才俊發，所著詩文，幾欲駕兩公上。父既殉節，存古慷慨悲歌，志未嘗須臾忘死。會吳勝兆潛蓄異謀，遂與相結，凡誓檄諸文，一切大手筆，皆出其手。吳既敗，存古亦逮至江寧，下之獄。而妻有王明先者，環公門下士也，適在江寧，就獄一探。存古泣謂曰：「一死無恨，惟室中方姪，所不能遺者，此一塊肉耳！今以累汝。」明先領之。既歸，潛走雲間，伺其姪，即潛抱歸。而明先亦以事敗，起大獄，倉皇不得所。其戚友徐方平，復抱之歸。聞存古之受禍也，其族人利富貴者，欲以此兒爲袁粲之子，耽耽視如几上肉矣，而賴兩君以免。所稱「孫枝一葉是君恩」，非耶？後存古卒斬於市。（研堂見聞雜錄）

夏允彝

允彝字彝仲，丁丑進士，自沉而死。絕命詞云：「少受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矢死忠貞。南都繼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純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孰無死，不泯此心。修身俟死，敬勵後人。」子完淳，字存古，亦死。（弘光實錄鈔）

陳子龍

陳子龍字臥子，清浦人也，制義與黃淳樞並稱。先是，詩學弊於宋元；至明，何李七子轉而學唐，一時誠爲

偽體。然其後變其鍾誼體而愈壞，屈大均最晚出，遂爲第一。金黃皆專制義，未嘗爲詩，子龍獨兼之。其豪放之氣，蓋與七子相抗云。以進士爲紹興推官，單騎入鄰郡降劇盜，擢兵科給事中，未至，而京師陷。以兵部尙書事福王，累疏論事不聽，乞假歸。南京亡，遁爲僧。明年，結太湖兵將起事，露死。（研堂見聞雜錄）

盧象昇

督師兵部尙書贈太子太師諡忠烈盧象昇者，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也。美丰儀，貌白皙而臞，以進士起家。然勇力善騎射，嫻將略，嘗以大名道備兵三郡，擊斬賊（首）。（編者按：原本缺一字，今依文意補正。）五六千級，收還所失男女三萬人，賊相戒不敢犯大名。累遷鄖陽巡撫，湖廣巡撫，擢江北，山東，河南，湖廣，四川總理兼督山西，陝西軍務。所至殺賊決勝，賊羣憚之，號爲盧拚命。移宣大，山西總督，（清兵）（編者按：原本缺，姑依文意妄補之。）入寇，聞名遁去。崇禎十一年，以父憂（請）（編者按：原本缺，姑依文意妄補之。）而詔爲兵部尙書，督天下勤王兵。是時大學士楊嗣昌方奪情用事，而太監高起潛衰絰爲監軍，象昇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楊公奪情，亦欲吾變禮分謗，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聞嗣昌起潛皆主和，頓足歎曰：「吾受國恩，寧捐軀脰以死！」及都，莊烈帝召問方略，對曰：「臣主戰！」明日嗣昌至軍中，象昇厲聲責之，卽拂衣去，以高起潛不欲戰，因疏請分兵。廷議宣大，山西兵屬象昇，關寧兵屬起潛，而山西總兵

王樸引軍潰去。象昇名督天下兵，部下祇宣大兵五千人而已。是日次宿畿南，其父老叩軍門請曰：「三郡子弟皆以爲昔無公不生，今無公必死。公且移軍廣順，召集義師十萬人，可一呼從也。」奚以孤軍冒險哉！象昇謝之曰：「自吾經數十百戰，未嘗敗衄。今分兵五千，事由中制，吾且暮死矣，無累爾父老爲！」遂進軍鉅鹿之賈莊，翰林編修楊廷麟言於帝曰：「昔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命。今盧象昇孤軍赴敵，非國家之福也。」嗣昌大怒，陽薦廷麟知兵，參其軍。象昇使乞援於起潛，擁關寧兵距五十里不至。夜半大清兵圍三匝，令宣大兩總兵虎大威、楊國柱張左右翼，自揮刀陷陣，三軍殊死戰。至日中，矢石皆盡，虎大威挽其馬，欲突圍，象昇呼曰：「吾不死疆場，死西市耶！」獨奮身鬥死。大威、國柱潰圍得脫，時十二月十二日也。象昇死時，年三十九。余聞高牟侯宏文者奇士也，嘗散家財募軍從象昇，湖廣巡撫王夢尹以擾驛聞，象昇欲救之，不得。王夢尹豈有宿怨於宏文耶？何扼之使必不得其志也！又聞象昇好畜駿馬，嘗單騎戰賊南漳，遇伏，引還至沙河，水闊數丈，不能過，其騎號五明驥者，一躍過之，精誠足以感物如此，而獨不能感楊嗣昌抑洪承疇之降也，則以爲死，象昇之死也，而以爲降。好惡由於一心，顛倒甚矣！

高起潛聞敗，倉皇遁歸，不言象昇死。嗣昌使錦衣邏卒察實。其一人俞振龍者，歸言象昇死狀，嗣昌怒鞭之。廷翰對如初，竟拷死。千總楊國棟塘報至部，嗣昌令緣飾逗怯狀，不許，予以極刑，無變詞。越三日，副將劉欽得屍，以告贊畫楊廷麟，廷麟率其下〔昇〕〔編者按：原本作「昇」，今依文意改。〕入真定東關，而守臣素識

而者，佯不辨。廷麟憤甚，集兵民視之。一卒遙見，即踊哭曰：「我盧爺也！」衆羅拜大哭。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故靳之，越七十五日始克殮。廷麟經紀其喪以歸。及嗣昌死，始贈太子太師，諡忠烈。象昇忠義性生，爲國愛才，卹焉如不及，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然令出不可犯。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後爲唐王守贛州，死節。（明亡述略）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陛見，上叩方略，奏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懌曰：「朝廷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患，著著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上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主戰，嗣昌消沮，齟齬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諸大帥各選勁，約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遠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寡，種種阻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票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

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督撓我師期耳。」悲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開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絛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皆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已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來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雙替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日間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譎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即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即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寨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毋怠。」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

中二矢二刀，呼不已，曰：「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騏陣亡，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顧顯掌收楊陸凱。踰四年，詔贈戶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賜廕，恩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尚書印縛肘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爲小人咎矣。

宜興陳生語子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一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柩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明季北略）

盧象昇之妾

盧公象昇，世居宜興，家富有，盜垂涎久。某年，公有事外出，爲盜所擄，致函其家，令備金往贖，時公年未二十也。盜旣得公，命女貞鶯守之，女年與公相若，貌頗不惡，負絕技，不直其父所爲，欲得一士人而事之。見象昇貌頗白皙，爲人尤充爽，極願託以終身，以意達公，公不允。貞鶯乃曰：「公以妾爲何如人。妾豈世間賤女子比？」

惟察公不凡，方今天下多故，公之負荷甚重，妾雖不才，願效梁夫人、韓世忠故事，公其許之乎？盧聞言，知貞爲奇女子，惟家已有糟糠，許以側室屬之。貞乃護公道歸宜興。及公成進士，遷大名府，京師戒嚴，募兵入衛，公夫婦與焉。崇禎六年，貞爲助公擊退山西賊。八年，敗高迎祥、李自成於光州，賊衆死者幾及萬人，朝廷嘉公之忠義，進公兵部尙書督山陝軍務，賜尙方劍，進貞爲副將。九年，破搖天動於涇州。十年，遭父喪，夫婦麻衣草履誓師于郊。時督師楊嗣昌主撫，後且主和，公頓足曰：「天下事尙可爲耶？」貞曰：「彼實喪心病狂，未識大體，予夫婦寧捐軀報國耳。」十年，滿兵三路南下，公自將一軍，進據保定，貞與滿兵激戰於慶都，其餘諸將分道出擊，成大勝，裹糧叩軍門者，以萬計。十一月十二日，滿兵大舉圍攻，盧營連戰三日，夜，兵窮矢盡，四無援師，公以力戰死。副將楊陸凱哀公之死，而又懼衆之殘公屍也，乃俯伏其上，爲滿兵叢射以死。貞不能支，身中七創，亦死。嗣昌素忌公，不上報，直至二月而殮，人民聞之，莫不流涕。及嗣昌敗，始追諡象昇爲忠烈公，追封貞爲護國夫人。（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鄧藩錫不屈

鄧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夢馭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頽，東山其高。」因名藩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攜一

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窶人僮子登陴擊柝，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藩錫自出金勞介士，夜紇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十人。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醜矣。」藩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脅令拜，藩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攜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明季北略）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試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羨不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啓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輒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榮哉！苟或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乘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因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自聞變，以至賊退，凡十七餘日。夫廬屬八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縣處四衝之地，兵餉兩絕，然卒以

獲至，不至爲虜。學績者，士美之力也。丙子，以前結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滹沱水合，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煙騰，守者迷眩，不知所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士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之蕪蕪亭。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輩者以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卽是死孝，吾卽未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并何以謝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太僕寺卿。（明季北略）

宋學朱濟南被圍

宋學朱，字用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吏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日：「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擁精騎，翺翔鄰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薄城，城外西北隅憑水爲濠，險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舉兵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

石，大兵不得上，每釀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款款達旦。己卯正月初二早，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面，被執不屈，乃懸城樓之竿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嗣昌唧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德宜，又次德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修，德宏，辛卯舉人。

或云，己卯歲，學朱曾歸，族人欲見之，夜卽縋城遁去爲僧，實未死也。（明季北略）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承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承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明季北略）

沈廷揚殉節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好談經濟。崇禎中，以海運策干時見用，加光祿寺少卿。宏光立，命以原官督餉江北諸軍。疏請海運百艘，可改充水師，沿江招集簡練，願統之以成一軍，爲長江之衛，不報，但命運米十萬餉吳三桂軍。大兵下江南，廷揚航海入浙，魯王監國，加戶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令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之。乃至舟山，依黃斌卿。丁亥，松江吳勝兆將舉事，送款舟山，廷揚曰：「事機不可坐失。」定西侯張名振，慨然請行，邀爲導，乃謂之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劄地。」至崇明，舟泊鹿港，五更，颶風大作，軍士溺死過半，大兵岸上呼薙髮者不死，名振與張煌言，馮京第，雜降卒中逸去。廷揚嘆曰：「風波如此，其天意邪！吾當以死報國，然死必有名。」乃呼游騎曰：「吾郡御史，可解吾之南京。」時經略洪承疇與有舊，使人說之薙髮，問：「誰使汝來？」曰：「經略。」廷揚曰：「經略死松山之難久矣，安得有其人！」承疇知不可屈，遂與部下十二人同日被刑死。其親兵六百人，斬于蘇之婁門，無一降者。時比諸田橫之士云：（明季南略）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

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常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耶？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拏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錦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于江甯，戮淮清橋下。姜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壯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于齊之田橫云。（履園叢話）

潘文煥

潘文煥，鎮江人也。嘗佐瑞昌王，王兵散，匿於茅山王家莊民舍。其部曲喜正之鎮江買弓，事覺，有司捕正，正遂言王所。有司使其裨將從正，捕王，裨將不欲得王，近王家莊，放礮，欲以驚走王，而王適在田間，正遙見呼之，於是裨將不敢隱，王乃見害。事連文煥，文煥見正，囑指而罵曰：「吾等生死，何所損益。吾王一日未死，人心一日未散。天下大事，乃爲汝鼠子所壞！」奮臂斷縛而批其頰。文煥之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

傳至天下後世。若老死牖下，鄰里親戚而外，誰知之者！傳至金陵，過葉家渡，題詩壁間，欲屈之不得，被殺。女不食死。

附錄：丹陽諸生袁鍾，宜興陳用卿，（以沙壺著名。）金壇張景瀆，景潮，皆從王死義。（同前）

顧咸建被殺

咸建字漢石，崑山人，癸未進士。潞王之降，咸建獨棄官而走，北撫追之，及於吳江，令其剃頭改冠，咸建曰：「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子道！」朔日殺之，懸其頭於鼓樓，一蠅莫集。（弘光實錄鈔）

唐自彩被磔

自彩字兩望，四川人。據青山自守，被執，見北撫直立不跪，左右挽之，終不可。（同前）

瑞昌王建義

盧象觀字幼哲，宜興人也，登癸未進士。北兵既渡，象觀與瑞昌王遇於湖上。時王尚爲宗室，未有封號，乃入于忠肅祠盟誓，起兵茅山。南京人朱君兆者，嘗結其城中豪傑以待變，象觀將攻南京，使君兆爲內應，王亦

從君兆入城。已而象觀遣僧約君兆某日舉火，乃僧之北相所告變，北相戒嚴，而自舉火以誑象觀。象觀兵遂薄城下，燒太平門，北兵出騎蹂躪之，象觀大敗走，因族君兆家。而王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半山，稍收士卒，出攻溧陽。象觀中流矢，尋卒。象觀死，王不能軍，而廣德人方明迎之。（同前）

黃石齋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子兩云。（廣陽雜記）

黃石齋

崇禎時，余中丞集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合。黃公造次必于禮，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史書，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石齋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設榻上，枕衾茵蓆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焉，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衾，顧遂暈就公。公徐曰：「無庸。」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安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寢無覺，而以體傍公，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

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行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執于金陵，在獄中，日誦尚書周易，數日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獄卒持針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事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先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乃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自懟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顧氏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

外史氏曰：此望溪文集所紀黃公軼事，與左忠毅公並書者也。夫古來忠臣義士，莫不以天下爲己任，卽至時丁板蕩，世際滄桑，猶將以一身力扶陽九，不得已而以一死報國。其意固以爲未堪塞責也。故當其從容授命，卽忠義之名，有不忍言，而何有于身家，更何有于聲色貨利。余讀佛書迦葉曰：「金剛之身，非世間火所能燒。」又瑜迦論曰：「魔有四女，端正無倫，共來菩薩前，呈諸恣態。菩薩以義心定力，四女皆變老醜，羞慚而退。」蓋理之不勝夫慾，足令資育失其勇，良平失其智，惟仙佛爲能制之。然仙佛一切不動，而聖賢則有動有靜，以左公罹禍之慘，凜凜數言至今，猶有生氣，使其平居如顧氏者，而與之鍵戶同臥起，謂能動其一顧哉。此先生發潛闡微意也。至黃公臨命數語，則分定固然，亦二公之所同也。然此豈二公始念哉。此則可爲二公痛哭者矣。（埋憂續集）

王義士傳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直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彿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彷彿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虞初新志）

王之仁見殺

與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幼子諸孫等，盡沈于蛟門下，捧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峨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洪濤，願來投見，死于明處。承疇

優接以禮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丁酉，見殺。

聞之仁罵承疇曰：『昔先帝設三壇祭汝，始祭狗乎！』（明季南略）

遜跡諸臣

補遺云：南京之變，遜而不與迎降者，尙書張有譽，陳盟侍郎王心一，少卿張元始，光祿丞葛奩馨，給事蔣鳴玉，吳适，部屬周之璵，黃衷赤，主簿陳濟生等二十餘人。有譽，號靜涵，江陰人，素有品望，潛居青陽，不入城市。南京遭變，五月十八日，抵家，有問之者，搖首涕泣而已。尙書印重六十兩，挈歸。陳盟，號雪灘，蜀人，道遠不能歸，潛居浙之台處間，後寓跡嘉秀，僧服自晦。（明季南略）

安 徽

〔目次〕

金聲建義於徽州

金聲

生祭

邱祖德舉義於甯國

方明

鄭三俊

黃得功

金聲建義於徽州

聲字正希，崇禎元年，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明年十月，北兵闖入大安口，薄都城，上憂甚。聲以新被知遇，乃薦其所知僧申甫爲將，卽改聲御史，監其軍。倉卒無兵可用，申甫召募長安中人，得數千，將之，復古車攻之法，陣於蘆溝橋。北兵乃繞出其後，御軍者惶急，不得轉，爲北兵斬馘略盡。申甫死，而聲黜歸田里。馬士英調黔兵至鳳陽，枉道掠新安，聲與其郡推官吳翔鳳率鄉勇殲之界上。士英與聲相訐，天子直聲，復翰林，未之官，而北都陷。弘光卽位，起僉都御史，不就。至是起義，北兵攻之，五月不下。降將張天祿從間道襲破之，執聲至南都。聲門士江天一字文右者，追聲及之途。聲曰：「此何與汝事，而來何乎？」曰：「天一可同公建義，獨不可同公死乎？」常是時，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其徒賊寇大帶而入，道路聚觀。北相降聲，遣人私語，天一呼曰：「先生之千

秋在此刻也！聲曰：『諾！』牽至清水塘，將斬之，聲謂行刑者曰：『但絕我氣，毋斷我頭！』於是撫鬚仰面，飲刃而沒，天一亦被殺，而聲邑人王世德乃自刎。一時死聲之傍者六七人，知姓名者二人而已！

隆武皇帝贈聲禮部尚書，天一兵部主事。指揮汪秋漢，余公讚，守嶺南，北兵至，自刎。

中軍程士皮，諸生項千里，武舉洪二魁，皆被獲而殺。許伯字伯輔，陣亡。

推官溫璜字寶忠，烏程人，自刎。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募一旅以應聲，兵潰，逃婺源山中，名捕得之。將戮於市，應箕不可，曰：『吾血不流落塵中！』已至松下，應箕曰：『此吾畢命之所！』有卒擬刃向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一裨將頗敬應箕，應箕拱手謂之曰：『以此勞公！』

附錄：馬嘉字六禮，壬午舉人，方國煥字孔文。剃髮命下，嘉爲絕命詞，國煥賦詩，皆縊死。（弘光實錄鈔）

金 聲

金聲，字正希，徽州休寧人。從父商武昌，以嘉魚籍中天啓甲子鄉試。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己巳，王師薄都城，袁崇煥敗，上御左順門，問方略。聲伏地哭，舉同館劉之綸，白衣申甫知兵。申甫者，雲南人。初爲僧，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書，中言車戰，乃習之，瘞其書嵩山下，脫浮屠服，遊京師，與聲之綸善，三人甚相得。

至是，上命甫隨之綸入對，大悅，立擢之綸兵部右侍郎，甫京營副總兵，聲試御史參軍事。然實無兵與甫，聽召募市人，取民間牛車，加竹盾給之，聲疏陳不可狀，而忌甫者謀委之餌敵，日夜督戰，竟敗。

先一日，總兵滿桂戰歿安定門外。甫繼出，死蘆溝橋。越日，之綸取遼化，軍娘娘山，遇伏，死戰一晝夜，援兵不至，流矢貫顛死。金聲嚙其鏃出，以授其母，賻喪歸蜀。言者論聲書生誤國，上遣中使覘聲館，布被蕭然，爲太息。與至郭外，得甫屍，喜曰：「甫能死事，雖敗，舉不失人矣。」聲自劾，上察其清忠，贈之綸官，予諡祭葬，而復聲庶吉士，告歸。

十六年，流寇蹂躪黃，將逼留都。聲遭父喪，厥起請當事團結鄉勇守禦。時馬士英開府鳳陽，募黔兵數千，紆道侵掠饒。徽界徽人以爲賊，縱鄉兵格鬪。脫者奔告士英，言金翰林實主之。奏聞，逮治，聲慷慨就道，曰：「吾不出，衆無所恃。」再疏申本末。上識聲名，特旨修撰起用。會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都城陷，慟哭嘔血，不欲生。

甲申五月，王師下南京，徵民議降，聲奮身出懸高皇帝像于明倫堂，率郡人大臨三日，起兵。閩中侵僉都御史，巡撫池、太、徽、寧，督兵部右侍郎，假便宜。然池、寧、太已歸大清，三面敵境，獨用徽城孤撐，當杭嚴上流。凡三閱月，會道臣林貞從福州至，主客相疑。張家玉請分嚴杭隸貞，令徵得展布，無使一瓢百輿。張天祿自寧，調引兵薄徽，聲嬰城守。黃澍由饒州詐言逃歸，開門延之。是夕，城遂陷。先是，聲知不濟，麾將士曰：「徵本不欲守，吾

爲禍始，義當死。汝曹從吾死，無益。」多涕泣不忍去。

至南京，洪承疇欣然迎見。聲張目問之曰：「卿相識否？」曰：「爾金正希，胡不識？」復語聲曰：「爾相識否？」聲曰：「未之識也。」曰：「吾承疇耳。」聲叱之曰：「承疇登甲第，受神宗皇帝，莊烈皇帝深恩，歷重任，死松者，先帝震悼輟朝，與祭九壇，賜廢二子，仍望祭立廟，祀春秋，此我朝忠義之臣，何物么麼，敢冒其姓名耶？」承疇俛首已，謂此人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屢使勸之降，不可。十月八日，死于通濟門外。望拜孝陵，端坐。受刃，年四十八。子敦涵，問道走閩。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從死者參軍江天一，自有傳。一云：天一掖聲歷階，每佐聲中語，辭氣甚厲。稍近承疇，出袖中硯擲之。承疇大怒，牽出斬之，罵不絕口。聲亦于是日遇害。（東南紀事）

生祭

明崇禎十五年，洪承疇爲我朝所敗，時傳其已殉難，崇禎帝賜祭十六壇，御製祭文以旌之。其後我朝兵下江南，洪又經略江南、川、湖等省，從入關。有士人迎而請見，洪納之。其人入而長跪，出袖中御製祭文朗誦一過，大哭而去。

按承疇之才，在明末諸臣中，似猶可任以兵事，史中所紀戰功，亦有可觀者。然黃梨洲先生嘗議其所敘戰功之多誣，則有不可盡信者矣。嶽曝雜記言承疇兵敗時，其子弟在家，已刻行狀，散弔客，崇禎帝方祭十四

壇，而承疇生降之信至。後金聲起兵徽州，與門人江天一俱敗，承疇諭令生降，天一誦御製祭文以愧之。其後從本朝歸沒于京師，其子弟又刻行狀，不復敘前朝事，卽從本朝入關序起，而輕薄子得其兩行狀訂爲一本，以作笑端云。

明史又言崇禎十四年，大清兵圍松山，承疇與邱民仰誓死固守，外援不至，芻糧並竭。至明年二月，已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疇降，民仰不屈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爲營葬，命建祠都城，與承疇並列，帝親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埋憂續集）

邱祖德舉義於甯國

祖德字令修，成都人，起家寧國推官。及爲巡撫，賊至而逃。至是建義，尋敗被磔。

麻三衡字孟璿，宣城諸生也。起兵東華陽山，以應祖德，被執，至金陵，賦詩云：「吳越連沙漠，天人不可留。誓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事不酬。西風吹宛句，斷送五湖秋。」殺於通濟門外。隆武卽位，贈國子監博士。（弘光實錄鈔）

方明

方明字開子，以海中黛山屯田都司入浙中道，而南都已陷。明素與吳興豪傑相結，乃還攻廣德，破之，軍聲頗振。瑞昌王既入方明軍，義師復多應之者，於是破孝豐，臨安，寧國縣，寧國府，而開府於孝豐。隆武皇帝冊封瑞昌王，從事諸臣，授官有差。亡何，北帥張天祿由徽州出陷孝豐，王兵散，而明走浙東。其明年，明至長興，有疑其爲奸細者，執至防將郭虎所。乃虎之小卒有曾事明者，見明不覺屈膝，始知爲明，斬之。（弘光實錄鈔）

鄭三俊

鄭公三俊，池洲建德人。南京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取入北京吏部尙書，以事充江寧驛。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廣陽雜記）

黃得功

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左兵東下，移營軍師太平扼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營，使良佐來說，詞甚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弓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三問無一應者，遂拔劍死。（天香閣隨筆）

東北

〔目次〕

遼陽陷

袁應泰傳

遼陽陷

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聞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出敵，遇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收兵至東山駐營。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火器達旦，大兵死傷頗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祿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祿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事敗，乃曰：「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惟無顏面聖，抑且羞見諸將士。願繳尙方，誓以身殉。公等無鬪外責，可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軀報國，願相從地下，同爲厲鬼擊敵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小西門火起，大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兵大入。應泰在東城樓，拜闕謝恩，

取劍自刎。儒秀遂死。張銓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佯不開，厲聲叱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大兵登城殺之。遍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

附記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板，誤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予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爲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針工，能縫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予爲諸生，思得寸進，閉戶讀書，面頗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卽于筵間親點版歌一闕而罷。（明季北略）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宇，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參，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弼既以人言去任，十月初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既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得請告

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旣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辜。競曰：「遼不自亡，降人亡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退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亡瀋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尚書，予祭蔭一子入監云。（明季北略）

河南

〔目次〕

崔儒秀自縊

羅一貴自刎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徹初，河南陝州人。萬歷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陞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百人，辭幕而行。公既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泰傾心任之，亡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圖，公諷之，質其家於遼陽，大兵攻奉集堡，小衄而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頃之，應泰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刃人於衢，城開，公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董仲揆、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金、鄧起襲、秦邦屏、餉司陳堯甫、段展，及邦屏姊士官秦氏，並得贈卹云。（明季北略）

羅一貴自刎

參將羅一貴，守西平，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豈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

直隸

〔目次〕

王獻我

張春

劉愛塔

鹿善繼定輿被殺

劉廷訓吳橋死難

孫承宗殉節

黨還醇良鄉殉難

飛頭將軍

王獻我

王公名策，字獻我，順天薊州文安縣人。父應霖，明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應霖弟應期，萬曆乙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策舉萬曆庚子鄉試，爲山西太谷令，有惠政，罷官里居。崇禎戊寅，本朝兵圍文安，人知城必陷，紛紛各以其孳出。公獨毅然曰：「同爲王臣，里居何殊官次，棄城倡逃，可乎！諭子孫家人，有走匿者，不忠不孝，辱吾莫大焉！」舉家惴惴，知必死，凜公言，莫或貳。城陷，公朝服坐廳事中，兵入，厲聲罵，遂遇害。妻妾子孫男女僕婢，大小近百口，無一免者。公三子：長層城，次礪燕，三添丁。層城添丁從公死。礪燕先亡，婦郭氏孀居，雄縣光祿卿存謙女也。光祿憐愛女甚，城危時，知公剛執難辭說，令其子潛迎女，不告公，絕城去。公既知，怒甚，遽爲書絕之，絕送郭曰：「吾家誓不留此臨難苟免之婦也！」兵退，郭氏歸，徹後廳材，爲三十餘椽，以歛葬焉。茹

貧守志三十餘年，以壽終。（徐用錫圭美堂集）

張春

永平道張公春，□□十年不剃髮，不改冠服，始終不屈，某王善待之，時遣使餽食。公曰：「此吾□□土地所產之食也，吾當食。」每箕踞慢罵，左右不能忍，德與某王殺之。某王終不殺，病且死，上書某王，勸以□□□□□□□□，以順天意。嗚呼，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監軍道吳春。（天香閣隨筆）

劉愛塔

劉愛塔，遼人也。幼俘入口，伶俐善解人意，某王絕愛之，呼爲愛塔。愛塔者，愛他也。及壯，配以□□，使守復州。愛塔素有歸朝意，東江毛韃兵文龍，使人招之，爲人所告，某王發兵圍復州，縛愛塔歸，將殺之，□□泣請乃免。文龍又使人鉤之，某王必欲殺愛塔。□□曰：「此文龍所爲，愛塔不知也。」卒獲免。然愛塔歸朝之意益甚。愛塔家居，時時招瞽者彈唱。一日夜飲，謂瞽者曰：「汝彈唱好，吾將以吾指所帶金指機酬汝，汝指可帶否？」卽起脫指機，帶瞽者指上。因放火燒其室，而潛與弟二騎西奔，一夜行三百里。明日出火中尸，□□曰：「帶金指機者，則愛塔也。」衆揀得之，喧傳愛塔死矣。居三日，有人報愛塔至其莊，易馬南馳。某王信愛塔死，不之道。

愛塔至東江，會文龍殺害，聞閣部孫承宗駐關門，卽馳謁承宗大喜，易名與社，時永平已陷，承宗乃命愛塔偕諸將往救。望見□□，謂諸將曰：『諸君且止。』乃獨率數百人赴□□，左右衝突。□□□某王驚曰：『彼何人？』乃知吾軍中曲折？探知爲愛塔，乃盡選軍中好手善射數十，與戰一日。衆寡懸絕，救不至，遂叢射死，而身不仆。（天香閣隨筆）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襖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選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於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其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衝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諡忠節，賜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明季北略）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與入，令堅守。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既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廷訓入學舍，麾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於屨，猶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買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士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廣甯淪潰，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鋪，謂外關卽破，內關尙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於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

里鋪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莅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祖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特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回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旣破，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叱持纜者趨，縊俄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斬其卹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追贈太傅，謚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般動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割直。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明季北略）

黨還醇良鄉殉難

黨還醇，字子真，陝西山原人。天啓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而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事聞，贈太僕寺卿，謚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官李

獻明奉命查劄密軍餉，抵遵化，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燦，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總兵朱國彥，俱先後死。（明季北略）

飛頭將軍

李文蔚，灤州人，父名彝，母雷氏。幼好騎劍，膂力過人，嘗戎裝獵于郊原，神采奕奕，儼然一小將軍也。父命之讀，文蔚曰：『男兒當長鎗大戟，立不朽名於戎馬間。』父不能強，聽之而已。其後父母相繼死，文蔚不事家人生業，遂挾資浪遊江湖，遇異人傳授，遂諳劍術，疾如旋風，輕若落葉，更工彈子，發無不中，自此名漸遠播。會途過虎翼嶺，嶺上有寇，名鐵鎗姚鵬者，下山與鬪，文蔚絕不之畏，往來馳驟，如入無人之境。鵬服其勇，因拜降。文蔚囑姚鵬靜守天時，他日共驅逐滿奴，乃與之結義而去。鵬之外，文蔚又得二友，一曰史孝傑，乃史公可法之遺胄，一曰武忠，二人皆精于武藝云。

康熙十二年，雲南吳三桂起兵，一時金風鐵雨，將有舉兵荆襄，而吞燕趙之勢，文蔚聞之，拔劍起曰：『劍斬胡虜，直搗黃龍，此其時乎！吾漢人子孫豈可坐視此神州大陸，淪沉虜手耶！』因訪其至友史孝傑曰：『擊楫渡江，雞鳴起舞，君有同情乎？』孝傑曰：『今者天下大定，清室基礎已固，我漢人蟄伏于下，不能一動者，天』

也，時也，亦勢也。三桂偏居滇南，兵力未充，人心不附，荆襄武漢天然要隘，三桂至今不能得，安能成事。此尙就地理言耳。滿主方冲齡，能誅鼉拜，索倫兵百萬，皆養精蓄銳，猛如獅虎，一旦悉師南下，似石壓卵，焉有不破哉。且三桂一反覆無常之小人，忘國深恩，山海關之降虜，進縛由榔於緬甸，欲使有明之子孫無噍類，賣國求榮，狗彘不若，今者弄兵潢池，豈真爲故主哉。卽幸而成事，亦南面稱帝，尙肯立人乎。况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耶。吾兄其毋自誤。』文蔚曰：『兄言固當，顧弟年逾二十，正建功立業之秋，吾不爲國用，則沒世而名不揚，非自誤之大者耶？矧胡虜入關，鵠巢鳩佔，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慘酷奚似！我今得手刃之，亦一快事。天定未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安知三桂之終不可成大事耶？設人皆觀望不前，則三桂勢孤易敗，彼時之屠戮，或更甚于前日矣。若虛三桂擅自僭號，弟與兄亦可共誅之，重立明裔，以定天下。男兒負此七尺，當統百萬兵，上馬勒賊，下馬草露布，庶不愧天生我一副銅筋鐵骨。吾兄速從吾言。』孝傑領首允之。

鼉鼓聲中，旌旄陳裏，天地爲之變色，山川爲之駭崩，此蓋清岳樂與三桂作戰時也。三桂兵中主將名馬寶者，率一軍出湖南，遇清兵於興國，甫交鋒，清有副將洪大金者，勇力絕倫，引軍直薄吳師右翼，右翼乃潰，清軍繼上，勢如潮湧，寶軍大敗。忽山坡側突出一軍，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衣甲皆白色，直撲清軍，首將持銀鎗，跨駿馬，凜如天人，清軍於是不復敢上，此人非文蔚者其誰歟。文蔚自得孝傑允後，遂與武忠等集死士數百，厲兵以待，聞清師南征，因引兵來逆，至是退清兵，救吳師，遂入三桂軍中矣。

洪大金，清營驍將也。善長刀，每出戰陷陣，喜奪敵人之大纛，岳樂嘗命爲先鋒；是日見文蔚救圍，遂於明晨至吳營，獨文蔚出戰。馬寶卽命文蔚應敵，文蔚欣諾，與大金戰不十合，卽引退。大金追之，文蔚以連珠彈斃大金，反戈殺敵，大敗清兵，於是李文蔚之名大著。

三桂旣耳文蔚名，卽封爲將，飭命統兵出黃州，以撓清師。至黃坡，索倫兵至，其將校素以驍勇聞名。文蔚命孝傑統左軍，武忠率右軍，接戰十餘日，文蔚奮力殺敵，清兵幾不支。岳樂聞警，遣兵助之，文蔚命武忠迎戰。會清大將傑書引兵三萬自麻城來，軍勢頗盛。李又命孝傑領萬軍堅守，自領軍一萬以敵傑書。文蔚雖勇，然以衆寡不敵，勞逸相錯，一軍而支三路之敵，其不支勢也。

文蔚收敗兵七千，駐紮於某村，命一卒往馬寶處乞援。馬寶忌文蔚功出己上，恐李得志，與己無益，按兵不救。文蔚在某村又得武忠敗信，軍心益慌。文蔚曰：「諸君勿懼，當努力迎敵，馬將軍大兵，不日至矣。」詎料馬寶之兵未至，而傑書之軍又來，文蔚遂分軍爲三隊，據險要扼守。鏖戰一時許，左隊先潰，或降或走，僅文蔚所率之壯士四百人，猶奮力拒敵，而清軍大隊掩至，炮火連聲，繼以強弓硬弩，文蔚謂部下曰：「事急矣，不如衝陣而走，猶得倖免也。」衆曰：「願從將軍令，我等以死繼之。」文蔚遂右手舞鎗，左手使劍，當先馳出，壯士皆橫刀力斫，清將當之者，無不頭落。但見劍如飛蝗，刀如驚電而已。傑書卽命衆將軍放箭，文蔚以鎗撥之，無不墮落。出清軍重圍，時文蔚唯肩上一箭，而兵士從者，僅數十騎矣。文蔚曰：「吾等不如馳至黃坡，史將軍

處，重圖恢復，未爲晚也。」

載馳載驅，未至半途，而惡耗至矣；文蔚方知馬寶不肯救援，左翼已敗，孝傑死矣。遂仰天大嘆曰：「天不助我，奈之何哉！自古惟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言訖，拔劍自刎。軍士止之曰：「將軍年少力壯，大仇未報，奈何效此婦女短見，不如往別處去，重圖恢復。」文蔚曰：「唯直隸虎翼嶺，有我友姚鐵鎗者，今可投之。我身不死，定當成我之志。」衆曰：「諾！」

文蔚至虎翼嶺，姚鵬不勝歡迎，推爲大王。文蔚遂訓練軍馬，稱雄此嶺，海內豪傑，皆聞風歸附。文蔚專劫滿人財物，無一留其性命，官兵莫敢征剿，皆諱莫如深。有一縣宰，日中方出征山之令，而夜間頭已飛去。自此人聞李文蔚之名，莫不震驚曰：「此飛頭將軍也。」

三桂既死，大兵南下，世璠懦弱，遂降滿清，於是三藩之亂平矣。文蔚聞之，惋惜不置。歎曰：「孝傑之言，豈欺我哉！」時孝傑之子孫在兗州，文蔚時時帥之，又遣姚鵬私出黃海，購船于敵國，思欲操演水軍，會颶風起，姚鵬與戰船皆沉沒，唯有一二人泅水脫險。文蔚曰：「此天意也，我一身精力盡矣。」雍正臨朝，聞文蔚名，遣劍客陸某刺之。陸夜上虎翼嶺，與一卒私通，引至大寨。陸飛身上房，見西廂中有一道白光，衝窗隙而出。陸大驚，知此乃上乘之劍術，非所能敵，返身欲遁，而劍光一下，頭顱亡矣。

雍正自陸某去後，旬日無音，知已受禍，大怒曰：「不殺文蔚，大清心腹之患也。」遂命陸某之師，混名飛

來鷄子胡某者，往刺之，且曰：『若不能取得李首，一家性命休矣，限汝十日期，過十日則先斬汝子以警。』胡大懼，唯唯受旨，某夜至虎翼嶺，乘夜上山，一路見營寨圍壘，井井有法，歎曰：『文蔚非獨劍客，亦大將才也。』至文蔚帳口，見文蔚秉燭觀書，美搖飄動，蓋其時年已老矣。胡遂潛伏發一鏢。文蔚聞風聲，知有暗器，即用手接住。胡連發三鏢，皆未命中，不得已，拔刀而出曰：『胡某奉皇帝旨，來取大王首級。』李笑曰：『鼠子無知，李某之頭，豈易取耶。』胡舞刀進攻，但見一道白光出帳，胡知不敵，飛步遁，而白光忽上忽下，自後追至。胡驚甚，急跪曰：『願大王賜胡某性命，某有言，願大王聞之。』言訖光斂，而文蔚立於身前，喝曰：『速言毋遲！』胡曰：『欲取大王之頭者，皇帝也，非小人也。小人一家在皇帝處，不能取得大王頭，全家不保，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三齡幼子，故我不憚千里而來，冒犯大王，自知非大王敵，奈皇帝之旨何！大王仁慈，願恕余罪。』李聞言歎曰：『以我一身而使滿奴之主坐臥不安，亦稱豪矣；然我一日不死，我漢人受滿奴之逼而死者，日甚一日。況我終不能起師討賊，不如自裁，拯汝一家性命。』遂高呼曰：『史兄姚兄武兄，地下有靈，文蔚來矣。』白光一起，而文蔚之首已落，然屍身屹然不倒，胡遂取首級，且驚且喜而去。或曰，文蔚固未死，後隱往東瀛三島，胡某所取之首級，乃膺貨耳。以其事亦合於理，今兩存之。（明清兩代軼事大觀）

陝西

〔目次〕

咸默

咸默

咸參軍名默，字大咸，山陽縣人也。少補諸生，負氣節，用邊才，薦爲左懋第參軍。先是，崇禎末，懋第奉使察核左良玉軍，未報命，而北京陷。宏光襲位，懋第請往哭寢園，通盟好，默以執事從。既至燕，懋第辭氣不撓，因留不遣。江南尋入版圖，所在嚴薙髮令。懋第從事副將艾大選，率先應詔，懋第怒笞之。大選愧憤自殺，懋第遂論死棄市。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同日就刑。于時，默慷慨流涕曰：「不有死者，何以報國？不有生者，何以報公？」乃負懋第骸骨葬之萊陽；又歸葬用極於崑山，皆哭之成禮。一斌以下四人，爲埋屍燕山，潛識之。默旣沒，人莫知其處。晚託葉青鳥，芒屨所至，人有識之者曰：「故參軍。」辛巳秋，始識默于淮陰，讀所作哭萊陽詩，以爲此皋羽之徒也。相與抵掌易代時事，默言：「南中爭王之明時，已親在燕都，

知烈皇之無嗣，亦已決矣，而廟算之巧，欲渙敵國之人心，故與之以成，方遂使自爲瑕釁，而奸臣不察，區區用馮不疑之故智，何其愚也！又言：『三百年之天下，時文壞之。』嗚呼！豈不然乎？（張符驪依歸草）

浙江

〔目次〕

郝彪佳	郝彪佳赴池死	余煌	余煌赴水	余煌
何弘仁	沈覆祥	高岱	陳函輝	陳函輝
陳函輝死節	張國維	張國維	張國維赴園池死	徐石麒
朱大典	朱大典	朱大典園門焚死	吳廷璿	徐日舜
黃金鐘	謝口口	王之仁	王之仁	熊汝霖
熊汝霖傳後	孫嘉績	錢肅樂入海	錢肅樂	陳潛夫
陳潛夫園室沈河	鄭遵謙	劉穆	王正中	于穎
于穎	張鵬翼見殺	王瑞構自縊	諸臣殉難	方召口
方召	劉宗周	劉宗周殉節	劉宗周	劉宗周絕粒死
高宏圖不食死	張煌言殉節始末	張煌言臨難賦絕命詞	張煌言死事狀	張煌言
葉羅二客傳	姜一洪	吳開禮	吳鍾楫	通城王建義於長興
楚通城王	張名振題詩金山	張名振	朱聖明事略	

浙江

祁彪佳

蘇松巡撫山陰祁彪佳（字幼父，號世培）養病里居，北兵至浙，以書來聘。公處分家政，作絕命詞別宗親曰：「時事至此，論臣子大義，自應一死。凡較量於緩急輕重者，猶是後念，未免雜於私意耳！若提起本心，試觀今日是誰家天下，尚可浪貪餘生？且暮耳，貪且暮之生，致名節掃地，何見之不廣也！雖然，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趙氏忠臣。予碌碌小儒，惟知守節而已，前此却聘一書，自愧多此委曲。然雖不敢比縱信國，亦庶幾疊山之後塵矣！臨終有暇，再書此數語，且系以一詩，質之有道：『運會阨陽九，君遷國破碎，鞞鼓誌江濤，干戈逼海內，我生何不辰，聘書乃迫至！委質爲人臣，之死誼無二。予家世簪纓，臣節皆罔贅。幸不辱祖宗，豈爲兒女計。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歡然飲燕，無異平時。肅衣冠，投於寓園放生池柳樹之陰，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顏色如生。（浙東紀略）

祁彪佳赴池死

貝勒既駐杭，遂散布官吏至浙東招撫，且令薙髮，召鄉紳謁見，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祁公諱彪佳，字幼文，號世培，紹興山陰人。父承燠，知長洲縣，有惠政。公年十七，舉于鄉。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興化府

推官，郡兵以稽餉，諱于藩司，公挺身往諭，刻期給餉，皆斂手不敢動，復令自推爲首者，縛送藩司治之，衆皆帖服。崇禎四年，考滿，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武內外諸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若越俎而問庖，卽曠官而怠事，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有急遽周章，救過不遑之象，竊恐當時之臣，忱于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悠忽之圖，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人才有限，中下參半，非藉上感發其忠，則無以鼓舞其功名，今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至，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若迫於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皇上聞聲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眞英雄，卽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但骯髒負俗，決不肯俯仰司馬之門；若必依序循資，則雖冒濫之資可清，似亦獎拔之術未盡，臣所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惰窳，特遣內臣，然必搜剔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納之漸，其患深，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時以爲讜論，尋巡撫蘇松諸府，所至省驕從，延問父老，盡得其利病。豪右兼并，細民皆得控陳，一時權貴爲之側目。吳中無賴，自署天罡黨，凌轢小民，官治以法，則攤贓無辜，人益畏之。公至，捕其尤者四人，立磔于市，由是羣奸股栗。他若徵解法，捐贖銀，爲長洲置廣役田，清吳縣隱租，以備荒，無錫役米，以惠鮮，借華亭義米，置上海役田，時粟貴，率二石得壹畝，計三年子粒，卽償華亭之數，平漕兌，歲省四郡耗羨十餘萬金，吳人至今德之。十五年，大清兵深

入逼淮，道路阻絕，起公掌河南道，微服冒險，間行達京師。明年，佐大計，一主虛公，無敢以一錢及門者。會上命臺省遷轉，必歷藩臬，以考其才，而折選郎於朝，因疏列其事，於是御史蔣拱宸等羣起攻之，事遂已；而公竟改南京畿道。十七年甲申五月，公與史可法等決計定策，以公舊有威德于吳，命奉敕安撫。尋晉大理寺丞，即留爲巡撫，首募技勇，設標營五，營各五百人，緣江要害，增置屯堡，公受事六閱月，開館禮士，設筭受言，日夕拮据。又上疏請除詔獄緝事廷仗諸弊政，爲朝廷所忌，遂謝病。乙酉夏，大清兵入浙，檄諸紳投揭，公聞，語夫人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若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陽爲治裝將行者，家人信之，不爲意。閏六月六日丙戌夜分，潛出寓園外放生碣下，自投池中，書于几云：「某月日，已治棺寄叢山戒珠寺，可卽殮我。」其從容就義如此，後謚忠敏。公生二子，長理孫，字弈喜，皆有文譽，女德蒞，字湘君，年十三四，卽韶慧絕人，其哭父詩有句云：「國恥臣心在，親恩子報難。」時盛稱之。（明季南略）

余 煌

兵部尙書余煌，字公遜，號武貞。先乙酉六月，北撤諸紳朝見，余獨不往，書數語曰：「膝不可屈，髮不可披，飄然乘風，孤竹之遺！」復遺命不擇美木，以先帝后不卽梓宮，兩尊人皆杉樁耳。殮以時服，祭以小腥，不作空王事，不祀鄉賢，不刻文集，不求誌銘，不從形家言，石碣上止書「明高士余武貞墓。」至是初四日到渡東橋，

命僕以繩繫身，曰：「俟氣絕，卽移屍在岸。」僕收繩急，余不死。喘息少定，開眼嘆曰：「忠臣難做！」復跳入甕下，乃死。（浙東紀略）

余煌赴水

余煌，浙人，天啓五年乙丑狀元。以魏黨，崇禎初罷，科名幾穢，而其末節正衣冠赴水死，亦可稱也。附記：余公微時，祈夢于于忠肅公廟，夢演劇，金鼓競震，止一丑出場，以頭撞公而覺，竟不解；及乙丑及第，有司送匾至，顏曰「乙丑狀頭」，始恍然前夢。（明季南略）

余煌

余煌，字武貞，浙江會稽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及第第一。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讀，日講經筵，嘗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煌疏陳本末，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煌獨不往。魯王蒞越，起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英賣官誤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亡而復用，爲失刑之失。丙戌，起兵部尚書，言藩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鄭遵謙爭餽，喋血禁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師，今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繩以平世法哉？煌見越事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請

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廢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

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守陴者，煌嘆曰：「臨江數萬衆，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貝勒渡西陵，下紹寧郡邑，不戮一人。（東南紀事）

何弘仁

御史何弘仁血詩題壁曰：「有心扶日月，無計壑河山。化作啼鵲去，千秋血淚潛。」殉難於旅邸。（浙東紀略）

沈履祥

御史沈履祥，督餉台州，北兵至，送監國入海。同總兵張廷綬，李唐臈，入山。當事詢知，逼強不從。詩四首，失受刃死。張李亦不難，同時殉焉。（浙東紀略）

高岱

兵部職方司主事瀝海所高岱，號白浦，次子紹興庠生高朗，字子亮，同欲殉難。朗肅衣冠泣拜曰：「兒不能待，當先期以俟。」白浦瞠目送之曰：「爾能先我，爾能先我！」朗命僕駕一小葉之海口，翻躍入濤，僕力援不能解。因嚼其臂，痛甚乃放。岸幘浮去丈許，復躍以手撈，整幘而沒。白浦撈尸殯訖，遂絕粒，猶飲湯水。至七月，聞朗生遺腹子，甚喜，欣然命取酒三杯飲之。自後雖湯水亦不入口，餓而死。（浙東紀略）

陳函輝

禮兵二部尙書詹事台州臨海陳函輝，字木叔，別號椒道人。生時，太封翁夢楊椒山先生降臨，故字號從之，號小寒子。乙酉六月，舉義台州。丙午五月，事壞，入台之雲峯山。其峒既有碧潭，願爲止水，感而作詩曰：「騷經何必讀靈均？山鬼空潭嘯舊臣。落日湖邊芳草冷，城東樵者是前身。」又曰：「眼見兩都輕一擲，孤鴻何處覓安巢？」初九日，作自祭文：

爲乙酉六月以文自祭也。其時祭之而不克死，投水者一，投纜者再，逮赴檻車者數數矣。遇監國立，遂破家起義，同志者共十五人，賴高皇帝之靈，佑我哲王，誓師於越，張、王、熊、吳諸文武相與夾輔帝室，如支覆屋，僅及一年。天不祚明，閔凶復告，播遷出走。予依依內殿，主上命從小路前發，急走還寓，見諸僕已攜襍被出，馳至五雲門，目睹陳謝二相公皆被截回，遂轉至稽山門。士女流離，逃兵載道，干戈刺體，卽自

間道過上若穿巖嶺，下潘墩，抵天台之遠村。道經寒山古寺，於洞側遇一老衲，謂：「居士識本來面目乎？生死釋子看得輕；忠孝，儒門看重。爾二事皆了了，亦可以掉臂竟行矣！」予拜受其言，起而忽不見，恍然說素心合。復從何徹龍潭，於小海門間渡。黎明，抵台西郭門外，而各營焚劫，城門盡閉，咫尺不能謁天顏。哭而入山，因得至雲峯讀書故處。此予緣也，亦予命也。山上有池，可以殉國。人恨不得其死耳，爲木朝死，爲故君死，爲寸丹死。爲見危授命死，夫子曰：「守死善道。」然則此日之從容就義，體受全歸，亦孰有善死如予者乎！空山無棺，白茅可束也；空山無人，山鬼可招也；空山無葬祭，麥飯可供也。予自甲寅讀書此山，與湛明大師（相）往還三十年。今湛明以四月先逝，塔於是峯之腰；予以六月殉亡，埋於是峯之脊。亦如遠公，淵明，了元，東坡，可以相視無愧。客冬出使溫處，讀先正尊鄉錄：宋之亡也，吾台死難六人，以王號爲最，而不仕者至數百人。靖難之變，王叔英，盧元質，諸君子稱八忠；而方先生以十族湛夷，此古今第一烈性男子。每嘗拜其祠下，陰風颯颯，今亦可以追隨而無憾於心矣。願所願慕者彼樵夫也，夫不知其姓氏，瘞骨東湖。予自誓孤肝，流屍峯沼，魄沉於淵，魂升於天，意猶戀此名山。自茲以往，一坏之遺骸在丹碧，尚詡乎木朝。迨夫天下旣平，憫忠不少，後之好義君子，爲予築十嶺上，肖像高山，廟貌長存，僧伽共護，則羊公有言：吾死後魂魄猶應登此山也！况乎埋骨栖身於古佛山靈之側者乎！吾作此文時以代祭也，倘恍寫成，不暇增飾一言，點染一字，但知寫我平生一片心。世緣已斷，愛河已離，亦無依戀，亦無罣礙，亦

無恐怖悔吝。此一潭水，明月在天，世世生生，長伴禪林鐘磬聲。後之諸友與兩兒來哭時，可以此文寫一通焚之墓前，再以一通質之天下有心者！

夜卽宿湛明禪師房內。漏下五，作六言絕命詞十章，序云：「亂離無詩韻，皆信筆口占，將死才盡，亦聊以告天下諸同志云。」一曰：「生爲大明之臣，死爲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二曰：「子房始終爲韓，木叔死生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三曰：「父母恩不能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四曰：「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前有白氣直冲肩輿）五曰：「去夏六月廿七，今歲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其六闕。七曰：「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八曰：「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南心史難刪！」九曰：「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十曰：「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尙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又別親友詩：「故國千行淚，孤臣一片心。」諸僧索遺言，走筆留八十句，中有一叔世君臣薄，其道變爲市。麻衣不草詔，所爭惟一是。東湖樵夫亭，芳名佩蘭芷。頭白誰百齡？汗青自十紀。」

又作小寒山子雲山埋骨記曰：「此一副骨頭，半生骯髒，百折英靈，只成一個『寒』字。山寒而龍蟄之，人寒而星岳依之。歸骨茲山，其天定也。記予自甲寅始讀書山中，五月披裘，聞鐘發省，昕夕相對，恆得湛明詩

以寒印其寒，如寒潭之印秋月。而今間關重繭，隻身歸來，家園付之一炬，寸絲不挂，餅粟多捐，僅有古寺舊友諸衲子，爲之誦經下鋪，而二三義僕輩，感主人之死國難，痛哭再拜，以寒泉一勺奠之。妻孥散亡，世緣已斷，不殖不封，無煩改卜。以此貽同好，待我兒見孤臣魂魄之所依，與茲山相終始！

外有豫知後來啓棺視殮者爲楊衙官，與書一紙，且贈二金，置佛爐下，自書神位，蕭冠服遙拜君親，乃拜佛像，投寺門池中。不死，起而索滴；又不死，起而復命諸僧繞佛前環誦，身坐湛明和尚故禪榻中，自經死之一手握尙書印，一手握扇及素珠，此六月二十三日也。其筆視書紙，皆命置棺中焉。（浙東紀略）

陳函輝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酒色，事著述，日與客沉飲，出酒文傾吐，譏切將相誤國，搯腕談至夜分，嚼杯碎。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焉。筮仕靖江令，以不謹罷職。魯王洩越，爲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暗失聲。入對行朝，出酬同列，必悚言痛哭。閩詔至浙，衆議開讀，函輝與熊汝霖俱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鄧道謙軍，函輝密疏請殺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嘆曰：「八郡敵矣！諸軍猶誅糧無厭，是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江上潰，有勸魯王嬰城者，函輝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爲社稷亡，臣請從亡。」乃從王還台。王自石浦

浮海，竟相失。函輝不抵家，哭入雲峯寺，卽几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徧去別友，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投纜。作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一，埋骨記一，流傳江表。二子臣謙，臣詩，能識父志，不交當世事。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所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曹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玄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交惡，旣皆以義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我窮乏，蓋兼有之。旣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翼之振露，灑然自得其本心，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章成，有告北園文數千言，其聲嗚咽，北園吾西臺也。蓋以謝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東南紀事）

陳函輝死節

公諱函輝，字木叔，號寒山，台州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除靖江知縣。先帝留心吏治，許科道官以風聞上言，而御史左光先，按浙過吳，因劾澹、野、鈔、關主事朱術均及公，公坐罷里居。浙東監國授公禮部侍郎，越州之亡，公赴水死。公少年時落筆妙天下，笑罵皆成文章，人爭誦之，其交游亦徧吳、越間。及爲令，嘗以縣奉客，遂挂彈文以免，及公一死，海內翕然稱其大節焉。今讀其文，殆類有道者，其絕命詞云：「余以五月晦日晚，從主上出亡，值亂兵間，道相失，還自僻路，徒步重繭，八閱月始得抵台。城閉，痛哭入雲峯，山中有池，可從靈均大夫之後。是夜，宿湛明大師禪房，漏下五鼓，作六言絕句十章。其一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

處，蕭然一無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終爲韓，木叔死生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其三云：『父母恩無可報，妻兒而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孤臣。』其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念七，今歲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貶人間花甲。』其六闕。其七云：『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其八云：『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其九云：『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寰海名山，身到兜率內院。』其十云：『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尙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又遣友人書云：『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心事也。或念輝生平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埋我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又自作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扃戶自經死。

編年載自經，而啓禎錄載赴水，故並誌俟核。（明季南略）

張國維

開部金華張國維，號玉簡，兵潰歸，有絕命詩三首，一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北辭唐氣屬雲。一去仍爲朱氏鬼，英靈常伴孝皇墳。』二曰：『一睽纖塵不挂胸，惟哀蓋母暮途窮。仁人錫類應垂澤，存沒啣恩結草同。』三曰：『夙訓詩書習鼓鉦，而今絕口不談兵。蒼蒼若肯施存卹，乘丰全軀答所生。』自縊死。（浙東紀略）

張國維

張國維，號玉簡，浙江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除番禺令，以卓異入爲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崇禎七年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甫受事而流寇犯安慶，參將唐某受賊賂，全軍覆沒。時國維方壯年，報至，頭鬚一夜頓白。親督兵至安慶，見道官史可法，異其才，具疏請益設安慶巡撫，卽以可法任之。諸所任寄咸得人。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山東饑，米石八兩，而三吳石三兩，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糶米輸濟寧，每石水脚加五錢，得羨米倍贏。遂設粥廠十餘所，使官督賑，全活百萬計。賊李青山衆數萬，殺逐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于朝。廢一子，世錦衣千戶。

十五年壬午，冬，大清兵破薊州，南略山東，清、兗諸府皆陷，德王、魯王遇害。命推可任本兵者，舉國維，星馳赴京受事。總督趙光抃，戰于羅山，大敗，亡二萬餘人。周延儒視師，匿不以聞。是時，兵科員缺，國維題罷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爲御史，彈國維。謂：西協地六百里，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七上，明年二月，與延儒俱放歸。

十一月，追論羅山事，被逮。舟過吳門，士民號哭塞楓橋，大聲前問，孰爲錦衣衛官校船者。國維恐有變，解纜急去，衆乃散。詔獄擬辟，山東、南直百姓，叩闕訟冤，遂以原官募兵浙直。

行十日，都城陷，國維星夜抵浙，圖舉勤王，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會福王立，乃朝留都，欲與史可法合兵北出。以國維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協理戎政。馬士英議不合，乞假歸葬祖母。

乙酉五月，南都破，鄭遵謙起兵紹興。國維至台州，迎魯王。晉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歸集東陽，守錢塘，屯長河頭。首參馬士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紹興富家以助餽受累，國維不忍，用東陽世產鄰富家者，與原券計值，令出甲士，具衣械，程日給糧，總抵償若干。以士著之家，養不逃之兵，富人得產，而軍與得兵食，人情大歡。

福建詔至，加國維東閣大學士，輔魯王監國。廷臣多欲開讀，國維曰：「唐王提兵北伐，老臣當效死前驅；若止一丸封嶺作天子，空以官爵墮散浙東將士心，大敵逼江，且晚欲渡，臣不敢奉詔。」手敕七至，竟不發。國維深塹壘，沿江多置木城，激厲將士，爲取杭州計。而方國安不同心腹，鄭遵謙等義兵又多烏合，是以不能成功。

丙戌六月廿八日，大清兵渡江，諸營皆潰。國維歸東陽，守阮嶺。六月，貝勒入閩，過東陽，將抵陷坑。國維請東陽令吳琪滋至，曰：「國維今日死，天氣方炎，恐腐爛不可辨識，將謂吾逃，貽禍此地，故特相邀，令君視吾死耳。」吳令涕泣。國維殊容暇，取素繪書：「負國」「念母」「誡子」三詩，又留詩贈故人，冠帶北面稽首。謂僕曰：「吾大臣死王事，禮也。兵將在東陽者，因我及難，可昇屍詣門一謝之。對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坐

我中堂，俟官來見，始可殮耳。」遂赴水死，年五十二。騎園宅，見屍坐廳事如生，或叩頭痛哭，問之，則多濟寧人，饑年食其粥以活者。夜，有兵數十人，挾婦女宿其殯園，見堂皇燈炬，國維白髯絳袍，南面，刀戟列侍，兵大呼，遂不見。亟起，叩頭柩前，避去。

桂王立，諡文忠。長子世鳳，掛平魯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尙寶司卿。世鳳被殺。張存仁自閩歸，百姓數萬遮馬前，請世鵬命。存仁曰：「吾少時卽耳若父爲人，」遂釋之。

論曰：唐魯之議，以南粟閩朔，而不解兵爲正。蓋常其時，受兵者魯，魯一撤兵，卽錢塘不守，仙霞尙安蔽乎？昔人論南北之勢，守江不如守淮。閩之有浙，猶江之有淮也。若楚蜀江粵，皆藉唐王名號。維留土無二王，魯王自當退居重耳之位，諸臣共圖狐趙之勳，大邦維屏，三百年宗盟，不正有賴乎斯日歟。故鄭遵謙之拜疏迎駕，陳函輝之請殺金堡，或激或詭，二者均蔽。獨張國維適老臣謀國之體，石匱書所載，似亦未之審也。（東南紀事）

張國維赴園池死

魯王既登海船，聞國維至黃石巖，因傳命國維邊防四邑。國維至台州，無舟，不能從王，遂回東陽，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大清兵破義烏，親衆勸國維入山，以圖後舉。國維嘆曰：「誤天下事者，文山壘

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日，大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詞三章，自述云：「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念母云：「一腹纖塵不掛骨，惟哀養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銜恩結草同。」訓子云：「夙訓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乘未全身容所生。」

公字正菴，號玉筍，金華東陽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除番禺知縣，以卓異薦，擢刑科給事中，歷吏科，陞禮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崇禎七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先是，巡撫駐蘇州，行文各屬，間一出巡，駐句容。及公時，江北多事，往往出鎮皖口。賊破廬園柵，駸駸有南窺之勢，而安慶素無兵，國初有軍五千三百餘，宣德中徙二千人于河間，懷來諸衛，後又以二千人運糧，三百人入南都，餘丁不足待戰，乃調吳淞戍卒，及徽寧兵往，而海上復告警，公請益募兵千人，比楚黔故事，留新餉給之，報可。復議增馬步二千人，於是皖爲重鎮。上采科臣言，申飭江防，公請募卒千二百人，半戍浦口，半戍鎮江，脩繁昌，太湖，建平，六合，高淳諸城，建敵樓于蕪湖。十二年，海寇焚崇明之東三沙，犯福山及陸崖港口，公設伏擒其魁袁四吳通州等。明年，陞兵工二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會大盜李青山起，山左騷動，公檄之，東方遂寧。十五年，陞兵部尙書。公視事時，則大清已入邊七月矣，乃奏大調天下援師。大清兵深入至山東，淮北，癸未春，載護車牛人口竟去。周延儒出視師，不能一有所創，公乃請告歸，爲言官所糾，緹騎逮下刑部獄。甲申春，特旨赦公，以前官督餉直浙。

公出都，而聞先帝之變。宏光立，授戎政尙書，加銜太子太傅，請建四輔，以藩南京，未果行；復告歸，而南京失國，會陳遼謙等迎立魯王，召公直東閣，而以長子世鳳代總軍事，支撐江上者一年。丙戌六月，大清兵至紹興，公急走歸東陽，赴園池中死。

附記 當緹騎逮公過蘇州，蘇人感公舊德，萬衆擁之，羅拜慟哭，宰牛羊生祭，且拜且哭，獻酒。公從容語衆曰：『予何德于汝，今茲行無傷也，有周相公手書在，非我不禦罪也。』遂受而飲之。及北上，出書呈上，故得免。此蘇人口述，以爲公之快事。東陽義烏屬金華府。（明季南略）

徐石麒

徐石麒，字寶璣，浙江秀水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魏忠賢有調發，多格之。房師黃尊素下詔獄，納囊橐，募金抵誣賊，由是削籍。崇禎立，起南禮部郎中，累遷吏部文選考功郎中，左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凡溫體仁，私人皆庇之，南計不少拘焉。遷尙寶司卿，應天府丞，行尹事。時方裁驛遞，食縮而馬如故，農里重困。石麒計救之，無若召募，且勾胥吏故所乾沒，有餘資，積患頓解。三俊爲刑部尙書，以輕比下獄。黃道周，黃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石麒朝，元且奏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嚴威之下，蔓引株連，九死一生。今又以輕擬深督三俊，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

能事，以鉤距爲精神，非復慎獄之本意矣。」疏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用石麒通政使。時治尙綜核，放棄者多造言語，妄陳端末，納言承行，不給。石麒剖斷嚴敏，告計衰息。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先後二十四人，石麒與焉。稱疾不赴召對，故免陳演之譖。轉左侍郎，署部事，尋卽真爲尙書，言：「邇年刑官擅背律條，嚴文刻深，使吏胥上下其手，僥倖之徒，以賄爲市，干和召愆，其失非細。」因條上附會律文之謬數十事。會清獄，石麒盡心明允，理出冤滯近萬人，貫城幾空。

陳新甲下獄，政府以下皆爲營救，石麒獨言：「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惟後此遼藩廣寧之陷，誅止督撫，不及中樞。故新甲覲引例自寬，不知此例乃天啓間陵夷解紐之政，非祖制所有也。今親藩營刃，百城流血，彗星之罪，未若是烈。人臣無境外交，新甲身在朝廷，輒擅便宜通款北境，辱國無君，莫此爲甚。」上覽疏，新甲卽日棄市。

司禮王裕民，私庇劉元斌，並逮獄，上欲殺之。石麒爰上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終不同。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注，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非臣所敢擅。」入，上竟以內廷欺罔隱微，斬裕民而欺諭石麒。

洪承疇救錦州，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中樞私人，出關督戰，遂大潰，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與援，司官遷延不識，石麒謂：「王樸以倡逃誅，陳新甲以誤國辟，而倡倡逃誤國者安得減等？」諭若麒如律。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琛，熊開元革職。石麒上言：「陛下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選矣。」上不聽。琛等自詔獄改刑部，石麒輕擬，失上意，遂罷。

甲申五月，福藩立，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尙書。時江左草創，自石麒與劉宗周、黃道周出，始成朝廷。而馬阮用事，牽降中旨，餘除不由部推，石麒爭之不得。士英冀以定策封侯，中人韓賢周主之。石麒覆疏：「昔世宗欲封楊延和、蔣冕伯爵，並辭不受。今國恥未雪，豈輔臣裂土自榮之時？俟克復神京，成功大定，加恩未晚。」士英氣奪。又言：「皇考福王殉難，先帝令勳臣黃門，恭視含殮。今先帝梓宮何所，封樹何似，乃遣一健兒應故事，示天下無悲思大行之意，何以鼓舞同仇？」不報。御史黃耳鼎論石麒殺樞臣，敗和議。石麒具陳始末，小人賣國情狀始露，而石麒亦告去。自宗周、石麒去，南都竟敗。

乙酉四月，大清兵渡淮，黃尊素子宗義，勸石麒避地四明山。石麒不可，曰：「馬阮已壞天下，雖智者難善其後，惟有死此一塊土耳。」

會朱大定等謀守嘉興，議奉石麒爲兵主事，未集而敗。閏六月二十四日，大清兵圍嘉興，石麒由村舍叩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請入與城同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陷。石麒朝服縊天寧寺，納其屍槨中，踰三旬始殮，如生。而是時宗周在越城，饑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城外而死。海內高二人之死，能盡其義，爲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美之。

石麒麟清修絕俗，弘長後進，尤急人之難。吳昌時敗後籍沒，力言常事，止沒田產，他爲類免。麟昌時者，又欲實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宗周，縵騎逮問，石麒麟金吾無殺義士，淵得生。出生平強記經史，尤熟明事，章奏精洽，鑿然可施行。

石麒麟年六十八，無子，初以私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後不可私。子惟父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之祖禰而享，告之宗族而信，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人皆可子之證也。傳曰：『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唐王贈少傅文淵閣大學士，諡忠襄。爾穀官御史，與同郡錢稱友善，後並以太湖事牽連死。（東南紀事）

朱大典

閣部金華朱大典，號未孩。乙酉，北兵至杭，退守金華。方國安潰師欲入，先生不許，相持久，國安精銳大半耗於城下，金城得全。以是國安陳師江上，朱師不出，金城一步，祇自料守備之具。至是國安降，欲首先効力，導北兵以大礮攢打。七月十六，城破，屠城，朱合家焚死。（浙東紀略）

朱大典

朱大典，字未孫，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邱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歷陞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督剿流賊。大典饒有才，而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間，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囊橐皆盡，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琛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資募兵，剿寇戴罪。詔許之，得脫歸里。

福藩卽位，起原官，禦左兵上流。乙酉五月，王棄留都，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王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爲城守計。而方國安率士漢散卒，由杭州東渡，擬收馬金華，大典不納。國安縱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燬幾絕。閏六月，越城師起，守道于穎，檄國安江干共事。國安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終魯王在紹興，止一遣其孫入朝，未嘗發一兵至江上。

丙戌，大清兵渡錢塘，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從貝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輦九牛銃，晝夜攻城，大典知不可爲。先數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婢僕各出逃，止推墮愛妾一人及幼女井中，而自走火藥局，縱火死。

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兌之曾孫，在大典幕中。甲申，以萬金託邦璿營幹，中途聞北京陷，卽囊金而歸，自旅費外，分毫無私。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善騎射，城守倚之。及將陷，歸視其妻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尙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君可亟去。』乃以所積金付其子，匿

之民家，候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賚之，自服緋衣縊死廳事。邦璿已知妾死，不歸，急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閣部火藥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爲非計，不如燒之。』武曰：『固也！』少頃城陷，大典至，呼曰：『二將軍何不急走！』邦璿曰：『璿世受國恩，惟一死得隨明公，幸矣！』武曰：『武意已定，願與將軍同日死耳。』大典笑曰：『三人同心，何復不足。但頃見二將軍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計資敵，豈欲燒之方死耳。』大典出火繩桶中，曰：『所見略同。』乃盡出火藥三百桶，堆一所。大典尙有從人十餘，麾之曰：『去！』從人皆願同死，不應。大典大聲曰：『速走！吾將有事。』乃與邦璿、武環坐于椅，投火繩藥桶，頃刻人屋皆燼。大兵逼求大典屍，不得。蓋浙東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三人者。

論曰：張俗言昔年在淮揚，觀見朱大典之貪橫，真如乳虎蒼鷹。後復見其嬰城守禦，破家從忠，繼之以死，又未嘗不歎息其爲人也。夫人固有性之一偏，彼其嗜名義，與嗜財賄，無以異于大典，曷怪焉。然其時大典將卒頗練，又有厚費，不能圖一長慮，而閉門坐斃，其智短也夫。（東南紀事）

朱大典闔門焚死

朱大典，號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歷任巡撫鳳陽，戶部侍郎，及魯王監國，加大學士銜。大清兵至金華，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擊破之，大典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邠，武進人，亦死。

（同季前略）

吳廷璿

金華總兵山陰吳廷璿，字瑞玉，赴火死。先是，吳與夫人傅氏約，城陷以手帕爲質。至是手帕來，傅氏亦自經。
（浙東紀略）

徐日舜

武紳徐日舜，號五人，西安人。向累功至貴州游擊，監國授扼華軍門。城將危，猶巡城，被獲。大罵，穿舌而死。
（浙東紀略）

黃金鐘

金衢兵巡道黃金鐘，七月二十九攻城，八月初二城破，被獲不屈，罵而死。（浙東紀略）

謝□□

浙江 朱大典閤門焚死 吳廷璿 徐日舜 黃金鐘 謝□□

衢州通判謝□□，城破，正衣冠自縊。（浙東紀略）

王之仁

與國公王之仁，號九如。江干事壞，駕船驅家眷入海。穿蟒衣，乘大轎，直入南都。當事使人押，王笑曰：「誰使吾來？吾欲死得明白正大耳！押我何爲？」談笑從容，出入自若，衣冠不雅，有絕命詩二律，一曰：「黃沙白浪起狂飆，力盡錢塘志未消。半世功名垂馬革，全家骨肉付江潮。詩題四壁生如在，大笑秋空死亦驕。三百年來文字重，祇今惟有霍驪姚。」二曰：「通濟橋邊獨步時，圍門驚見漢官儀。欲將鬚髮還千古，拚取頭顱擲九達。死後祇應存劍缺，世間終是有男兒。瓣香拈起寒霜勁，白日含愁不敢悲。」殺於南都大中橋，從事八人亦俱死。時人以大中橋改爲「大忠橋」。（浙東紀略）

王之仁

王之仁，字□□，直隸保定人，太監王之心弟也。累官定海總兵。崇禎十五年壬午，海盜顧榮、廖二掠崇明，知縣守備出戰死。賊將窺江淮，斷漕餉，詔之仁會應撫黃希憲討之。遇賊高家口、大安河，連勝，賊北竄。漕督史可法迎擊，賊復折而南，降于蘇松兵備程珣，之仁功爲多。

大清兵下杭州，之仁初議迎降，既從錢肅樂之約，首帥所部入寧波，會孫德秀兵俱西，東南承平，久長不諱。兵事，諸義師多執袴及市井田野兒，衆疑懼，比之仁麾下過，部伍明整，兵甲犀利，衆心大安。

乙酉，魯王洙越，封武寧侯，晉寧國公，壁西興。江上宿將推方國安與之仁。國安惑于馬阮，擁強兵不能用，縱其下行剽，主客忠苦之。浙西因是守益堅。鄭遵謙、熊汝霖等所合義兵，無敢抗國安。國安兵常陵義兵，獨憚之仁嚴，支吾依附。魯王倚以爲重。之仁惜軍政不一，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歷今半載，逍遙遊戲，便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舟決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會杭人開堰入江，之仁統水師邀襲之江中。是日，東南風大起，南軍揚帆奮擊，碎其舟。

貝勒以重兵下浙江。乙酉五月，江涸，貝勒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軍甌噐。國安遂遁。夜趣紹興，劫魯王南行，江上軍遂潰，獨之仁一軍猶在。督師張國維議挑兵五千，分守諸壘，之仁泣曰：「國安壞天下事，今生兵數千萬在北岸，旦晚畢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常速爲計。」國維追從魯王去。

之仁度事不支，乃載其妻妾子女婦孫共一大舟，沈之蛟門。獨至松江，賊寇登陸，百姓傳駭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特來就死。八月二十四日，死西市，時人皆爲泣下。

論曰：鄭遵謙無淵謀長慮，遭國大變，江干臨敵，尙不廢聲妓，故積爲鄉閭所輕。然以全盛南都，將相師濟，長淮爲邊，未終一莽，邦其淪喪。紹興遠介東表，雅無備禦，遵謙肉袒挺劍，八郡雲合，繁名號亦訖一年。唇齒江

廣，屏翰閩浙，此顧可忘所自哉。劉穆雅量有儒臣風，父子一心，同死兵事，謀雖不就，不可謂不幸矣。董瑒評江東人物，官兵將領以王之仁爲首，義師則熊汝霖爲首，蓋其心之剛烈，餘子不如云。（東南紀事）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爲戶科給事中，直諫有聲。貶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論廠衛告密之弊，及阮大鍼不當用。馬士英忌之，歸里。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劉宗周。乙酉，南都潰，潞王監國杭州，大清兵且至，宗周趣守道于穎，守紹興城，而寓書招汝霖餘姚，未得相聞。旣而杭州降，事益迫。宗周復令諸生張應燁往說穎，使聯絡汝霖計事。穎疑未決。汝霖報書：「先生誠用霖計，立宗王之才者，藉援未拔，推轂方藩。今閩兵數十艘，見屯蛟川，撤令移泊錢塘東岸，敵必不敢問渡。更泝徽寧遼左兵，擣虛建業，彼必退而內顧，東西同膽，恢復可圖。」宗周趣之曰：「門下有意，高皇一線，請急入郡。」

六月十九日，通判張懷齋版諸生蒼老，奉牛酒渡江，輸降。大清招撫使至，汝霖謀爲邑人所覺，避之山中。閏六月八日戊子，宗周不食卒。其明日，孫嘉績起兵餘姚。又一日，鄭遵謙起兵郡中，斬懷及攝，會稽令彭萬里。汝霖募兵寧波，來會嘉績，合軍西陵。

初，宗周臨終，謂門人曰：「我緩死，以爾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彌留猶取几上硯書一「魯」字。

汝霖叩靈牀，慟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於王事之以死。」比方國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魯王以海監國，從宗周志也。

汝霖已渡西陵，札喬司進至海寧，召父老諭以國亡君殉，三百年澤不可負。聞者感動，拜轅門，至萬人。以邑進士俞元良指揮，姜國臣主海寧事，忠義響應，所在皆稱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

七月八日，海寧復陷，元良戰沒。閱月，國臣復聚潰衆，入守海寧。前定番總兵汪傾德，集兵萬人，雙林、請師期，使移札塘棲。八月五日，遣副將趙清會義與將鄭維翰，赴黃天蕩，繞敵背。前鋒黃岳，參將諸盧崇、邵應斗，四百人伏海塘。監軍道孫嘉績，北洋總兵張名振，並置伏兵，斬首六十級。維翰兵不進，清被矢，死亡十餘人。十六日，還喬司，汝霖營于中，嘉績營于東，錢肅樂營于西，遣盧崇、壽胤昌抵牛頭寨，焚敵營。百騎突出，都司張行龍戰甚力，騎東去。邵應斗接戰，北軍大至，綴三將，以數百騎趣汝霖。清兵胡陞發大礮，斃七騎，騎東衝孫營，孫營礮炸，遂敗。爭舟墜水，汝霖馳刀砍之，不能禁。諸生趙之堅，奮長刀，殺六人。參將盧璋新至，亦奮擊，敵辟易，簇騎攢之，與孫光祖、周宗鎬、胡陞各被數十刀死。汝霖大呼船兵再上，矢及身，帳下強掖下小舟，知戚死者數十人。

九月，諸帥相見于小甌，議大舉，朝以九日會龍王堂。風雨阻潮，皆失期。汝霖獨帥所部至六和塔，助王之仁戰于江，大礮殺傷甚衆。之仁兵登岸焚寨，執馘，薄暮乃歸。十二日，再戰牛頭灣。時軍饑不繼，人心離阻，之仁營有逃者。汝霖上言：「臣四月江舟，風雨飢勞，遂膺腹疾。自小甌至西興，延袤六十餘里。彼方備舟喬司，潛謀

徑渡。臣及嘉績標卒，兩家不過千餘，緩急何以防禦？之仁一腔肝膽，心力相遠，宜溫言諭留，勉圖後效。朱大典部內火器最精，原任總兵尉允昌，文武兼才，豈合投閒諸賢？救卽統大典兵江上。海寧新令已至，宜令張名振速渡，以固浙東門戶。名振違令，竟歸石浦。

福州詔至，內外欲開讀，汝霖泣阻，不聽，避之小壘。魯王下令返臺州，汝霖疏留，以爲：「今日之事，殿下宜力疾江干，檄閩師刻期來會，使浙西克復，仍藉廟謨。唐王親來，亦當心折。若戀戀宮眷，遽返旌旄，思爲退保之圖，久成日蹙之勢。傳之海內，未爲克讓。又臣標參將張行龍，以臣令回籍臨平，圖結義兵，夾攻內應。其家丁陳，入杭偵聽，聞已具舟，旁結草人，思賺我火器。而寧鹽義士沈、查、繼、美、陸、鳴、時等，同時具來，言起兵家難狀。徐出啓疏，以近日嘉湖鐵騎，盡返武林，但得精兵數千，直擣嘉興，斷其往來餽道，杭城自成坐困，勝于今日阻。江索戰。我客彼主，勞逸相萬。乞優遷竅等，以彰激勸。若王必欲東歸，臣亦惟就海島死耳。」魯王手敕褒美，比之韓愈，乃不果行。

十月，汝霖移泊龍王堂。又疏：「今日會稽隙地，竟作京雒規模，諸臣之薪膽未嘗，末世之稅政悉踵。內員出司軍餉，外戚入典禁兵，驍卒闕于街衢，青衿譁于殿陛。行間文武，動以朝政爲辭，文其退縮。惟殿下奮然更始，副遠近之望。」十五日，汝霖揚帆渡江，奪遵謙所失大舟以歸。十八日，又進軍，部將魏良、黃麒、吳彪先登，北騎六百伺南軍濟，突擊，良等且戰且退，汝霖親督軍中乘小舟對射騎，死百餘。諸生錢振宗，死者亦十餘人。

汝霖麾下，多農井新募，徒以忠義激厲，在浙中凡一載，大小數十戰，累遇敗覆，而志氣不惰。雖方王驕將悍卒，皆畏待如神明。陳萬良、沈羽、嚴結、塞塘、棲臨、平間，汝霖欲得其兵，取北關，遣張行龍招之。萬良受書，泣曰：「久望熊督師，無途自達，乃今江東亦知有吾輩矣。」後萬良西行，復城邑，大清兵斷其後，不得出，死于門中。

丙戌六月朔，浙河新潰，汝霖扈魯王，沿海南次長垣。時唐王已走死，閩地內附。魯王以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因鄭彩抵福州，軍聲大振，八閩皆詣汝霖，請劄起兵。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魯王在閩安鎮。鄭彩專橫，汝霖每折以禮。定遠伯周瑞惡于彩，汝霖稟擬右瑞，彩故忌人心歸汝霖，因是積恨。又與遵謙爭商船，恐其襲己。會汝霖休沐，琅琦、彩裨將李茂守琅琦，與汝霖奴子爭口，熊、鄭兩家院夕相間遺，茂以告彩，曰：「熊、鄭將爲難。」五月十七夜，縛汝霖并幼子投海中。越三日，殺遵謙。凡越中建義者，皆盡于彩。惟嘉績以丙戌六月死于舟山，汝霖之死，後嘉績蓋二年矣。

熊汝霖傳後

汝霖初知同安縣，有強直聲。嘗渡海收紅毛於廈門，入爲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疫，飢人多死，米石直銀四兩，轉運不至。出給事中七人，分行督漕。汝霖當上江，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民不病。時上意廷臣儒頓，不次拔授，左官外附，競張空虛媒進。汝霖以量才不如覈勞，破格壞典，不足以得非常之人，祇爲倖

階。一切敍功御覽名色，皆宜報罷。保舉大將，必連舉主，庶杜債帥之門。事勢艱危，倚督撫爲成敗。因條列關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緒，鳳督馬士英，保督侯恂，順撫潘永圖，宣撫李鑑，秦撫蔡官治，皖撫黃配玄，保撫楊進才，守俱弱，合令量力自陳。且襄藩南陽淪陷，驚震天下，而兩撫晏然，功罪不明，何以懲後？又力言孫傳庭不宜速戰，禍敗皆驗。

大清兵略山東，京師戒嚴，汝霖分守齊化門，召對，「行間諸臣，望敵百里，未有一矢加遺。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師不用命，將不用兵，督師之肉，其足食乎？」姜琛，熊開元下獄，劉宗周去國，皆極諫。尋追論楊嗣昌，譏及執政，上竟惡其切直，降福建按察司照磨。

南渡，起吏科給事中。上言：「諸臣爭誇定策，罔志復仇。處堂鬪穴，始之武與文爭，旣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體。阮大鍼之起，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四鎮每鎮餉六十萬，額必不供。卽倣古藩鎮，亦當建牙大河以北，何遽藩籬堂奧，孤海內興復之望？」光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惟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丁茲天步艱難，正宜大開文網，推誠布公，使人人畢忠效節，胡得尙沿斯弊？」馬士英恨新建，使門客朱統鏤造飛語于朝。汝霖言：「么麼小臣，爲誰驅除？指使不理通政，告密飛章，內外交通，神叢互借，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請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任隆武臣，而叛降跋扈，曾無一戰。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兩端。超

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矣。」

南京雖立君，未嘗一事設施，而汝霖與祁彪佳、章正宸、吳适等，猶能強諫守職，推論善敗，不失朝章士氣，然卒格不用，以門戶覆國。（東南紀事）

孫嘉績

孫嘉績，字碩庸，浙江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廢，嘉績覆疏不可。起潛恚，侍上觀德殿閱軍器浸毀，下獄。學士黃道周亦廷杖入獄，襍被藥物，俱不得進；嘉績移服用奉之，且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頌道周，上加怒，察獄中與道周通者，衆多說辨，嘉績獨曰：「昔黃竊受經，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復何諱？」刑部尙書徐石麒，雅識嘉績，清獄出之。踰年，起九江道僉事，未之任，國變。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東，寧紹望風迎附。閏六月己丑，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爲馳道，扶役者，役者反扶攝官，衆譁不能定。嘉績乘衆怒，遂斬攝官，邑神邵乘節、陳和才，諸生呂章成、沈之泰、邵應斗，率里中從者數千人。孫氏自燧以來，代以文章忠孝顯，受累朝恩最深。至是建義，士民無不踴躍，便欲推嘉績爲盟主。辭曰：「舉大事將須其人，熊雨殷有執持，識兵勢，當共請其約束。」會汝霖募兵自寧波至，邑人大安。

魯王監國，晉嘉績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視義師。轉戰喬司，西與親受矢石，號孫熊兵。臨敵則汝霖當先，嘉績繼之。餓不給則毀家產佐軍。每對賓佐泣曰：『身先人餘也，義同國存亡，惟懼事不集，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由是聽者感奮。嘉績舉宗報國，文士知故，爭爲之死。

浙東本以汝霖，嘉績首義，營立行朝，亡將潰兵，因弛荷擔，後來益衆，客反居上。方國安擁重兵，孫熊嚴意與同濟難。國安道遙殊無意，一年之中，糜餽數百萬，皆出八郡民。貧富交盡，卒以是敗。丙戌六月，魯王移蹕舟山，嘉績以軍從。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山。子延齡，從蹕南，至中左所。大兵入餘姚，焚嘉績祖如游第。後二十八年，延齡子訥，渡海求祖父槨，得于狀元張信墓道，歸葬。（東南紀事）

錢肅樂入海

錢肅樂，字希聲，號虞孫，浙江寧波鄞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太倉知州，嘗兼攝崇明崑山兩邑事。年饑，崑山貧民相聚掠富家，公捕倡亂者，杖殺之，邑賴以安。壬午，入爲刑部員外，尋丁艱。乙酉，南京破，因遂與陳遠謙、孫嘉績、陳函輝等，會師江干。浙直歷授公僉院，副院，少司馬，皆辭，戮力軍中者一年。丙戌，錢唐失守，公攜家入海。閩中復授公副院，公至，則延平已破，復遁跡海島中。丁亥，鄭彩治兵海上，福建起兵，公復以掌邦政召，乃與熊汝霖、馬思理、沈宸銓、林峯、吳鍾巒等，協力任事。戊子，加開銜。公見國勢日蹙，藩鎮騎悍，憂憤成疾，卒于海外之

瑯琊山。遺命以先朝員外冠服殮，故仍稱員外云。（明季南略）

錢肅樂

歸。
錢肅樂，字希聲，浙江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以廉清爲張溥、張采所重。遷刑部員外郎，丁外艱。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東，肅樂大會紳士城隍廟，痛哭議舉兵。謝三賓不欲，移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使以兵威脅舉兵者。之仁陳兵入郡，反合肅樂，三賓悵然。當孫熊已起餘姚，甬西道通，遂進軍紹興。

魯王監國，晉肅樂右僉都御史，陞右副都御史，轉戰喬司及牛頭灣。時馬士英、阮大鍼亡入方國安營，陰制行朝之政。里非邪狺，多緣舉義，推戴呈身。部覆臺彈，猶沿舊習。富家輸餉，動加榜楚。內侍客鳳儀，外戚張國俊等，氣傾中外，咫尺大敵。而越城哀衣寬帶，歌讀宴會如平常。肅樂條列其弊，不能用。及浙河師潰，浮海隱于福州之化南。魯王次左所，復入覲。

丙戌十月，魯王在長垣，肅樂擬詔預頒魯三年戊子曆。浙閩全陷，舊人如劉沂春、吳鍾繹，皆遜不起，肅樂移書責之，乃就道。唐王遣臣稍稍引出。明年戊子，魯王次閩安鎮，晉東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不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

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彩聞銜甚。是年五月，汝霖爲彩所害，肅樂憂憤，疾動而卒，年四十三。贈太保，諡忠介。

初，肅樂請挑敢死士盡配彩，則兵力一，竟以彩故死。繼肅樂相者，慈谿沈宸荃，字葵中，與從叔履祥，皆成進士。履祥入海，被執，不屈死。宸荃從魯國次南日山，覆于風。從鄞人屯兵浙海，死義有張煌言。

論曰：嘉積子延齡，自閩海歸，言魯王入閩事頗悉。四鎮兵受命南征者，散守閩郡邑，鄭彩以重兵攻之，皆乘隙，語外人曰：吾故明人，豈無意？但鄭彩剽殺，非吾帥；得熊吏科來，即釋甲耳。汝霖肩與屏從往，衆不信；有故識汝霖者，曰：果是也！喜，羅拜。城上開門降，凡得新附二十萬人。常是時，使汝霖能布其威信，率之守戰，豈獨八閩可全，嶺以北亦可出矣。顧乃分隸諸將，致義士解體，驚帥益勢，事無成而身隨喪，可悼哉！昔顏真卿以軍權移于賀蘭進明，仁柔之過，儒者有之。然叢爾越州，孫熊協心，孤撐一載，卒不負其言，而同死島上，比于宋之文陸，義何忝焉。肅樂欲依彩成功，亦坐短智。而議者謂與殺汝霖之謀，不可不爲之白也。（東南紀事）

陳潛夫

陳潛夫，字玄倩，浙江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陛見，陳恢復策，爲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潛夫前在道，私謁，無人臣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

上書願假臣兵五千，直渡海寧，斷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三百餘人，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小赫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爲忠臣，爾爲烈婦，相保泉下，無悔也。』同上化龍橋，赴水死。（東南紀事）

陳潛夫闔室沈河

太僕寺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沈河死。陸培與潛夫皆杭人，諸生時，同盟相善，後有違言，遂相仇，尋俱入仕。大清兵至，潛夫死，培居家，聞城降，卽自縊，兩人卒同殉國，人咸稱之。（明季南略）

鄭遵謙

鄭遵謙，字履公，餘姚臨山衛人。父之尹，進士，官山西提學僉事，徙家會稽。遵謙少爲諸生，任俠，鬪雞擊劍，不爲繩墨之士所禮。始與東陽許都交好，都蓄異意，遂與絕。自南都多故，遵謙陰養健兒，市好馬，意指莫測。奄人屈尙忠逃至越，遵謙答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凡係逃官，皆可殺也。』郡人義之。

杭州失守，遵謙決意起兵，之尹屢禁之，不可。乙酉閏六月辛卯，結郡中少年劉翼明等，合衆水神廟，告以國難，衆皆哭。遇會稽令彭萬里受新命歸，招搖過市，衆怒，殺之。清風里。遂攻郡署，獲署守通判張懷，傳首。卽日

撤守道于穎，以五百人西扼錢江。詰明，遵謙戎服坐新司堂，悉召縉紳入計事。自吏部尙書商周祚以下，皂衣由角門入，遵謙立語舉兵赴難狀，咸捧伏，莫敢正視。士民環轅門呼曰：「鄭將軍今爲國，諸公視受大祿，有貳議者，劍斬之。」是日禡旗，餘姚孫熊之使者已至，遂斷江流，聲震杭州。

魯王拜遵謙義興將軍，合技勇出屯小廬。朝議分方國安，王之仁等爲正兵，遵謙、孫熊等爲義兵。義兵新募，多市井農賈小民，不素練。正兵常陵義兵，食正饒，飽嬉江頭；義兵則食義饑，率告轍富人，常乏食。客將陳梧、高鶴鳴等寇鈔越城餘姚，一年之間，公私交盡，百姓愁困。

八月廿五日，義兵渡江，遵謙戰甚力。副將鄭維翰抵太平門，被砲死。九月，及督師汝霖、武寧伯之仁，期會龍王堂，旦大風雨，阻潮，遵謙後期，之仁等獨進，大有斬獲。十四日，陳潛夫、張名振敗於觀音堂，遵謙亦失利，夜歸小廬。冬，魯王勞軍西興，以遵謙首義，特封義興伯。丙戌三月初，杭州開堰放舟，遵謙從之仁迎擊，獲鐵甲八百，與軍資。五月，師潰于江，遵謙將家屬浮海，從魯王至舟山。

大清兵入紹興，之仁死。魯王南次中左，諸臣家琅琦，晉遵謙義興侯。鄭彩專政，以同姓弟畜遵謙，使領陸兵牛田。閩鄭氏以商船富，遵謙強取二船，由此交惡。及彩殺大學士汝霖，遵謙恚形言色，彩故扑部將吳輝，使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達，遵謙信之。過輝船，被擒，輝伏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斲養，殺我豈出汝意，而漸相避乎？」輝出，就求隻雞孟黍，奠汝骸，跳海死。

其妾金四姐，故倡也，以殺婢下獄，遵謙破千金出之。遵謙死，四姐束裝象彩，每節斬髮哭，并沈海中。軍中慕其義，稱金夫人。始與遵謙同起者，有劉穆。（東南紀事）

劉穆

劉穆，字公岸，浙江山陰人。貌修偉，善大刀及射，寬而愛人。崇禎中，以武進士授上海把總。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補應天副將。穆雖爲將，家貧，推食食士有氣節者。邑人劉翼明，餘姚邵應斗，蕭山朱伯玉，從知府于穎轉連南都，穆深結焉。

乙酉五月，南都敗，歸里，與穎及鄭遵謙謀匡復。聞方國安潰而東，抄掠寧國，廣德，可急撫爲用。穆身往迎之。未還，遵謙已起郡中。武進士沈振東說遵謙，悉取江北船，繫南岸，由是杭州兵不得渡。國安至，義師亦集，王備物典策，築壇西興巔，拜國安大將軍，封鎮東侯。諸帥橐鞬列山下，以次上，旌旗數十里，戎卒十萬，發令聲動江谷，杭城望之震駭。浙東軍倚以自強，由穆始議也。

穆封威北伯，受王之仁節度。明年丙戌，晉侯爵，用翼明左軍都督。翼明亦善大刀，忠果敢戰，嘗爲軍鋒。國安愛翼明才勇，欲請致之，翼明不肯，曰：「吾終不負威北恩。且同國事，何分彼此？」穆深得將士心如此。

穆子九，短而悍，有膽義，得徽人畢昆陽槍術，穆自以爲不如。及兵起，九槍所向無敵，戰于清風嶺，獨殺銳

兵數百人，應槍輒倒。縣騎益集，合圍取九，亂斫死，南軍爲之奪氣。乙酉六月，穆東奔舟山。是月六日卒，葬于岑港口。（東南紀事）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擣，直隸保定人，寧國公之仁從子也。崇禎丁丑進士。游高唐州，會大清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軍圍高唐，州守以銀杠且晚敵物，不若鬻，免一州士女屠戮。正中與押狀，事平論死，數年得出，除知長興縣。

浙西失守，避地紹興。魯王蒞越，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知餘姚。餘姚當紹寧山海衝，軍將往來剽奪，市販朝得割付，暮入根括民舍。正中設兵彈壓，約各營取饌必經縣，否者以盜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擄掠鄉聚，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黃宗羲力爭，梧見殺，蓋衆怒，正中無罪，乃止。張國柱掠定海，乘潮而西，縱兵入姚城，圍大姓，正中計折諭止之。田仰，荆本徹先後蔽江下，皆帖息去。一年之中，屢經悍將，而邑免大禍，民戴之如父母。陞監察御史。

正中短小敏練，喜任事，而措置甚大。益募驍勇將，從海道取海寧，海鹽，通浙西路。于是尙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主事吳乃武，皆自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連于武林，北門藉無恐，隱若敵國。又通律呂星象，壬

道，喜讀實用書。乙酉冬，進魯王丙戌年曆。及敗，逸于民間。姚邑遺民沈國模、史孝咸、韓孔常、陳天恕、呂章成、邵會可等，咸共往來。深衣幅巾，假醫卜續食。大清康熙六年八月，卒于山陰之陳常堰，年六十九。（東南紀事）

于穎

于穎，字灑長，江南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主事員外郎，知西安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截江之役，陞按察副使，分巡寧紹道。問道歸里，杜門終老。穎在紹興，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東南紀事）

于穎

明于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出知順德府，移四安，以事罷。尋起復爲工部郎，授紹興知府。越人重水利，前守築三江應宿閘，而越水治。然閘在下流，能禦潦而無以處旱。崇禎末苦旱，左都御史劉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壩，更於麻谿壩之上流，通穿山閘，潦則閉之，是爲良策。而蕭山愚民，挾形家言阻之。長吏諮於穎，穎曰：「劉總憲言是，捕蕭民之梗令者杖之。」事得集，雖大旱不爲災，民復翕然誦穎。乙酉遷分巡甯紹台道，馬士英挾太后入浙，宗周泣曰：「非斬士英，無以收旣潰之人心。」穎於是再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泣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乃止。偕宗周歸，結能汝霖輩，共起

兵，而清兵已至杭。宗周絕粒，穎亦馳入雲門山觀變。紹興通判張愷以城降，會鄭遵謙起兵，斬愷迎穎。穎馳回望城哭，城中人呼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先是穎密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至是絡繹率衆至，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煒，前職方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穎乃操小舟西徇蕭山，新令陳瀛出謁，執之，焚招降榜，鳴鼓誓師。大集都亭，時閏六月旬有三日也。芻夕，以五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蕭人沈振東爲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清兵割西岸，無所得船。穎率衆登岸大噪，遂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尋清兵拽內河舟百餘，木簞填土擬渡，穎遣死士陳勝等擊沈之。風起潮湧，簞盡漂，各營鈎致以爲用。時以爲神助，穎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濟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比海寧兵起，而富陽爲降將郎斗金所據，遣副將劉穆夜襲之，餘杭之道得通。故餘杭令邱若濬，故瓶窰副將姚志偉來會，穆乃駐師清風亭爲聲援。清兵突至，破富陽，穆子肇勳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并力以禦，穎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自此始也。魯監國晉按使，行巡撫事，旋進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一軍，守漁浦。時諸軍交訐，爭兵爭餉，穎支柱其間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於潭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而諜言，清兵自海道至，命移軍三江口，江上師潰，航海扈從不及還京口，以黃冠終。（明遺民錄）

張鵬翼見殺

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爲大清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順，遇害。（明季南略）

王瑞構自縊

王瑞構，字聖木，溫州永嘉縣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原官兵部職方郎。大清兵陷溫州，貝勒下擢用之令，乃集先世遺像，親爲題誌，且拜且泣曰：「死見先帝，卽歸膝下耳。」遂與姻友會酌，悲歌盡權，已而入戶縊殉。

（明季南略）

諸臣殉難

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兵部主事葉汝蘇，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沈水死。諸稽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煒，俱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覆，朗聲誦佛經死。（明季南略）

方召口

江山知縣方召口，直隸宣城人，平時轎前兩牌，云：「不愛錢，不惜死。」北兵至，正衣冠拜闕，懷印投井死。
(浙東紀略)

方召

方召，字虎鄰，宣城人，爲諸生，貧窶失志。明亡，山谷兵起，召輒集鄉里，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閩浙間者，脫身走從之，授兵部司署務衢州江山縣事。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誓父老，寬征歛，自謂官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騎使，毋暴民，毋橫索廚傳，民呼真父母。時清師定浙江，金華府久抗不下，屠其城。師次江山，人皆震恐。召謂事已去，毋徒殘民，許父老迎師，而肘繫其印，冠帶北向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井死，丙戌八月七日也。在縣僅二十九日，出窆尸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今置亭井上，曰：「冷香亭。」蓋縣齋之西偏也。晝夜常形見，官爲位祀於署。民像祀於廟，左右二楔，大書：「不愛錢，不怕死。」蓋其視事時，常牌書此六字，出則使人負以前驅云。墓在城南景星山，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方公之墓。」康熙七年，同里施閻章過江山，至井所，弔以詩曰：「灌竹寒泉迥絕塵，爲全黎庶

不全身誰知一月江山令，竟作千秋俎豆人。」（施閻章愚山集）

劉宗周

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字啓東，號念臺。六月十三日，北兵至杭，廿三日，絕食；廿五日，乘舟入鳳林，投西洋，救不死；遂詣辭先墓，暫息靈峯寺。北使以書幣聘，劉口授答書曰：「大明孤臣某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譏名教，取玷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原書不啓投還。」自此勺水不入口，作絕命詞曰：「信國不可爲，儉生豈能久？止水與壘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奉高，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又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又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遺命下瘞，暨牌於墓道南，顏其額曰：「有明念臺先生藏衣冠處。」口宗周婦口氏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淚下曰：「吾生平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先生爲遺腹子，母守貞而終。）不忍出諸口也！」已而曰：「胸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王！」絕食久，後子洵泣請曰：「尙有未了事否？」先生曰：「他無所事，孤忠耿耿！」又命洵曰：「汝停我於山，當於三年後葬。」洵問之，先生曰：「先帝梓宮尙未落土。」（示致喪三年之義）門人環侍，歎曰：「學

問未成，命賴諸子，爾曹勉強去！閏六月初六日，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北首臥。示北向對君之義。初七日，命取几上筆硯，書魯字。初八，傳言投見鄉紳歸。先生聞之，太息齧齒者再。戊刻氣絕，雙眸炯炯，雖殮不瞑。（浙東紀略）

劉宗周殉節

宗周，字啓東，山陰人，學者稱爲念台先生。聞潞王降，方進食，卽命徹之。越城降，朝於祠堂，出避郭外。諸生秦祖軾上書，以袁口口謝故事解之，答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則尙有望於中興。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君臣之義矣，猶曰吾越爲一城一旅乎，而吾越又復降矣。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士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爲死也。若少需時日，以待有壘山之徵聘而後死。壘山封疆之吏，非大臣比。然安仁之敗而不死，終有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尙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不決耳。我又何戀乎？今謂可以不死，可以有待而死，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係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壘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宗周不食久，渴飲茶一杯，精神頓生，曰：「此後勺水不入口矣！」宗周謂門人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曰：「雖聖賢處此，不

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或傳金華建義，先生宜不死，宗周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閏六月初八日卒。前後絕食者四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弘光實錄鈔）

劉宗周

劉先生者名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也。嘗講學戴山書院，告學者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學者皆稱戴山先生。其少孤，以年二十三舉進士，丁母憂，三年服闋，選人，請終養，大父母居喪七年，始赴補。時朝中方與東林爲讎，遂謝病歸。天啓時，起官，以劾魏忠賢削籍。崇禎初，召爲順天府尹，數言事，莊烈帝以爲迂。居一年，復謝病歸。其後再起，再罷，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爭言官姜琛，熊開元下獄事，斥爲民。而海寧舉人祝淵抗疏請復故官，先生曰：『子爲此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淵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耳！』遂從問學。先生自歷事萬曆，天啓，崇禎三朝，多所建白，其言關天下之要，然皆不能用也。莊烈帝惡言官爭執不已，輒廷杖，先生立朝侃侃，獨免於此。莊烈帝崩，走杭州，請巡撫發喪討賊，不應，自募義兵，將起，而福王立，起故官，以爭魏忠賢黨阮大鍼之進退，繫江左興亡，不聽，告歸而南京亡。

其六月，杭州不守，溧王降。先生方食，聞變，推案而起，謂門人曰：「昔北都之變，以身在田里，且有望於中興而不死；南都之變，猶冀繼起有人。今吾越又降矣，不死尙何待乎？」門人張應煜曰：「然降城中亦非先生死所也。」先生瞿然，遽移出城，遂絕食。始猶進茗飲，其後勺水不入於口，與門人問答如平時。至二十三日而卒，年六十八。門人周之璿，負遺書，與先生之子洵，避兵山寺中，事定，乃還。（明亡述略）

劉宗周絕粒死

劉宗周，字啓東，紹興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三十三年授行人，先後以母喪及養祖里居者十餘年，始補原職，尋充冊封益藩副使，歸陳宗藩六議。四十一年，疏請修正學。明年，復謝病去。天啓元年，起爲禮部儀制司主事，劾魏忠賢客氏，坐奪俸半年。二年，遷光祿寺丞。三年，遷尙寶司少卿，尋改太僕寺，告歸。四年，補右通政，力辭，上怒其矯情厭世，革爲民。崇禎元年，召爲應天府尹，二年三年，以疾在告，復上言除詔獄，蠲新餉，爲祈天永命之本。上方憂旱齋居，責其不修實政，徒託空奏，公遂堅求去，許之。八月，召爲工部左侍郎，言曰，上言時政云云。上曰：「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會體仁捐俸市馬，公言不敢懷利事君，得旨切責，遂引病求罷。既就道，聞大清兵自昌平深入，極論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并及刑政舛謬數事。上怒，以爲比私亂政，革爲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陳聖學

三驚，以切劘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請中筋憲綱，復書院社學，罷詔獄，從之。會當大計，發中書某爲人行賄事，寘之法，一時風紀肅然。已而京師復被圍，行人能聞元，劾奸輔誤國，觸上怒，下獄廷杖，公力爭于朝，坐免官。十七年，南京再造，起原官，公力詆時政，馬士英、劉澤清等欲殺之，遂力請致仕。明年，大清兵至杭州，公與同郡郝彪佳約舉事，不果，彪佳先死，公絕粒二旬，以六月八日戊子卒。有絕命詩曰：「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塔秦嗣瞻詩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壘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政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公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嘗以出處卜國家治亂，而終以節見。悲夫！其論學也，以爲學者學爲人而已。將學爲人，必證其所以爲人。又作紀過格以相糾考，立古小學，每日生徒會講其中。嘗與高忠憲攀龍，往復辨論，忠憲以爲畏友。郝彪佳曰：「公之奏疏出，可廢名臣奏議。」人以爲知言。子名灼，遵遺命，不以詩示人。（明季南略）

高宏圖不食死

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中，逃至野寺，不食死。（明季南略）

張煌言殉節始末

浙江 劉宗周絕粒死 高宏圖不食死 張煌言殉節始末

張煌言字元箸，別號蒼水，崇禎壬午舉人，與錢肅樂起事寧波者也。紹興既破，煌言收餘衆竄海上，往來舟山廈門間。順治己亥，鄭成功內犯，以煌言爲前鋒，其自序略云：「余自乙酉倡義，距今十五年，棲山踏海，艱苦備嘗。其間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洲，儀徵，師徒單弱，迄無成績。今歲仲夏，鄭延平全師北出，以余熟江上形勢，推督前部。時敵於金焦間橫鐵索絕流，夾岸列西洋大礮，守禦甚嚴。余引舟入江，乘風溯流而進。方過焦山，風急甚，急叱舟人斷索鼓棹，兩岸礮轟如雷，彈飛若電，同隲百艘，得至金山，十七舟而已。翼日，延平克瓜洲，將濟師儀徵。余請獨率標下直搗觀音門，以制留都之援。將至儀徵，吏民費版圖來迎，鶴首所過，一二遺老皆具瓣香相送。次進六合，得報，知潤州已下。余意延平自陸逐北，不三日當達石頭；不料仍由水道，海船行遲。余抵觀音門，再越宿，見陸信杳然，仍移泊江浦，發輕舟，先上蕪湖。比延平至，達七里灘，方與余商略攻建業，而上流捷音至矣。延平以蕪湖咽喉之地，屬余統本轄戈船往赴。臨發，余謂延平：「師久易生他變，宜乘朝氣，分兵襲取旁郡，使金陵爲孤注，然後以全力搏之；不可先挫銳於堅城之下。」延平唯唯。七夕，余至蕪湖，傳檄郡邑，致書縉紳，大江南北來歸者數十城。四方豪雄，往往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既降寧國，方謀直取九江，不料延平忽棄余言，不急進攻；又師無紀律，敵人攻瑕，竟至大敗。余既得報，猶口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故且退治蕪湖，彈壓上流。更不料延平膽怯，怯瓜洲棄之而走矣。余時進退維谷，不得已西趨鄱陽，欲號召九江義勇，爲再舉計。奈人心已散，師潰兩陵，棄舟登陸，追兵至，突圍得出；顧視左右，止一僮自

隨焉」其自錢如此。

煌言既脫，易服變名，自英霍山中遁入天台，間關百折，得還海橋，樹蠶鳴角，舊衆稍集。聞鄭氏新得臺灣，兵勢復振，遣客羅子慕說之出師，成功不應。未幾，成功死，煌言益無所向，乃散遣其衆。海中有島名懸嶼，荒僻無居人，其陽多汝港，其陰皆峭壁，煌言與親信數十人結茅其下。而風帆浪楫，出沒台寧間，莫有知其處者。又畜雙猿以候動靜，舟未至二十里，卽猿鳴木杪。後因乏食，遣人至普陀告糴，蹤跡始露。舊校某利賞，以夜半從山後懸藤踰嶺而入，執歸寧波，乃賦絕命詩曰：「海甸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桐江只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魯戈莫挽將顏日，敢望千秋青史傳。」又甬東道上詩云：「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來浙路，怒濤豈必是鷗夷？」後戮於杭州，埋骨於南屏之陰。（鹿樵紀聞）

張煌言臨難賦絕命詞

張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于鄉。魯王監國，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師潰，泛海。己丑，從魯王居健跳。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監國退舟山。張名振當國，召以所部入衛。時鄭成功縱橫海上，遙奉隆武爲號，於監國則修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名振軍爲衛，成功因之加禮。煌言極推其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真純

臣也。』成功亦言：『公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迨後勢孤力竭，與心腹十餘人，將至普陀，落伽山祝髮爲僧，內一人欲降大清，遂私見浙江趙部院，趙曰：『汝欲爲官，必先建功爲進身地。』其人以某日張煌言至普陀，遂率師擒獲。公方山見趙，略敘寒溫，蓋趙曾入海與公會者，只論海中事，降公之意絕不談。久之，趙始曰：『公若肯降，當貴功名可致。』公正色曰：『此等事講他恁的，在小弟惟求速死而已。』趙知公意不回，遂館公，疏聞，廷議有謂宜解京斬之者，有謂宜拘留本處者，又有謂優待以招後來者，久不決。部覆云：『解北恐途中不測，拘留慮禍根不除，不如殺之。』臨刑時，挺立俟死，乃曰：『陣上交鋒被獲，死亦甘心，今如此死，于心不服。』作絕命詩四章，衆競傳之。方殺時，刀折爲兩，成大異焉。其詩曰：『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閩統屬干闞。』江只繫嚴光鼎，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買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人臣事，何必千秋青史傳。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咲蕨薇。雙鬢難堪五嶽往，一帆猶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挪揄一息尙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復望臣靡興夏祀，祇憑帝眷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附記 常鄭成功趨圍南京，張煌言一軍抵蕪湖，令甚嚴，一兵買麵，價值四分，止與十錢，店主哄起白張，張問兵曰：『該有之，時無錢耳。』張曰：『汝食大糧，何云無錢？將藍旗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縛兵，兵問

故曰：『張爺令斬汝。』兵大驚曰：『吾罪豈至此乎？容吾回稟。』張曰：『吾有諭在外，卽一錢亦斬，況四分乎？』遂斬之。諸軍肅然，秋毫無犯。商舟數百隨張，張俱給一小旗，白心元色鑲邊，擊舟前，軍士望見卽呼曰：『此船板張爺船也。』賈舟雖出入兵間，無不獲全者，凡舟壞，俱稟張總管，故兵呼船板云。（明季南略）

張煌言死事狀

張公蒼水，諱煌言，鄞縣人。明亡，從監國於海上，及復敗，清軍索之急，有詣軍門者，自稱曰：『我明朝張司馬也，來就死。』談笑受戮，一時傳公已死，不知實爲公規脫死計也。魯王旣薨，公居浙之懸壘，懸壘在海中，峭壁千尋，莫能窺者，所居畜雙猿，時緣木杪以候動靜，見船在十里之外，猿急號，公得爲備；乃從中宵繞山之背，暗中猿不及覺，遂執公至會城，從容殉節死。此錄自駢渠道人雜記，道人此則言見沈梅史勝國傳略，此書未聞刊行，伊藏有節抄本云，嗚呼，世宇滄桑之際，孤臣志士，每抱死灰復燃之心，張公之不死，豈畏死哉，固有待也。至勝國傳略之不刊以問世者，特以當日文網之密，士大夫一舉一動，每有蹈不測險以死，此等著述，遂嚴藏如壁中，今者天下仍屬漢家，可無忌諱矣。此書何在，望留心文獻者，其有意及之。（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著，寧波鄞縣人。崇禎壬午舉鄉試，時年二十二。雋邁自喜，常著綠衫。已開寇勢迫，更刻意勤苦澹泊，求論兵事。乙酉五月，南京敗，與同郡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等倡義，奉魯王監國紹興，授翰林修撰，掌勅令。丙戌，師潰，歸別父母妻子，扈王石浦。明年，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援吳勝兆於松江，龍興覆舟，陷敵中七日。再戰黃巖，北軍射而圍之，以數騎突免，於是益習騎射。

又明年丁亥，移節上虞之平岡山，與王翊等犄角結寨。庚寅，以平岡兵授劉翼明，陳天驥率親軍朝王舟山，屢請益兵當定關，辛卯，父艱訃至，晨夜痛哭。大清提督田維、海道王天錫，以書來說，使解兵。煌言復書，不屈。其年，舟山破，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門，閩政自鄭氏出，煌言和謹調護，王賴以安。

壬辰，監名振軍，過舟山，抵崇明沙，指金山、江淮嚮應。癸巳，上洋山，再駐崇沙。冬，破崇明步騎萬餘於平洋。甲午，再入鎮江，觀兵儀真。夏，逼吳淞，戰捷，皆與名振俱。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駿、陳六御，與名振復舟山。台州守將馬信，舉城降，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卒，信棄台州。明年丙申，舟山再破，煌言移軍秦川。時魯邸舊臣皆盡，而孤軍流寄窮島。鄭氏部曲陵暴，煌言惟御之以忠誠。阮美、陳文達爭餉地，為婉解曰：「大敵在前，何暇私鬪？」美軍有犯，輒曰：「我大臣，寧與麾下爭曲直。」獲內地邏諜，亦好語酒食遣之。由是主客浹和，邊鄙感悅，遺黎亡卒，多為耳目者。戊戌，大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以書陳說天命，曉諭利害，復之，略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為變色。而貞士則不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

賢學問。故每甞雪自甘，磨蕪彌厲，而卒以成事。自古以來，何可勝計？若僕，於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恨災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之志以濟，則賴君靈；不濟，則全臣節。遂憑陵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踰一紀矣。豈復以浮詞曲說，動其心哉？來書溫愼，故報數行。如斬使焚書，適足見吾意之不廣，僕亦不爲也。」

煌言勸成功取南京，日與偏裨較射鹿頸頭，神氣勃厲。羅致中土名士，商度方略。山陰葉振名三渡海從煌言。其年，奉桂王命以兵部尙書視師浙直，同成功北舉，復抵洋山，遇風碎舟，還。故廷佐等急招之，而煌言措置開廣，成功亦以是重之，謂其知江上形勢，使前驅。己亥六日，成功師至崇明，煌言議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宜先定之爲老營，不聽。

大清於金焦間用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炮。煌言次浦口，風急流迅，且戰且卻，露香祝江神，遂鼓棹而入。詰旦，成功克瓜洲，欲取鎮江，慮南京援騎至。煌言議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卽擣煌言西上，至儀真，吏民賫版圖迎。進次六合，聞成功已拔鎮江，卽作書致五軍，張英謂兵尙神速，若由水道，遲拙非策。煌言已抵觀音門，令輕舟數十徑抵蕪湖，身爲殿。自浦口轉戰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次日，成功抵七里洲，先所遣蕪湖諸將捷書至，蕪湖已降。成功趣煌言急趨蕪湖，以遏江楚之援，于是江南北相率來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屬邑皆下；無爲、和州、含山、舒城、廬江、高淳，遣吏請降。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

時煌言兵不滿萬，船不滿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秋毫無犯。入謁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父老望其衣冠，莫不流涕。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襦旗相應。方部署諸軍，思直取九江，而南京敗書聞。

先是，瓜鎮既下，不出兵攻略旁，丹陽，句容皆虛無垠，蘇松援騎平行，陸走南京。成功師圍南京二旬，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守益堅。煌言馳書成功，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宜分兵盡取畿輔諸郡；若金陵出援，可邀擊殲之。」大兵盡出，再戰，成功大敗。煌言在寧國，得報，急返蕪湖，思彈壓上游，與瓜鎮犄角。鎮江書生羅子木，亦勸成功乘敗，出不意，轉帆復西。成功遽退師，并棄瓜鎮，上游兵因遂潰。太平守將首變志，煌言遣兵復取太平，斬其將。

大清軍水陸邀煌言，楚將羅八，戰艘數百，已渡安慶。煌言恐衆寡不敵，勒全軍指繁昌；欲以艤艦徑趨鄱陽，合召義旅，回旗再取四郡。進次銅陵，衆散，與麾下數百人至無爲州。焚舟登岸，歷桐城，黃金棚，入霍山界，以書通于陽山賊帥褚良輔，求借屯，不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爲追騎所及。將士疲困，皆竄山谷。煌言突圍，得士人爲導，乘月變服，夜行兩日，至高河埠，投逆旅。有徽豪金某，徐某，揣知煌言，入見，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蘆中丈人者？」乃匿煌言于家。數日，由樅陽出江，渡黃溢，走徽嚴，山行道東陽，天台，以達海壩。海濱人傳張兵部得生還，相與悲喜久之。

先是，羅子木在江中遮說，道路屬目，遂奉其父從大軍入閩。庚子，煌言收燼于浙，駐師林門。子木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子木詣林門，以家國之難，慟哭告煌言，邀成功再舉兵。煌言曰：「我力不獨克，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徒以我素謹弱，爲彼禦定關，通中原音息，故不我圖。且彼無愛民之心，來亦正毒百姓，姑待之。」子木遂留事煌言。

及大清選界，海上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順治十八年辛丑，成功攻台灣，煌言以書力諫。是年，移軍沙垵。康熙元年壬寅，聞緬甸信欲復擁戴魯王，上啓言：「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徽欽蒙塵，宋高繼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願島上勳貴，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實兵微將寡，餉匱援窮，既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謹遣官賫獻膳銀，南望皇，罔知所措。」

時成功已入台灣，僭帝制。王在金門，不免飢寒。煌言以舊從歲時供億，又慮鄭氏見疑，十年未敢入覲。成功死，海上解散，煌言益不振。衆議入雞籠島，煌言謂：「儉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卒不行。癸卯，王殂于金門。甲辰，移營桃花山買米，舡爲補陀僧所獲，降人孫執法引張杰兵襲煌言，遂被執。從者羅子木及守備葉雲，王發，侍童觀毓。七月十九日至寧波，方山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張杰舉酒屬煌言曰：「遲公久矣！」答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常進功謂子木：「海上知我名否？」子木曰：「但識張司馬，何知

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州，總督趙廷臣禮以上賓，聽故部曲來庭謁，司道府縣至者，但拱手不起，列坐于側。士民賂守者求視，煌言翰墨酬接無虛日。九月七日，死於弼教坊。有絕命詞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候卒致詞請坐，與子木同畢命。觀毓大聲曰：「我亦不跪者。」雲發面煌言跪。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同郡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僧超直葬之西湖南屏山。

夫人董，與嗣子先羈管杭州，防久而疏。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曰：「母可偕乎？我獨往，母必死。」敬拜力士而辭。有勸煌言納媵者，曰：「吾妻子如是，何忍倡義以來，未嘗一近女色。且死生成敗殊未料，多累何爲？」馬信將陳木叔女奉煌言，謝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吾義不再娶。」厚贈遣之。病不飲藥。大洋中能自運舵。每嘆曰：「沿海膏脂盡矣！幸其出戰，勝則進取；否則一跳海中，畢吾事耳。」

嘗與葉振名論古今人物，曰：「紹興死節者多，吾慕之，清夜嘗愧之。」歷十九載，卒踐其言。故其經故里詩，有「蘇武管寧，求仁得仁」句云。

自煌言仗節，寧波士風振起，同時如諸生華夏、楊文瓚等，皆以死殉義，知名當世。子木名縑，嘗爲書責成功，浙中傳之。振名，字介韜，以隻雞哭煌言於越王岑，其文累數千字，死於康熙壬戌，窮無子女，壽七十餘。有張司馬二客傳。

論曰：王文成公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責成於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寒也。若以律文天祥，

張世傑，豈其然哉？世傳己亥長江之役，有壬午舉人方會試下第歸，對其家人如醒如嗔，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顧爾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余未得見先生，而曾讀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從介韜，翼明兩君，悉先生生平。乃鄉人尙有不爲徐庶加之罪者。於乎，九原可作，其何敢辭？

（附錄逸事）

煌言，壬午舉人，出山陰，令吳淞錢世貴之門。口朱夏夫兆殷，曾受知於知府于穎，穎遷寧紹台分守，與煌言同謁穎，以意氣相許，談朝政得失，朝臣覆餗狀，不勝髮指。勸穎招技勇，備不虞。亡何，有東陽許都之變，事寧，肄業駝峯。

十七年秋，至南京，交劉伏陽孔昭子永錫，見伯溫先生遺書祕記。

金陵不守，于穎移檄浙東，煌言來會，同盟於學宮，誓以死衛社稷。

至杭，侯巡撫張秉貞議所立，上潞王璽綬。王長齋繡佛，無帝王氣概，大失望。煌言歸，別祖廟，聯絡紳士，痛哭於王之仁，張名振，散家財，俟大舉。田維導大軍東下，潞王率文武降。閏六月七日，煌言合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元颺全之仁，名振，舉兵寧波，移檄遠近。九日，孫熊舉兵姚江；十一日，鄭公子舉兵紹興。

先是，于穎命徐允升募兵金華，使夏夫募舡沿海。會內臣高起潛引所部五百餘，輜重數萬，自海道至白洋，夏夫留之不果，得其副將余應元，都司王有功，守備孫勇等數十人，與遠謙約日舉事。

于穎駐兵西郭，使夏夫促遵謙出兵，曰：「公在驛候進發，今張慄、彭萬里已授首，事至此，寧可緩乎？杭城一葦，朝發夕至，何以處之？」遵謙以事未集，需後期。夏夫曰：「若爾，浙東魚肉矣！」于穎自率團練兵五百，道陸至西興。而夏夫水師由海道會，遂統應元等并鄉兵百餘，船百艘，薄暮抵錢塘。值大軍半渡，邀擊，斬其前鋒六十餘級而退。于穎至，又調蕭山團練五百，配以中軍郎文明任朝晉，張弘兆，寧波義師亦來會，乃定守江之計。

于穎督師丙戌，移屯三江，夏夫以護軍從。時大軍在前，內多悍將，衆嘆悲時事不支。煌言獨慷慨，必矢與復。酒間歌嘯，義形詞色，侍者莫不髮指衝冠。迨五月，富春竊渡，士卒不戰而潰，于穎疾馳留方國安，王之仁固守，不可。煌言與張國維護魯王過曹江，歸別父母妻子，從駕石浦。越日，孫熊、鄭三家繼至，聞于穎以船溺，微服去。魯王至舟山，黃斌卿曰：「臣受先帝命守舟山，主上猶在也。的所在，思射之矣。」乃幸補陀。夏夫同王有功，孫勇，間道歸。戊子，越中鄉兵復起，夏夫使魯恂至舟山，候定西，肅北二藩進止。煌言以定西護軍，同肅北護軍曹從龍，將軍黃朝先入三江。煌言復大會諸將於駝峯。亡何，二藩構隙，阮進護魯王至閩，曰：「迎定西至林壑。」曹從龍大掠而歸。煌言不得已，上會稽山，列營平岡，與王完勳、王虎等唇齒，以書招夏夫。會魯恂被胡錦首死獄中，不果行。庚寅夏，魯王至舟山，有旨召煌言歸山中，諸將以不相統攝，散亡。

辛卯，吳淞定關分道入海，煌言同定西護魯王親行先退大軍於崇明。以阮進守大泥灣，劉世勳守舟山。

陳錦、田雄、規知精兵北去，乘霧而出，進不之覺。及至接戰，倉卒擲火球，遇桅，反擊自焚，下水被擒，與之以說城中。進至，言煌言等已大捷，旦夕凱旋，令城中死守。被圍十日，砲火俱盡；定西中軍金允彥踰城降，具告虛實，遂百道攻城。夜分，星隕如雨，九月二日，城遂破。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定西聞報急返，至，火燒門，止隔兩潮，無及，遂護魯王入閩。

明年春，討舟山，守將巴臣與降。乘勝入長江，煌言同英義將軍阮駿先登陷陣，崇明、鎮江二戰俱捷。爲文望祭孝陵，三軍縞素，哭聲雷震，徹城中。會以閩師被撤，無援而退。大軍以巨艦鐵鎖橫金山，遏之，大戰，沈舟截鎖而出，是役也，以少擊衆，士氣百倍。明年，復統師入江，江北豪傑聚衆來歸者接踵。適諜者聞於鄭，撤回閩，來歸者俱慟哭別，事遂不可爲矣。及至，與鄭極陳利害，諜不可信，和不可從，鄭聽之。乃再引兵北上，駐舟山，以圖恢復。密檄四出，招徠人心響應。

乙未，馬信以台州降。值定西以仇卒，信聞計，大慟，遂棄城入海。以煌言在鏢，挾陳木叔女奉之，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且室人董爲我陷獄，義不再娶。」厚贈而遣之。葬定西、舟山之沈家壑，由是權歸陳六御，而將士解體。

煌言屯鹿頸頭，以書招夏夫，田臨山航海至，咨以軍旅，宜帥出海。八月廿四日，大戰於蛟壑。阮駿恃勇輕敵，陷陣失水。自辰至未，大軍番休疊戰，遂不支，并喪劉永錫、張晉爵、陳六御、張弘德降，顧忠王有才，舟山復破。

夏夫從煌言，至沙埕而還。（東南紀事）

葉羅二客傳

越有志節士曰葉振名，字介韜，山陰湖塘里人。小方迂，行六，人呼六腐氣。獨喜自負，家貧，居壞室，敝帷結席，不能拒蠅蚋。旁有一土罐，嘗冷不燃，欲几朽，雜疊爛編數本。目不遠矚，行持一短檝，藉鄰火煨柏葉代茗。餽餅啖客，不廢酒，客不欲則自盡之。外扉粘心喪謝客，實無喪也。柱上署聯，大約以死爲樂，擇死之最首者迅雷。事親孝，母吳垂革時，泣曰：「使名終身困窮可也，否則此心之痛何如耶！」嘗娶婦，婦逝卽不續。過人卽索酒，取架上書徧讀，讀竟輒哭。能古文，謂自周秦至今，不八九家，而自詡充其數。書法解學士，前無古人，已書足紹之。冠道士冠，行道上，穆穆如無人。

張煌言屯軍鹿頸頭，渡海訪之。煌言曰：「比年無一端人至，君來，吾輩其有興乎。」搆之親射，酌以大觥，因嘆息，人才難得。振名謂煌言，取人當以守爲尙。煌言曰：「軍中須才智，不須道學，道學何與兵事？」振名曰：「忠道學不真耳。真道學必善用兵。且昔烈皇帝尙才，劉子尙守。其後國破君亡，未見才者之效；諸殉難者，悉有守清節士，豈非明鑒？」時振名以煌言委信非宜，左右或緣奸僞，故語及之。煌言作留侯，李陵論，譏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遙泉石，無意當世者。振名曰：「人心胥溺，辛二三遺民，高尙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無

乃激使往乎？乃止。

己亥夏，候煌言金堂，陳三策，大約欲暴延平之罪，擒斬之，奪其兵，以圖興復。言多闕迂，不可行。其秋，師潰安廬，島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煥遣官延請振名，暫護視師之署。振名至，會煌言返，晤於鹿頸。辛丑正月，又謁煌言林門，至秋而歸。

其後鄭氏東入台灣，煌言竟被執，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嶺哭祭，爲文六千五百餘言。時京口羅子木，隨侍煌言，同殉節，君爲作行略。振名官翰林修撰，兼兵科給事中。生萬曆戊午，卒年六十有八，無子，友人王某爲之殮葬。

羅綸字子木，鎮江丹徒人，或曰應天溧陽人。性尙義，家貧，授徒蘇州。一日，讀史可法安撫疏，大慟不止。延平王朱成功帥度金焦，前往觀變。謁張煌言于儀真，一見器之，命草檄諭江南北。煌言欲留之。子木曰：親在，未敢許人也。族叔羅繼章，時爲成功左鎮，乃入其營。不數日，成功東奔，子木在金山，猶疑陽敗。已，望見大纛過焦山，乃乘小艇徑奔成功船。大呼曰：『我羅總兵姪也。』超登曰：『公何以費十年之力，辜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慟曰：『公兵勢尙強，奈何以小醜挫志？彼戰勝而惰，轉帆復進，南都必破。失此事機，後欲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頓足號慟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

乃急入鎮江，扶父隨繼章至溫州，尋到廈門中所。知成功不可恃，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慟哭。詣

林門叩煌言告難，請邀成功北出。煌言曰：「彼力憊而神眊，不來也。」子木曰：「小子以書請，何如？」煌言曰：「可。」遂自作書奉成功，不報。

在煌言帳中，遇事直言，左右皆忌之。會遷界禁下，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甲辰，煌言移桃花山，賓佐多散。子木朝夕敬護，不去左右。已同被執，入定關，常進功款宴，問子木曰：「海上知我名否？」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城會議府，不跪，次煌言席地坐。煌言與總督趙廷臣語，次往復，子木抗聲曰：「公先後死耳，何必與若輩絮語？」煌言初欲絕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處置可也。」飲啖如平時。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

論曰：張公恭以禮士，士不憚險阻歸之。然所得客，獨葉羅二人爲最。羅之從死，天下業見之矣。葉先生無日不以死自處者，偶不死也。余三過先生湖塘，被其客接，出濁醪酌余。語及興亡之際，言隱而慮深，同坐者不知也。朝議方事台灣，先生輒上姚督書，勸其緩攻。事雖不行，然於故國之義，亦已盡矣。附舟人遙示書稿，畧其函曰：「葉六腐氣，一受而展之，滔滔萬言，不可窮竭；其意氣之盛，固與羅生同其壯哉！」（東南紀事）

姜一洪

姜一洪，子開初，紹興餘姚人，鏡之仲子也，登萬曆丙辰進士，累官至廣東布政使，所在有聲蹟。己酉五月，

魯王監國紹興，毀家助軍餼。尋以黃道周薦，詣福州。唐王問：「卿來大不易。」一洪伏地脫幘曰：「臣髮故在也。」上喜，手掖之，除吏部右侍郎。

比大清兵迫，唐王將幸贛州，命一洪兼戶部尚書，先行，集援師。未至而汀州陷，贛州亦破。一洪次零都，勸哭曰：「吾間關萬里，從朱氏子孫，今已矣！」夜赴柳木里水中死。賓從皆散，獨兩僕不去，哀慟村里，諸生鍾國士等爲殮。子天植奔討，負骸骨歸葬。

吳聞禮

吳聞禮，字去非，浙江錢塘人。唐王時爲上游巡撫，自請防禦分水關。及敗，逃入山寺，不肯降順。人勸之曰：「豈有堂堂巡撫，而畏死耶？」復率鄉勇赴敵，爲亂兵所殺。

吳鍾巒

武進吳鐘巒，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入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幕中再四叮嚀，及出堂，瞢然耳，民有「木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爲隆武禮部主事，遂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而死。鍾巒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間歸家，曰：

『吾家何在□□□□□□，此卽吾家也，吾當死於此。』蓋其志已決矣，非漫然爲之者。（天香閣隨筆）

通城王建義於長興

王號清潮。初，洞庭山民夢洞庭樹旗，上書清潮二字。已而王至，皆以王之祥也，故從者甚衆。葛麟字蒼公，丹陽舉人也。八月二十八日，從王戰北兵於湖中，持長矛刺五六十人於水，爲北兵所目，曰：『長而肥者麟也』，聚箭射之，投水而死。

金有鑑長興人，以總兵再破湖州，兵敗死之。（弘光實錄鈔）

楚通城王

楚通城王，城破被獲不屈，云：『金枝玉葉，惟有死而已』，殺而死。（浙東紀略）

張名振題詩金山

大清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海船數百，遡流而上，十三日，抵鎮江，泊金山，大帥張名振、劉孔昭及史某也。二十日，名振又白衣方巾，登山，從者五百人，寺僧募化，名振曰：『大兵到此，秋毫不擾，得福多矣，尙思化乎？』

僧曰：「此名山也。」名振助米十石，鹽十擔，且書簿云：「張某到此，大兵不得侵擾。」徘徊半日，乃下。次日，紗幘青袍角帶，復登山，向東南遙祭孝陵，泣下沾襟，設醮三日，題詩金山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真。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袍鼓心肝噓，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看會大纛禡龍津。」前云：「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後云：「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併書。」越二日，掠輜重東下。二十三日，旌旗蔽江而下，砲聲霹靂，人人有懼色。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數，復上鎮江，焚小關，至儀真，索鹽商金，弗與，遂焚六百艘而去。名振還師海島，是年病，遺言令以所部歸監軍張煌言，悉以後事畀之。論者謂陶謙之在豫州，不是過也，歿後，煌言爲之葬于蘆花塢。

附記

張名振舟師至泰興，有李公仁者，被掠擊柝二日，謂卒曰：「吾秀才也，不堪此役。」卒引入見名振，及轅門，有金字牌一面，上書軍令十條：「一、劫掠子女者，立刻處斬；一、殺無辜百姓者，斬；一、見敵兵不殺而故縱之者，斬。」云云，進見名振，名振綠袍，戴丞相冠，年六十餘，與劉孔昭同居一大舟，知李爲庠士，命立語，問：「南都鎮江等處，兵勢若何？」李迎其意曰：「大清師雖衆，能戰者少。」名振曰：「取天下當何如？」李曰：「老台臺胸中蓋已定矣，書生何知。且國家失已十載，何不直抵中原？」名振曰：「極有此意，但兵微將寡，不敢輕試其鋒，雖不能恢復中原，而海中明朝，依然如故。」李聞語畢，泣下。名振問故，李曰：「思父母耳。」名振曰：「父子乃一生倫理，君臣實萬世綱常，何必如此。」遂贈銀五兩，絹二匹，遣歸。（明季南略）

張名振

張名振，字侯服，□□□人。崇禎末，爲石浦遊擊。從魯王戰錢塘，加富平將軍，命率兵規取海寧。不進，竟歸石浦。因黃斌卿拜表福州，加捧日將軍。後以舟師扈王，投斌卿，不納，乃更與斌卿有隙。王南入閩，次中左所，名振留舟山。丁亥正月，自舟山引兵朝王于長垣，封定西侯。大學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當金焦北門之管，非名振不可，趣還舊鎮，再出兵援松江。值海嘯，亡失樓船。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間道得脫；斌卿因其敗，侵侮之，名振去，移軍南田。會鄭彩殺熊汝霖，鄭遵謙，閩地盡陷，名振與阮進共迎王至南田，尋復健跳所居王。大清兵圍健跳，進率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大軍解去。九月，名振進及鹿頸屯，將王朝先，會師同討斌卿，沈之海中。斌卿據舟山凡五年，自以福州所授，不稟奉王約束。既與名振爲兒女婿，更懷虞詐，故及于難。朝先故土司，嘗受調立功塞上，後從王之仁出海，斌卿留之麾下，失職鬱鬱，自請南徇地。至奉化之鹿頸，聚兵得數千人，請命健跳，封平西伯。

斌卿喜收海盜，資其剽掠。有王大振者，善掠，獲番舶數萬金，以餽斌卿，未糜，逃匿朝先營，用危言悚朝先，其謀始合。名振等于是合疏，奉魯王居舟山，尋周崔芝前議，復乞師日本。遣澄波將軍阮美，載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賀，卒不定約。

鄭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大敗，泊沙埕，其表舟山請援。名振以彩殺汝霖，違謀罪大，且欲結歡成功，遂擊破彩之餘兵。庚寅，名振襲殺朝先。初，破斌卿，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步卒，獨名振無所得。及伐鄭彩，朝先不會；至是，名振由南田猝至舟山，值朝先散兵居民舍，不及集，手格殺十餘人而死。

秋，大清兵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滌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陳錦出定海。名振南禦進寶，使張煌言等斷北洋，當天祿。北軍勢盛，名振度不支，乃與煌言及英義伯阮駿，扈魯王發舟山，舟泊道頭。阮進詣海門求和，北軍欲誘之，進以數舟脫歸。值大帥金麟之舟，火球投礮，風反轉擊，進創甚，投水，大兵刺取之。進驍捷，稱飛將，舟山所恃惟進，進死，城遂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尙書吳鍾巒等皆殉。名振以先出得免，如朱成功營。成功居王金門，名振別屯崑頭。

鄭芝龍之北也，遺書戒成功曰：「衆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及名振至，成功不爲禮。袒背見「赤心報國」四字，深入膚寸，乃呼老將軍，下拜，與兵二萬，承制諸軍，期以收復南京。

壬辰九月，率大鯨過舟山，逼金堂，獲逃卒金許彥，斬之。祭死事者，將吏皆哭。進屯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題詩而還。癸巳，成功以讒撤名振，還廈門，因煌言及寧靖王和解，益兵，刻期北伐。抵洋山，颺風失亡，勳鎮多潰歸福寧，名振一軍獨全。冬，再駐平沙，崇明步騎萬餘，乘凍涉平洋，名振欲避其鋒。煌言曰：「此用步地，急擊勿失。」旦，王善長、姚志卓以數百人衝其左，煌言統裨將以數百人衝其右，烏銃火器犯其中，塘如矢，左右皆深

溝，騎不可退，北師大敗，免者止一騎，江東響震。成功終忌浙人，以事執善長，殺之。

甲午春，名振再入鎮江，觀兵儀真，留壁六日。五月，逼吳淞關，獲級四百，戰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門。乙未秋，成功取舟山。十二月廿八日，名振卒于軍，或云：成功醜之。

先是，舟山之陷，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比復舟山，名振縞素入城，求母屍行慟。既遇毒，遺語煌言曰：『吾于君母恩俱未報，若母屍不獲，毋收吾骸。』起坐擊牀而卒，軍中憐之。自是浙中建義者皆盡，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東海由是不直鄭氏。

論曰：浙海之事，以舟山爲終始。崔芝之乞師日本，名振之三抵金焦，皆所以存舟山也。古之思保江南者，必北守淮，西守襄，都成武者，必趨祁山，爭長安；况區區懸島如舟山哉！崔芝泣阻芝龍，最有奇氣，惜不得尺寸之柄，肝膽無所用。名振撲斌卿，殲鄭彩，掩朝先，或以爲趨利轉圜，挾詐背本。然事魯王始終一節，出入環衛，夷險無貳；比于鄙寄之賣友，義存君親，非阿論也。（東南紀事）

朱聖明事略

朱聖明，崇禎進士，少喪父，事母有至性，家赤貧，誦讀自若。縣令見其深沉多智，聘之入幕，授其子讀。後成進士，授保定府高陽縣，時邵宗元署保定府，甚重其爲人。崇禎十七年春，闖賊破居庸關，將犯京師，保定大震，

宗元乃倡守城之議，方正化張羅彥等，咸力贊其成，糾合鄉兵守城。是時督師李建泰數敗於賊，陰懷畏志，退兵入保定，宗元等不知也，迎之入城。既而京師陷，闖賊遣其將劉方亮直趨保定，誘降建泰，賂以書函幣帛。建泰可之，召官紳議事，并言北京已破，皇帝殉國，死守孤城，終非善策。時宗元、聖明均在座，同聲呼曰：「有不忠於社稷者，吾等共擊之。」建泰曰：「君等志固佳，然亦知天命識時變乎？」二人皆泣，願以身殉。建泰知不可動，劫取其印，二人大罵建泰喪心病狂，欲自刎。建泰前後御史金某至，仍以印授宗元，宗元乃依聖明星夜絕城以出。聖明母陸氏在籍病故，乃奔喪歸。宗元則仍攝行府事，爲明拒守。聖明未出縣境，聞縣城已陷，宗元爲賊所害，乃命僕唐義夜盜其屍以殮之，并急攜宗元眷屬匿於山下。

唐義，保定高陽縣人，任俠輕財，好從士大夫遊，士大夫甚敬其爲人。幼時與羣兒鬥，十數輩合力攻之，亦難取勝，其勇武可想見矣。同里有汪月生者，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乃入山爲盜。其族叔汪曰琬者，鄉中善士也，富家財，月生覬覦久，至是乃率羣盜來劫曰琬家。盜十餘輩，直入內室，搜括財寶。唐義聞里中盜驚，遂執刀劍以出，蹤迹至曰琬家，與盜鬪，盜死過半，月生亦受重傷。時曰琬有貼鄰王阿昌者，推門以入，蓋聞盜警而來探伺者。唐義亦疑爲盜，印拔劍刺之，阿昌竟死。既而唐義忽疑被刺者呼聲頗耳熟，燃火視之，則阿昌也。深自悲咎，乃自首於聖明前。聖明固稔知唐義爲人，亦不欲加以罪，且曰：琬嘉其禦盜功，亦爲說項，得以免死。惟阿昌一貧人耳，家有母妻，平日全賴阿昌以生活，阿昌死，無以爲生，乃命唐義代養阿昌母妻。唐義感聖明恩，遂

始終相隨不他去。及高陽縣破，宗元被害，聖明嘆息泣下，欲收其屍，未得其人，且當時賊氛甚熾，何人敢入賊營。時唐義在旁，謂聖明曰：「公得毋念及邵公乎？僕受厚恩，誓入賊營，收取邵公屍骸。」聖明乃拭淚以謝。唐義遂手挽弓矢，乘夜突入賊營，覓邵公屍不得，既而尋至賊將劉方亮軍前始得之，然首級猶未得也。後至劉方亮軍中，始得邵公首級，乃裂束帛，縛邵公屍首，負之以逃。方出營，而賊已覺，追騎數十輩，合謀圍之。唐義挽弓射之，賊死五六人。唐義且逃且呼曰：「汝等識得唐義否？」於是賊衆披靡，唐義遂馳歸。既又救得邵公眷屬，聖明挈之俱南。未幾，滿人正位北都，闕賊西奔山陝，南中奉福王監國，乃起用聖明爲通政使。

未數月，滿兵分道南下，揚州告急，馬士英猶以史閣部，絳河防將士功爲言，而不加戒備。迨揚州破，閣部殉，仍恃「長江天塹，滿人豈能投鞭而渡」之語對僚佐。時聖明乃上疏福王，力言馬士英、阮大鍼之誤國，請明正典刑，以號召忠義，不報。既又奏言鎮江已破，請詔城內外兵卒，嚴加戒備，又不報。及南都陷落，聖明大憤，卽欲自裁，唐義跪請曰：「今非主人死日也，以言國事，則宏光雖敗，而魯王尚在浙東，豈明之天下，竟一敗而不可收拾歟？以言家事，則太夫人未葬，送死之禮，尙未盡也。主人旣以死自誓，早死晚死，等死耳。南都之破，罪在馬阮，百官無與。晏平仲不死莊公之難，非畏死也，不宜死耳，主人今日亦猶是也。」聖明聽之。

聖明旣葬親後，遂以妻子屬唐義，謂之曰：「吾受國厚恩，宜以死報，豈肯覩顏向滿廷求活？今大勢已去，吾不能與滿人爭，有死而已。今以妻子託汝，他日朱氏得延宗祧者，君之力也。」時其子福根，年尙幼，方嬉戲

庭中，不知父與唐義所言之謂何，聖明乃撫之曰：「汝父今往舟山去矣，汝將來善事汝母，吾不復與汝相見矣。」童子何知，諾諾而已。

既而聖明浮海往舟山，唐義匿聖明妻子於他所。會滿兵入常州，奸民或言聖明爲明宗室，今往舟山，其妻子仍在籍，今日不加誅戮，他日隱憂且未已也。於是滿人懸賞購聖明妻子，有識唐義者，謂其主將曰：「唐義爲聖明心腹，捕義卽知聖明蹤迹矣。」主將從之，於是偵騎四出，蹤跡至唐義家，欲捕唐義並捕聖明妻子。偵騎數十輩，合噪圍其居，唐義時方飲酒，聞警仗劍出，與偵騎鬪，皆逡巡引卻，莫敢撓其鋒。唐義乃挈聖明妻子夜遁，僦居咸莊，改朱姓爲牛，樵採以養聖明妻子。

聖明既入舟山，投張名振，時王翊方樹義旗於四明山，浙東方面再見恢復曙光。王翊與聖明本屬至好，魯王乃命聖明贊畫王翊軍。時滿兵之屯於新昌上虞者，屢爲所敗，錢塘以東，一時滿兵絕迹。雖爲王翊之功，實亦聖明贊襄之力。既而舟山告急，張名振乃檄聖明入舟山。監國六年，滿兵兩路窺四明，一使李成棟率師萬五千由海道進攻，一使扈爾伯漢率師二萬，由陸路進攻，戰十四日而破。王翊被捕，叢射以死。陸上之保障遂破，於是滿兵直逼舟山，乘大霧由蛟關以入，聖明率兵巷戰至十一日之久，既見士卒無鬪志，知大事已去，不欲再戰，而舟山遂陷。時魯王與張名振先期出奔，往依鄭成功。舟山破時，百官之死難者，不可勝數，而尤以禮部尙書吳鍾巒，大學士張肯堂之死爲悲壯，吳則抱孔聖木主自焚以死，張則撞死雪交亭。聖明乃亦

抱明朝十六君之木主以自焚，其部下士卒，不忍聖明之焚死，乃爲之救熄。時滿兵已入，乃劫聖明以擁見豫王，命之跪，不跪。豫王罵曰：「汝今日猶自謂爲明朝忠臣耶？」聖明曰：「非忠臣，汝將自我爲奸臣耶？」豫王曰：「汝既爲忠臣，所作何事？」曰：「中興大業。」豫王曰：「今魯王南遁，舟山已破，有何中興大業之可言？」聖明曰：「今事已不濟，當求之方寸間。」豫王曰：「何據？」聖明曰：「據在兩臂！」卽解衣示之，右臂則「赤心報國」，左臂則「忠孝傳家」，皆深入肌膚，斑斑可考。豫王愕然，因改容起立曰：「果忠臣也！雖然，余愛才如命，先生能以忠明朝之心忠本朝，則余當力爲推薦。」聖明曰：「余豈肯作此無恥事，卽令出仕汝朝，余心豈可因此而改，用我何取？速殺我！速殺我！」王終不忍加害，乃命禁獄中，使李建泰往說降。建泰未發言，而聖明先數之曰：「汝乃大明督師也，莊烈帝親祖餞於正陽門，而以汾陽武侯相期待。顧汝喪心病狂，不勦賊，而反降賊。邵公宗元死於汝手，今且降，猶欲來說我降。聖明爲堂堂之男子，豈肯效汝所爲，以辱國辱親乎！」建泰大慚而去。後豫王又使洪承疇往說降，時聖明已不食兩日，在獄中吟咏自若。獄卒忽報洪內院來見，聖明不爲禮，且曰：「洪承疇殉難松山，於今已久，崇禎帝爲之輟朝賜祭，其子在北京受弔，行狀分送親友，百官遵勅行祭，此事誰不知之。今日之洪承疇實一無賴小人冒替耳！」卽握拳直擊承疇，且罵曰：「今日打汝冒名之洪承疇，爲泉下人吐氣。」承疇又大慚而去。

既而豫王寔請聖明，而聖明不往。豫王乃躬挈以出，謂之曰：「先生，何自苦乃爾，且先生不死於崇禎殉

國時，又不死於福王殄滅時，而猶死於今日，何哉？」聖明曰：「崇禎殉國時，適丁母艱，故未卽死，且當時北京雖破，福王猶在南都，尙思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後以馬阮誤國，故有五月十日之事。迨至福王被執，本欲殉國，祇以老母未葬，送死之禮不敢不盡，又不忍遽死。時魯王監國，恢復曙光，再見於浙東，余乃投劾王家，誓以死報。至於今日，則爲明室孤臣，止欠一死耳，他又何言！王固愛我者，請如我願，我仍當抱明十六君木主自焚以死。」言時涕洟被面，跪地不起。豫王亦爲淚下，乃命左右積薪軍前，如聖明願。聖明遂九頓首而出，豫王猶不忍舉火，經聖明再三請，乃舉火以焚之，王顧左右曰：「若朱聖明者，誠明朝忠臣也。」左右咸泣不可仰，亦曰：「忠臣忠臣」而已。（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福建

〔目次〕

黃道周

黃道周

黃道周不屈

蔣德璟

黃斌卵

周翟芝

曹學佺

曹學佺

蔣德璟絕食死

鄭爲虹

鄭爲虹

鄭爲虹黃大鵬噴血大罵

傅冠不屈

諸葛倬

鄭成功

路振飛

胡上琛

胡上琛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學，窮微極博。天啓壬戌，成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展書必跪，膝行數武。道周獨謂膝行非禮，平步進，監侍駭愕，魏忠賢連目攝之，不動。歸，讀書白鹿洞，躬執薪爨，天下士大夫高推之。咸宗卽位，起原官。崇禎庚午，主浙江鄉試，遷右中允。會大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事下獄，也壘等必欲殺之，主之者周延儒，廷臣無敢訟冤者。道周上疏曰：「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今壘輔所坐，爲罪督攀援耳。昔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辭曰：『身未臨疆

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不忠，由今而觀，實爲先見。漢武帝決意空幕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一旦破法而戮劉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隙撓修玄之事，一旦破法而誅夏言，此二子者，皆生值明時，無故身伏斧鑕。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牆之見者，獨斷然快意於一壘輔。壘輔既無斂基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極以來，輔臣坐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動，延儒意亦釋，龍錫竟得出戍定海衛。」

五年，孔有德反，登州，連陷州縣。而溫體仁當國，專輔上以法律，益爲廉謹，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數，故以易諫，言：「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始春秋元年己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爲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常師上六。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開承之始，曾未四年，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往者敵去，邈永已六七日，而敍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謾叛師者以爲不犯秋毫。凡小人見事，智恆短於事前，言恆長於事後。不救凌城，謂

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謂島民必不可用。昔有夏胤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丘明非之。臣以爲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卽無寇賊，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卽有外憂，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之材具服。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樹威，威愈殫，亦反申商歸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餘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傳旨明切更奏。

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庚午以來，爲邊疆之案以陷君子，爲科場之案以尋私怨，其緒餘爲參罰催科。在宋人一看詳條例之司，諸臣倚之當匡襄之務。宋儒言：『邊帥之才，當於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杖節死義之臣。』萬歷末年，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摺紳有器識者，舉網投筌，知其爲小人，又以小人矯之；知其爲君子，又以小人參之。天下事尙安望有成功哉？」因論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等被譴，而薦惠世揚、李邦華、梁廷棟可大用。末云：「昔蘇軾臨行，求陛辭不得，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雖乞枯骸，猶荷明問，死且不朽。」坐削籍出都，爲衛士陵辱，作重生詩。至杭州，諸生建大滌書院於餘杭之洞霄宮，從講學焉。

歸廬墓者三年，以原官召遷左中允。時五日內繫兩尙書，道周上書請慎喜怒以回天。再應詔，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者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

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纒釐，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起於小人。其工伯鯨，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神明之胃，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膺重寄，七八載罔效，尙擁權藉自若者。天下巉險無賴之徒，羣聚京師，搢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開。且以人心時事如此，輔臣雖甚清且強，寧保天下無一蹶芻齒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頗迂，而言醇行清，可任講幄，累陞左春坊左諭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讀學士，修玉牒，充經筵日講官。

十一年二月，上御經筵畢，召道周及詹事顧錫疇，庶子黃景昉，編修楊廷麟等二十餘人前，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道周對：「今人才遠不如古，矧屢經摧折，如樹木然，須養之數十年，方其得用。世宗皇帝時，臣下救過不給，然或朝行譴逐，暮卽追還。」上感動，已復班，更召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曩來督撫未揆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饒不足。其實新舊餽約予二百萬，可供四十萬師。今寧錦三協，僅十六萬，不須別求增饒。至撫賊之法，令斬捕自贖，使望風解還；收其衆分隸諸將，以實塞下。倘令自擇散地，一入邯陽山中，終爲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可行。後張獻忠反穀城，卒如道周言。

楊嗣昌爲本兵，主棄義州，致寧錦孤危。且引漢和親，宋納幣，稱爲樂天，而援孟子「善戰服上刑」，傳會其說，嗾遼撫方一藻奏言：「北朝鐵騎十萬，并三十六家之衆十餘萬，西并插部及順義，又十萬；八城之衆，不

過六七萬人，何以禦之？請如俺答故事：行款撤兵中原，討流寇。」已遣警者周元忠，前往諭其就撫，皆受成。中樞與宣督盧象昇、密商，幸上獨斷。道周聞之，頓足曰：「果爾，不爲趙氏續乎？」乃上言：「俺答之事，與今日不同。俺答據有河套六、七十年，故漢、匈奴南地，非若遼、東衣冠之國，在我版章一也。河套深阻，形勢窪曲，距三輔四千里，必蹂秦、晉以寇宣、雲；非如遼、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誘我降人如趙、全輩，不過教以擾邊盜馬；今諸叛將，驍卒無賴者，視取全、遼若寄，動引契丹、蒙古爲雅談，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制於胡婦，老且倦兵；今東人狂悻，初無撫意，我又未得其要領四也。答與吉、囊共爲雉長，恐已死囊并其衆，欲及生時借名封以襲諸部，收諸邊撫賞之利；非若東人盡吞屬、國，西取順、義，東取朝、鮮，桀驁盤踞五也。答受撫雖不出套，其王庭猶在漠、北，時射獵賀、蘭、青、海之外；東人必不肯棄遼、潘，舍固、鐵，還徙建、州，與魚、皮諸夷爲鄰六也。答既受金、印，七十年稱外藩；一旦爲東人所乘，席卷其地，我邊臣若罔聞知，無由復修東封，使還順、義七也。我雖不築東勝，答亦不犯慶、延，受降兩、城，東、西自若；東人卽畫梁、河中分首山之道，而神、京左臂猶未安復八也。答卽據套，不能斷我屬、夷；東人旣割遼、左，必不肯吐諸驛還我朝、鮮九也。答馬市在陽、和，天、城卽東犯紫、荆，尙六、七百里；東人馬市若在張、家，不百里至宣、鎮，不二百里踰隆、慶，媽、川迫我居庸，且又紆道非其所樂，必尋遼、西舊市，屯踞寧、錦間，以蠶食八城，窺我左協十也。款必不可成，卽幸而獲成，寧、錦、蘄、宣大之師，何處可撤？不悔罪臣貢，不可撤；不卻地還巢，不可撤；不北盡威、遠，清、揚，南盡靈、陽，寬、莫，不可撤；不盡東諸部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還

我順義，金印名王之封，不可撤；不盡捉東江諸鳥孔、耿、尙、沈四酋，以謝登、萊、靖旋順，不可撤；中原叛帥，江南流人未還，成，籍得出入狡獪其間，不可撤；馬市數徙，出撫順又出廣寧，求宣口又求中協，故例可循，而邊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猶在，蛇豕無懲，德明之外，別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誅，京觀屢築，而安樂自在之民，未還冠帶詩書之舊，飄搖風雨，其來無方，此乘塞關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於契丹隳躒之餘，不二十五年而爭盟，欣然封禪，我太祖太宗，光還日月，誰敢爲不潔之談？穆宗不動一旅，而收順義；神祖不憚大帥，以復朝鮮之宇。今西喪卜部，東陷朝鮮，中外諸臣，恬不爲意。臣非謂寧錦六七萬，便可犁建州。彼旣據瀋陽，西而攻略，必渡岔河，出臨潢之外，北歷興寧千七百里，始至宣口；卽中折而回三協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從錦義至靜寧堡，彼所必經，一、二百里，距瀋陽五六百里耳。靜以觀其翼，逸以待其歸，彼之有虞於寧錦，猶寧錦之有虞於彼也。彼兵雖盛，散於各部，不能長聚六七萬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衆，馳千七百里，何必有餘？我以天下之力，應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邊臣之意，以久戍之卒，當猝至之敵，無衆不摧，不如以不戰之飽與彼，以有生之安與我，是不言款而款已久。猶恐以一朝之戰，敗其終年之款，思以其不款之款，文其不戰之戰。光考在御，旬日間發帑二十餘萬，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簡終之，但請立爲搗虛斷後之令，敵以數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千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敵以十餘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萬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又爲之令曰：敵以萬騎出千里歸，我不能以二萬騎邀其輜重者，誅無赦。如此，彼必不敢遠出，必憤

而與我持於堅城之下，我始得斂兵，專以老之撓之，設奇以致之，多方以誤之，以八九萬人全力，與遼、薊相犄角，卽錦義之間固已，可伏而答其背矣。今聽敵入平，今日曰出宣府，明日曰出大同，今日曰駐馬肺山，明日曰駐青澗口。經春涉夏，逍遙不歸，絕不聞遣一卒擾其虎穴，又烏川是遼撫爲者，遼撫旣無成謀，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錦帥，款事成，則逃皆旦夕之間，貽釁三年之後；不成，則謂外有王田之智，內無高張之忠，委過朝端，安受禍敗。昔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然遇藩鎮大事，皆咨策杜黃裳，謀於李絳，詢於裴洎，納諫於白居易，後乃委心於裴度。方今天告災，星象示儆，宜以實示羣情，無以文稽衆論。惟陛下發樞臣前後諛疏，衆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議雖不行，心銜道周。會象昇以憂求解任，嗣昌意在陳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先是，嗣昌奪情，道周三具疏以事遂中止。至是，聞會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觀古今治跡，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義不敢改。至於事窮勢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繫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况、岳飛，皆累乞終制。我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葉，以邊圉事殷，特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萬達以尙書降左侍郎，棲遲不數日，墨衣視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號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天啓季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覩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天下無

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殺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梟獍。臣前三月
在經筵，見楊嗣昌吉服應召，擬已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樞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陛下聖德，孝治天下，小遇災眚，輒減膳撤縣，素服避殿，以厲導臣。所以然者，陛下爲天之子，三辰不輯，天有
遠行，猶之父母溫清不安，人子爲之不櫛不沐，廢寢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復，所以教孝也。今督臣盧象昇，父殯
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喪。而羣臣動推闢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
推，則是聞喪者可不去也。是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也。陛下以從月拂經，星辰陵次，輝氣遠和，尙下詔
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飛
揚嗜嗜，彼此相煽，以玷聖明仁孝之治，干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四方聞見也。嗣昌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
天之說，才智略見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猶狼狽依肩，無益負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責
及會推，竟以新甲上道，周又疏言：「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其丁艱，猶未終制也。古儒臣專闢，能任弘鉅，
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義，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
厚、韓琦、范仲淹輩，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其所成就，猶未造古吉甫、張仲之之流。今聖主焦勞邊境，十年於茲，負
氣敢諫諸臣，半棄不錄；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俸非常之功，微不世之業，寧可得乎？比寧錦邊遠，東人
曾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中樞且欲以義州馬市權畀款邊。中外譁張，幾易鹿馬

之形，盡假叢神之意，空破非常之格，以授不祥之人。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戰。』誠使禮樂修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雖孱儒，然自二十歲躬耕，胼胝手足，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屨。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楮，均爲報恩。天下果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至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感漸次箕尾，是爲燕分，九十月交，當南斗口。雖有道儒者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所誠。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束裝，度須百日，比其載道，已垂半載。象昇空以熒熒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懌。

九月，御平臺召對，謂道周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賴以講臣之力，啓沃朕心，少知天理人欲兩端。夫無所爲而爲之，曰天理，有所爲而爲之，曰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對曰：『天人義利之辨，臣嘗聞之矣。臣以綱常名教爲心，不以功名爵祿爲心，自信無所爲也。』上曰：『朝推新甲，爾疏夕至，何也？』對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參疏夙具，適相會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於際會，何也？』對曰：『臣同鄉御史臣蘭友，給事中臣楷，已有章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綱常，封疆大計，若終不言，後將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德也，小廉曲謹，非清也。且』

汝言辨而多非，前講所云，子思一生以誠明爲本，是也；云誠出於清，仁生於誠，非也。對曰：「曲能有誠，此誠出於清之說也。孝弟爲仁之本，此誠生仁之說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萬物。不孝不弟，本實撥矣，禮義廉恥盡矣，何事之能成？」

嗣昌進曰：「道周責臣奪情起復，是也；其謂臣營推營復，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艱，又遭繼母之憂，臣不生爲空桑，豈不知有父母。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古者列國之君臣，尙可去彼適此；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臣於君臣，尤重於父子。況臣乞終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撫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復晏然。倉皇奔命，行至保定，猶乞終喪，引成化間修撰羅倫事，意謂今詞臣中，必有博通古義，親切論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聽。比入京，聞道周品行學術，士類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稱不如鄭鄭，臣乃太息而絕望也。古人有言：禽獸知母不知父，鄭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鄭，未知道周之於綱常，何如也。」上曰：「卿爲卿父屢疏，昭然數年在外，並不攜家人，墨衰視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鄭鄭，朕正欲詰之。」嗣昌曰：「臣以綱常名教所關，不容不辨。道周實清介，人望所歸。乞罷臣放還歸田里。」上溫慰之，且斥道周邪說。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與嗣昌爭論於上前，非體也。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對君有體，狂冒何也？」道周曰：「臣疏中惟猥狗，鼻猥兩語，不無過激。然遭遇聖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難也。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國家之禮義廉恥。假以臣爲一人之私，絀

默取富貴可矣。」上曰：「爾借題汗詆大臣，別有所爲耳。」道周曰：「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則無不可言者。』」臣受論思之職，與嗣昌比肩，當言而言，不得云詆毀大臣。讀書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君親告妻子。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作墓，舂插皆臣自操，故奪情之事，所不忍見。」上曰：「爾如是，云不如鄭鄮，何也？」道周曰：「匡年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鄮。」上曰：「鄮自絕人倫，許驥小臣，猶知公論，爾曾曠之不如。」道周曰：「宋人惡李定，不持母服，擬賜孝子徐積粟帛以諷之。臣奉彈嗣昌，則非救鄮矣。」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徒以言僞而辨，行堅而僻，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此者。」道周曰：「少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爾操守，雖屢進屢退，終欲用爾。不圖偏矯恣肆，乃至於此。念以講官，姑寬爾。」因令之去。道周猶不起，有所陳。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經也；臣拜命，權也；惟上優容之。」已出，上止諸臣，諭之曰：「今者內寇外邊，天妖地震，朕不能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宣德化，芟禍亂，所賴諸臣。朕不逮，而乃黨同伐異，沮撓朝廷用人之權，是外寇易治，內寇難除也。今有仍前軫者，立寘重典。」明日，謫江西布政司都事。

道周既謫，而名愈重，天下稱直諫者，必曰黃石齋。

十三年，福建巡撫解學龍，薦閩中人才，以道周爲冠。上大怒，縱騎逮學龍及道周，詣北寺對簿。是日，黃霧四塞，日晝無光，各杖八十，下詔獄入白雲庫。獄卒曰：「此周順昌，周宗建畢命所也。」視北鎮撫司事滕胤玉，

給藉草餽饗饋作重生生詩。監生徐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道，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陛下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斥，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陛下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戶部主事葉廷秀亦疏救，俱下獄廷杖。

初，上命天下共表孝經并小學頒行。道周於庫中作聖世頌，孝經頌曰：「粵稽天德，厥貴恆性。於皇師天，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惟天德。」餘姚孫嘉績，亦繫白雲，從道周受易。刑部尙書劉澤深，擬瘴戍，再奏不允。澤深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僂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旣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戊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詔獄，積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生生詩。學龍、廷秀、仲吉亦戍。

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諸生迎至大樞，析鵝鹿疑義，示三易指歸、詩禮樂春秋及樂律，論儒派。八月，荷芰入楚，未至。

上議起廢鋼，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前少詹事道周，愚戇之咎，實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德璟旋入閣。八月日講，上與輔臣從容語及溥，張采之爲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負重名？』周延儒進曰：『張溥、黃道周，皆爲偏，惟是讀書博通，所以人人惜之。』上默然。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還，渠極感聖恩，但子方十歲，得免其永戍，量移內地，皆出憐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璟又言：『道周在獄時，寫有孝經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頌聖德。』黃景昉、陳演、吳甦合言：『道周事親孝，且清苦極不可及。』延儒言：『卽其讀書，亦尙可用。』上不答，惟微笑而已。明日，手勅：『曩諸先生面奏，永戍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密議來奏。』輔臣上言：『道周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恭睹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博雅，遂據臆陳，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復載之量。道周原職詹事府詹事，今旣蒙恩赦用，似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又非止從道周起見也。』上報『可。』命卽擬旨。輔臣復上言：『皇上此舉，衆美俱備，從此知學行之足貴，信廉吏之可爲，所裨於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細。』是日，詔復道周少詹事。都下臣民，中外相慶。

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請假歸里，以學龍廷秀等尙在戍所，席藁請命，亦得釋。道周旣歸漳浦，

堅臥不出。

明年甲申，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馬士英當國，道周入朝，無所爲。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龍江灣，夢高皇帝呼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時左都御史劉宗周去國，道周祀陵，留連紹興彌月，三謁宗周，固却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聞之，卽行。

南都潰，馬士英東奔錢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詈之，士英落鞵走。及浙省降，宗周與門人前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等謀起兵，求道周計事，不獲，悔曰：「石齋夙有淵思，吾初不宜拒之太深。」

唐王在位，訪故臣於張家玉，薦道周，玉拱手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道周來自浙，拜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位首輔。鄭芝龍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爭之，芝龍不肯出兵。道周憤時事不可爲，而荷殊絕之知，乃自請視師，經略江西。芝龍不與一卒，道周親書告身獎語號召，得百餘人，徑進出杉關，衆至萬人，田夫荷鋤從之，曰「扁擔兵」。開府廣信，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王命家玉出屯金谿，以爲之援。道周遣家玉書曰：「道周之年，不能致遠，爲皇上爲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爲皇上爲牛；或者左右拾遺，因事靖獻，道周其皇上農雞乎。」

時魯王上書福州，稱皇叔父，不稱陛下。唐王怒，殺其使者陳謙，遂積隙。道周移書浙東大臣張國維，熊汝

霖等解之，大略謂：「東遷以還，藉力晉鄭葵丘而後，推德桓文上愛殿下，篤於所生，勿以降階之間，爲博達所笑。」其多，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令故門士，以書給約內應，抵明堂里，猝遇大清將張天祿，被執。（天祿，史可法故將，一云道周武闈所錄士。致書言：北軍欲附，須單騎撫之，公方巾儒服行。）從者職方福州趙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潔，中書平和賴繼堂，龍谿蔡春溶。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宵，見張燈爲魚龍百戲，趨營帳，念民爲之泣下。至南京，置西上門，故尚膳監中，先後絕粒十餘日，作自執詩，書後曰：「丙戌就俘以來，義在必死，未了諸緣，無所復憶。所憶者爲春秋表正，詩晷正二書未就，及未登嵩室，陟華嶽之巔耳。表正爲少時舊書，墜婺源明堂，想已廢於兵火，無復能讀之者。嘗讀陳無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晷正必須吾自草，無復能傳其意者。如嵩華二嶽，先年欲以黃冠丐此了願。當遣戊辰州，乞多千里，移去潼關，爲林讓菴銓部所尼，垂老得此，坐華嶽，臥王屋，執筆以事詩，春秋，雖禮北斗，受玉虹，不爲過矣。生平所歷黃山，白岳，匡廬，九華，浮丘，龍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徑山，西陵，委宛，天臺，雁宕，羅浮，懷玉，一十八翁，要當一一謝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風雷楮墨，載其精神，亦使衆山聞之，謂我不薄也。」又云：「武夷天姥，繫於維桑，大滌焦桐，爲吾講舍，寤寐相縈，未之辭焉。」三十五日畢命。韓四維子僧某殮而瘞之。凡八句中，賦詩三百十一章，自名石齋逸詩。曰：「石齋死後，世當傳之，以當逸事。」年六十一。贈文明伯，立廟福州及漳浦。所著有三易洞璣，易象正，緇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經局進呈諸書。

行業詠，業焚草，解遼環，解齊環，榕壇問業，道流草，駢枝集，浙闈策問，洪範，月令朝義，孝經大傳，鄴書，大滌函書，逸詩，行世。夫人蔡名玉卿，能做道周書。嘗集兵萬人，號夫人軍。已而饑乏，解。子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論曰：莊烈自信王繼統，無腹心股肱之助，不動聲色而除魏忠賢，天下欣然以爲明王復出。泊臨御十七載，憂勤宵旰，終用身殉。後之論者，不欲以亡國之咎嘗之。然剛而自賢，莫肯慮下，屢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劉宗周之進退，亦可見矣。其失天下，不可謂已無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代之士。道周說經議事，與匡衡，劉向相類，而直節則李膺，范滂之流；雖才不及濟亂，要亦三百年之元氣所留也。嗚呼！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遠諫，使君臣俱覆，以宗社爲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東南紀事）

黃道周

黃先生者，名道周，字幼平，漳浦人也。漳浦山間有孤島曰「銅山」，山有石室，嘗讀書其中，因號「石齋」。爲人嚴冷，自少時同學，嘗強飲之酒，呼妓與臥。及酒醒而覺，顛倒問，寤睡如常。比明，妓出，言於同人曰：「黃公，聖賢也！」年三十八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喪歸。崇禎初，起右中允，遷侍讀學士，數言事。莊烈帝不喜，再廷杖。以爭揚嗣昌奪情事，削籍，謫戍廣西。會周延儒再相，欲參用公議，薦起故官，謝病歸。福王立，起爲禮部尙書。

奉命祭禹陵，事竣而南京亡。見唐王於衢州，拜武英殿大學士，請募兵圖恢復。裨將施琅嘗晏見言事，先生嘆曰：「君言是也！願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變可命佐時，君輩行矣！勉之！」其十二月戰於婺源，敗績不屈，幽於江寧。明年三月，將受刑，時有求書者未與，命僕取筆墨，展紙爲楷書，幅長，作大字終之而死。門人陸自巖匿其首并全體殮之，子寬以柩歸。

先生既精數理，推驗治亂，無不奇中，又好神仙之術。然從容慷慨死義如此，誠卓然知命君子哉！歿後，家人得小冊書曰：終於丙戌，年六十二。（明亡述略）

黃道周不屈

大學士黃道周，憤師不前，因請以師相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子弟，願招之効死軍前。」隆武命芝龍助資，芝龍不與，隆武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竟爲大清所執，械送南京。道周絕粒，積十四日不死。大清內院洪承疇憐欲生之，道周不屈，承疇疏救曰：「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俱殺於市。（明季南略）

蔣德璟

蔣德璟，字八公，泉州晉江人，進士。崇禎中，官詹事侍讀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四年，晉尙書，與黃景昉、吳甞、同爲東閣大學士，入直。德璟明習國典，曉練世務，立朝持正，和而近情，上甚嚮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燾，熊開元得罪，且不測。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事徵解，上顏改霽，宗周削籍歸。又偕周延儒因日講進言，赦前少詹事黃道周，復其官。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三輔震恐，上罪已求直言。科臣光時亨疏陳練餽之害。德璟票本謂：「曩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餽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危及社稷。」上大不懌，召問聚斂小人，誰也？對卽前戶部尙書李待問。乃極言抽練無實，空增七百三十萬之餽，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辭去國，舟及滄津，京師陷。時論深惜德璟。福王時，德璟不起。唐王在位，應召入直，位次黃道周下。嘗自請行關，相機督戰，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罷職歸泉州。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懋書行世。

（東南紀事）

黃斌卿

福建 黃道周不屈 蔣德璟 黃斌卿

黃斌卿，字明輔，（一字虎癡）福建莆田人。其先以禦倭功，世千戶。父養，死，崇明之難，又晉世襲。崇禎末，爲舟山參將。福王時，陞九江總兵，改廣西征蠻將軍，未赴。唐王即位，擢水陸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封肅魯伯。太子太師，賜尙方劍。治兵舟山，王御門親餞，鄭鴻達解玉帶以贈，勅書曰：「一統未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斌卿乞周崔芝自副，至舟山，益募丁壯，營田。故臣遺民南來者，皆護導入閩。凡北方出兵，及吳中有建議，輒先奏消息，一時倚斌卿爲重鎮。然性貪嗇，而崔芝慷慨得士，由是二帥不合。崔芝去，別領水師。

是年八月，斌卿敗於崇明，以周瑞救還軍，奪伯爵。會定西侯張名振，自錢塘歸石浦，斌卿與昏，爲通表福州。及名振奉魯王如舟山，不納。旣又誘擊定海總兵王鳴謙，並其衆。張國柱因是藉言爲鳴謙復仇，攻舟山，大戰三日，斌卿不勝。名振裨將阮進，以四舟衝國柱，乘濤舉礮，所向糜碎，國柱大敗，以身免。斌卿得其樓船，軍益振。

阮進者，故海中小盜，名振拔領水營。斌卿計間進，取戰艘數十，軍資數萬，脫歸閩海，名振以故望斌卿。魯王次長垣，封進蕩胡伯，與名振並列五等。進亦薄斌卿闢大義，復與名振合。松江吳勝兆謀歸，以蠟書請援島上，斌卿猶豫未決。時斌卿已晉威魯侯，其肅魯伯印故在，名振議卽用封勝兆，率舟師抵崇明爲援。值海嘯，跟踏歸。勝兆事泄，及陳子龍等皆死，遠近失望。其冬，寧波諸生華夏，使人走舟山，約內應，斌卿不時發，事又泄。島師泊桃花渡，聞寧城舉礮退，夏等被殺，收及親黨，甬人皆咎斌卿。

斌卿故無攻取圖，徒以嗜利諾夏約。既返，悔其一出，愈急計保聚。配民年十五以上皆爲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卽入官；六十無子，收其產，別給口食；內地大戶，不敢渡海，盡籍其田爲官田。合計舟山之田，二屬官，一屬民，並欲收其一如土司法，爲不侵不叛之島民。而已喜戕賊氣類，內無親信。初年，殺荆木徹，是年，賀君堯來自溫州，利其賞，使盜殺之中途。名振喪師歸，每事侮之，又失歡于平西將軍王朝先。名振去屯南田，朝先屯鹿頸，兩人皆恨斌卿，以孥祭在舟山，未得聞。

戊子秋，魯王自沙埕還泊健跳，令阮進以百艘叩舟山，告乏食。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詣健跳，于是名振，進朝先上疏，合軍討舟山。斌卿累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操，及大學士張肯堂，上表謝罪。又謀和諸營，曰：「彼此王臣，無妄動。」九月二十四日，會於海上，各斂兵待命。斌卿部將陸偉，朱玖，背約出洋。進謂斌卿遁去，遂縱兵大掠，斫斌卿，投之海中，二女皆死。王始移蹕舟山，賞名振等有差。（東南紀事）

周崔芝

周崔芝，字九元，福清榕潭人。少年讀書不成，去爲盜于海；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如諸侯；其國主曰京王，在東京，而大將軍主國權。撒斯瑪雄諸島，首尾大將軍。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變姓名爲盜如故。

久之，就撫，授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乙酉秋，以水軍都督副黃斌卿屯舟山。其冬，卽遣人入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許諾，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物，遣參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

籥舞將解維，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斌卿奏崔芝多盜火器舟楫南來，有詔趣還舟山，歸斌卿軍實，諸鎮皆不平。會張肯堂復薦崔芝善用海，有兵千人，船五十餘號，乞隸臣麾下自効。乃加崔芝平海將軍，分統水師，以趙玉成、朱永祐監其軍。

大清兵入福州，鄭芝龍將降，崔芝泣諫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先死公前，不忍見公之有此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

丙戌正月，魯王次長垣，崔芝以兵來會，封平魯伯，復鎮東海口二城。以籥舞及總兵趙牧守海口。四月，海口陷，籥舞牧死之。崔芝退保火燒壩，更遣義子林臬，從安昌王恭揚，如日本乞師。秋，從魯王攻福州。張名振、阮進等已破黃斌卿，迎魯王居舟山。崔芝亦引而北，與周瑞率樓船分三百艘，分屯溫州之三盤。二將不協，王命杭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返，益構隙，瑞遂南依鄭彩，崔芝去北依進。崔芝進怨瑞，乃會名振擊破彩於沙埕。舟山旣陷，諸從魯王者多潰散，崔芝不知所終。（東南紀事）

曹學佺

公字能始，號雁澤。十八舉於鄉，二十一成進士。官轍所至，輿利除害，民稱便之。古文詞賦，無所不精，著述汗牛充棟，又善臨池，入晉魏之室，故海內無不知曹先生者。熹宗朝，以序何總制士晉所著書，談及閹官三案，削職追奪，幾蹈不測。歸乃閉戶著書，成天下名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復殫力五經撰著，成一家言；後乃旁通於天文、禪說、字說、語錄，二十一史諸學，皆有所纂輯，誠一代之鉅儒也。威宗朝，屢詔起不就，既得予告諭旨，益安心著述。今上夙知先生名，初即位，起爲太常寺，以草創典禮，非公莫諳者。尋進秩少宗伯，特設館名蘭台，令纂修威宗實錄，眷顧彌篤，有一卿巍然魯殿靈光，文學爾雅，是天留佐朕者」之諭。先生亦幡然如命，朝夕載筆焉。時關外警報日至，朝廷所用不得其人，喪師辱國，不得已御駕親征，兵少糧乏，未能離閩疆寸步。且朝中文武大僚不和，先生預知時勢不可爲，嘗語人曰：「戰守非吾事，皇天倘欲祚閩，則實錄可就，恢復可成。倘不祚明，老臣豈事他姓？惟有死而已！」時議先由海道搗金陵，兵餉無措，先生竭蹶白金萬兩以濟之。無故，三關兵撤，猛騎長驅，探報者猶詛爲方兵。噫，時事可知矣！先是，先生聞乘輿離延津，卽削髮入山寺爲僧。有不知時勢男子四人，思爲恢復計，咸曰：「城中富家貴室，皆已遠竄，惟有曹先生在湧泉寺，猶可以義動者，曷往懇之？」遂率井里無賴子三十人，直抵寺中，而強其下山，言論舉止，忠義凜然。先生曰：「千金子不憚傾囊以應，

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巧言如簧，先生憫其志，惻然曰：『與其存爲兒孫用，不如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先生至帥府，時丙戌九月十六日也，距貝勒兵入城纔隔三朝。噫！先生豈關於計事者哉！忠義重而財物輕，故不惜耳！至十九日辰時，呼家人告曰：『吾志久定，今日正吾盡節之日也！』遂沐浴正冠，縊於中堂。時年七十有三，語不及後事。將蓋棺夕，貝勒撫軍飛檄至，藉沒田產房屋，株連兒女，狂狴纍纍，五晨夕始得入棺，尸蟲滿戶。噫！天之報施忠節如此哉！天地昏黑，華變爲孽。次年二月十九日，始得移柩出西□郊二忠祠，設奠成禮。知與不知，皆走拜祠下云。（思文大紀）

曹學佺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嗜古博學，天啓中，以文字觸魏忠賢怒，削籍，名重海內。累官四川按察使。唐藩卽位，文臣任事者，首張肯堂、何楷，及學佺，而學佺尤饒大略。因事有匡建，鄭芝龍以下咸敬禮。王知其宿儒，言無不從。晉太常寺卿，行在體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纂修崇禎實錄總裁，專設蘭臺館處之，編修何九雲等皆屬焉。學佺討論本禮經，行朝戎祭，封爵，贈諡，並遣詞臣咨問，倚以取斷。始捐家財助軍，肯堂等議用水師，又括萬金助海舟。天興饑，買米以賑。時年已七十三歲，福州陷，沐浴正衣冠，縊於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蓋棺，蟲流於戶。所著有石倉集行世。

先是，大清兵至延平，閩縣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容等，陰結衆起義。使告學佺，學佺資之千金，始克召募，殺來師之縣民榜者，人心震動。永福人黃璵密報貝勒，急下福京，遂各解散。閩人皆惜巽等之志，痛學佺。

(東南紀事)

蔣德璟絕食死

大清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略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初八日，大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晉迎降。先是，大學士蔣德璟，見鄭師逗留，因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因嘆息告病去。戶部尙書李長倩，亦以餉不繼，憂憤而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迨泉州既降，德璟遂絕食死。十五日，大兵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禮部尙書曹學佺，通政司馬思理，俱自經。(明季南略)

鄭爲虹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清操愛民，聲冠閩中。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遺書，爲虹進大明會典。及卽位，召爲御史，浦民交章乞留，具言不可去者十，乃卽命爲虹以御史知浦城。巡視

仙霞關，軍人相戒勿犯浦境，尋命巡按上游。鄭芝龍標將陳俊奪民船，爲虹召而叱責。芝龍密訴于王，王曰：「于戈未靖，全賴文武和衷；爲虹叱責，亦是代卿爲束。」芝龍不敢復言。丙戌七月，大清兵取衢州，將度仙霞，潰兵南奔者，焚掠爲食，人士流離，家不相保。爲虹閉城，發倉米銀布以犒，驢呼而去，一郡獨全。

八月十七日，大清兵至浦城，百姓請爲虹出降，不可；請行，又不可。軍人擁見，負勒迫之跪，不屈。勸令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髮不可斷也！」明日復見，責輸餽。爲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爲虹以民窮財盡，執不可，噴血大罵，乃令斬之。爲虹大呼，奪刀刺胸，不殊，遂見殺。家僕陳龍，都督洪祖烈，遊擊張萬明父子，皆從死，建人爲立祠。與爲虹同日死義者，給事中黃大鵬。（鹿樵紀聞）

鄭爲虹

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爲浦城令，潔己愛民，性極愷悌。上初入關時，知其爲廉吏也，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罷。其任爲巡關御史，亦將以恤浦民也。適關將奪商人米，爲虹繩之以法。有曲護關將者，反露章彈爲虹市恩邀譽，上知其忠，置不聞。復命巡按上游，以重其任。風力震於遠邇，關將恃恩者，亦頗爲斂手。清兵入關，爲虹嘆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思文大紀）

鄭爲虹黃大鵬噴血大罵

閩潰，兵先奔者，於路間焚掠爲食，至建甯，科臣黃大鵬，鄭爲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賞，俱歡呼而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大清兵將至浦，百姓議請出降，鄭爲虹不可，再請，爲虹執不可；大清兵擁見貝勒，衆迫跪，爲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遽殺，且勸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來！」百姓爭欲代輸贖其死，爲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因噴血大罵，貝勒怒，下令斬之；爲虹大罵，奮躍，奪刀自刺胸，不死，遂見殺。百姓爲之立祀，黃大鵬同日殉難，爲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游擊原任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都督洪祖烈，俱從死。

黃大鵬，福建建甯府建陽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甲申，授衢州龍游令。乙酉，授金衢道。大清兵至，杭嚴道與按察司，及建寧浦城知縣，三人俱降大清，招撫衢州，謂大鵬：「鼎革之事，自古皆然，天下歸大清，今已八九，豈衢之一郡能抗乎？不如早降。」大鵬不從。是時衢州陸知府，與各屬縣令，悉望風投誠。龍游與浦城接壤，貝勒駐兵於此，諸降臣俱入跪見，獨大鵬紅袍紗帽，挺立衆中，貝勒異之，問：「立者爲誰？」對曰：「前任龍游知縣，今爲金衢道，黃大鵬是也。」貝勒曰：「汝何不跪？」大鵬肆罵不拜，貝勒大怒，命割其舌，大鵬噴血連罵，觸階而死。浦城人立廟祀之。（明季南略）

傅冠不屈

福建 鄭爲虹 鄭爲虹黃大鵬噴血大罵

公諱冠，字元父，號季菴，江西南昌府進賢人。天啓壬戌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修，纂修神光兩朝實錄；丁憂歸，起復，陞侍讀，歷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左諭德右庶子。戊辰，甲戌分考禮闈，歷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仍掌翰林院事。上疏言：「欲施政令，必治精神；欲致功能，必集才力。欲精神之四周，當明體要；欲才力之畢出，當別流品。」因奏保元氣，辨人才，正紀綱，信詔令四事，上嘉納之。丁丑，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戊寅，以疾乞休，賜馳驛金幣歸里。公在閣一季，多所獻替，以溫室之義，不著之於書，世莫得而詳焉。南京登極，特旨存問，其明年，闖賊部將王體中，犯江南，破進賢，殺公孫鼎乾；掘公先墓，公奔入闖，闖中起公原官，已而辭任。及大清兵至，公走泰甯門人江亨龍家，爲江之仇執之以獻於大清帥，不屈，殺之。公被執時，於石牛羊中作書，以骸骨託汀州士民，并述其奔竄囚執之狀甚詳，所著有寶繪樓集若干卷。（明季南略）

諸葛倬

明諸葛倬，字士年，晉江貢生。隆武時以薦授翰林院待詔，加御史，監鄭鴻遠軍出浙東。闖亡，依朱成功於廈門。永歷帝進光祿寺卿。有降臣某，書招之，謂：「幡然肯來，監司可立致。」且怵以危語。倬復書謂：「聖主隆唐虞之德，小臣守箕山之操，代有其人。新朝政尚寬大，須彌大千，何問微塵。必欲相強，便當刳胸著地，勿問是

肝是肉矣。」某得書惘然而罷。後卒於台灣。（明遺民錄）

鄭成功

朱成功，本姓鄭氏，名森，字大木，平國公芝龍子也。其母日本女，天啓七年，生於日本。幼讀書，爲南安諸生。福王時，入國子監，師禮錢謙益。唐王立，召見，奇其狀貌，賜國姓及今名，封忠孝伯。貝勒入閩，芝龍諭成功降，成功不從，曰：「父教子忠，未聞以貳。」比行，又欲與俱見貝勒，叔父定國公鴻逵陰令逸去，得免。遂謀舉兵。時諸鄭潰散，成集廈門中左所，而成功部旅單弱，乃往南粵召募。其冬，永勝伯彩至舟山，迎魯王次中左。兩廣督撫大臣，奉桂王嗣位肇慶。

大清順治四年，成功自南粵回。會故臣將吏設高皇帝位，矢盟恢復，以故受唐王封，賜姓。仍尊隆武年號，自稱招討大將軍罪臣。以洪政、陳輝爲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爲親丁鎮；余寬、郭新爲左右鎮；移軍鼓浪島訓練。成功年少，有文武略，拔出諸父兄中，近遠皆屬心。於是魯王改次長垣，晉永勝伯彩爲建國公，彩弟聯爲定遠侯，諸附彩者皆奉魯王，惟成功自爲一軍。夏，成功、彩合兵，及招討將軍楊耿入海澄，援兵至，島人卻，洪政中流矢死。

其秋七月，鄖西王常湖起兵，襲據建甯。魯王兵攻福州，失利。定國公鴻逵攻泉州，成功引兵會之，軍於桃

花山提督趙國佐率數百騎衝成功壘，張進、楊才迎戰，鴻達遣林順等夾擊，遂抵城下。別遣小師破溜石砲城，殺參將鮮應龍，軍聲大振，所在繕起，泉城外號令不行。鄉紳郭必昌子謀內應，舉家被戮，并繫前閣部黃景昉。國佐在城中，多殺立威，泉民日夜惴息。會漳州副將王進救至，圍解。鴻達入據揭陽。

冬十月，成功從大學士路振飛，會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大統歷。是年，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取福甯州。戊子春正月，魯王兵取興化。三月，建甯興化皆破，魯王改次沙埕。成功取同安，以葉翼雲知縣事。夏，建國公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秋八月，總督陳錦大軍至，同安城陷。守將林壯猷、邱晉一軍皆沒，葉翼雲死，遂屠同安。

成功募兵於銅山。己丑，遣施琅、楊才、柯宸樞、康明等攻拔漳浦，遂下雲霄鎮，抵詔安，移屯分水關南岡，留宸樞守盤陀嶺。王師進攻嶺，宸樞死。其秋七月，張名振、阮進迎魯王居健跳所。成功遣光祿卿陳士京朝於肇慶，始用桂王年號。九月，名振等討斬黃斌卿。魯王移屯舟山，遣阮美如、日本乞師。庚寅春正月，桂王自肇慶西奔梧州。成功入潮州，南洋勦楊廣、許隆，渡濠，誅張禮，勦新墟、金田等寨，皆平之。夏六月，進攻蘇利於碣石衛。施琅來奔。秋八月，成功襲取廈門，殺鄭聯，并其軍。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破鄭彩兵於沙埕，彩引餘衆逃南海。數年，軍人星散，舟楫損壞，成功招之以書，喜曰：「今不歸，後無期矣。」遂還廈門，卒於家。

辛卯春，成功南次平海，閩撫張學聖使泉州守將馬得功乘虛襲廈門，入之。前大學士曾櫻自縊死，諸紳

咸避於梧嶼。學聖與漳泉道黃澍登山，望島孤懸海外，汪洋萬頃，愜然曰：「此絕地也！脫緩急，豈望救乎？」遽引還。未數日，鴻達自揭陽來，得功欲退，不得渡，乃好語鴻達曰：「我不出，島必不全。且公家在安平內地，請熟慮。」鴻達縱之出。四月朔，成功還至島，得功去已二日，大悔恨。按失島罪，斬其叔芝莞，諸將股慄，軍勢復振。

五月，入漳州南溪，敗鎮將王邦俊；提督楊名高，自福州步騎來救，迎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乘勝徇漳浦，守將楊世臣、陳光策降。

是年九月，陳錦克舟山，定西侯張名振、魯王南奔，謀取海壇，駐師，致書勸成功會師迎駕。魯王亦與之書曰：「余與公宗盟也，平居則歌行葦之章，際難合賦春令之什。公其無吝偏師，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前至魯王行宮而啓，永曆見正位粵西，宜去監國號。王復書，敍所以勉從監國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門，如寓公焉。名振、阮駿等兵，皆屬成功。

壬辰二月，成功進取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陳錦來援，成功簡精銳待江東橋北。錦狃於同安之役，意甚輕敵，及戰，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詔安，南靖，平和，遂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同知張箸，推官石璋，堅守不下。金衢總兵馬晉寶來救，成功縱之入城，數日出戰而敗，復退守陣。南軍晝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屬岸築斷，激水灌城，復列棚圍之。城中升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噉弩掘鼠。陳錦在鳳凰山，爲其下庫成棟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閩大震。

漳圍至八閱月，中外困隔。浙江固山額真金礪，固山大溫都力敖，童梅勒章京徐大貴，總滿洲烏金超哈兵，與提督名高山、長泰間道直抵漳城北。成功營城南鳳窠山，乘高壓壘。王師銳甚，爲兩翼擊。島人久敵堅城，皆無鬪志。十月三日，解圍，退屯古縣。合戰崩潰，追奔四十餘里，積屍布野。成功入海澄，嬰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萬，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所」。

是年秋，張名振北，師次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江南北戒嚴。

癸巳夏，金礪進攻海澄，成功與諸將飲酒敵樓，指揮治軍。夜，大將王秀奇、郝文興開空砲發，曰：「師臨城矣。」令其下皆用斧，令曰：「敵至而斫。」有頃，師盡銳渡海，秀奇等大呼登城，斧齊下，先登悉填濠，礪連夜拔圍去。

是年，西寧王定國自武岡還，入廣西，圍肇慶。新泰侯郝尙久以潮州應定國。平南王尙可喜救肇慶，定國退，靖南王耿繼茂將軍哈哈木急攻潮州，尙久以鴻遠前入揭陽，有隙。至是，因郝文興來乞師，成功遣陳六御救之，竟疑，不敢開城納兵。九月，潮州破，六御乃攻鷓汀壩等寨，引還。

定國之在肇慶也，以書抵成功，請會師。成功得書，往報師期，并上諸將戰助於行在。是年，張名振復退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西甯王定國進封晉王。

八月，平國公芝龍遣家僕李德歸閩，講撫。成功繆諾，因以休士觀釁。故朝命金礪撤兵還浙，而封芝龍同

安侯，學士鄭康納贊詔及海澄公勅印授成功，封鴻遠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宴使者安平，辭以未裂十不受爵。而遺書總督劉清泰，謂數十萬乘按甲待和，豈能枵腹？欲就漳泉與福各屬，權宜借餉。不待報，遽遣官四出。清泰密諭諸城守斂戍避。鄭蝦還言成功三議：一先割四府，二不奉調，三不受部撫節制，又比高麗不剃頭，恐如姜驥，金聲桓等降後激變。芝龍恐其子不受詔，復爲書與弟鴻遠，使勸之。鴻遠復書，述：「大姪在中左，弟在白沙，兼渠行師所居靡定，相見尤罕，其肯聽弟之言乎？」芝龍悵然，無可奈何。

甲午，成功僞設六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月上魯王豚米，及瀘溪、寧靖諸宗室，禮待鄉紳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華朝薦、徐孚遠等，軍國大事，輒以相諮。考諸生學秀者入儲賢館。

是年，張名振、阮駿再入崇明所，奪北舟及歸者至五百餘艘。別將顧忠至天津，邀糧艘百餘。名振登金山，望哭、崇禎先帝，哀動三軍。及議和，成功以不便勞師遠征，使人召還，義師多不欲南，半引去。其後名振遇毒，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

島上軍以科餉爲名，縱橫衍蔓，上游延建，俱有海兵出沒。閩撫修國器，密疏成功異志，恐以撫始終自誤。上密勅福省督撫鎮將，嚴飭守備，毋墮彼計。

其年夏秋，晉王定國自廉州出師，下高州，拔高明，圍新會，廣東震動。定國遣使成功請婚，且趣師。十月，使輔明侯、林察總督南征。會晉王攻廣州，閩安侯、周瑞憚不敢進，於是西師大敗。成功怒，欲斬瑞，諸將爲請杖八

十，革其職。

十一月，漳州守將以郡城約降。成功自思明州入海澄，夜勒兵，諸將未知所向，四鼓直抵漳城，開門迎入。守將朴世用，魏標，魏其志，知府房星輝，知縣周瓊，李奇生，范進等降，泉州諸縣望風潰。成功復取同安。未幾，甘輝攻仙遊縣，開地道入之，屠掠幾無遺，和議遂絕。

大清命烏金世子統大軍入閩。乙未夏五月，成功遣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取舟山，守將巴臣與舉軍降。以六御守舟山，洪旭攻台溫，召臣興歸思明。六月，墮安平鎮及漳郡，惠安，南安，同安城撤兵，聚思明。以貝子將至，權清野斂戍也。晉王定國復致成功書。

十二月烏金世子至泉州，遣人賫諭至思明招降，不納。易函稱書，以祖大壽，洪承疇為辭，成功依違答之。丙申三月，貝子會泉州水師攻兩島，成功遣林順，陳澤以砲舟出禦。大舟先為颶風所飄，多登而遁，十餘人浮至金門，斷手刎耳鼻遺之。別將攻白沙，不克而還。

六月，前衝黃梧以海澄來降，封海澄公。海澄軍儲多，成功使王秀奇統黃梧，蘇明同守。明兄茂先為施琅副將，琅之得罪也，茂實逸之；及茂從黃廷，黃梧入揭陽失利，遂接軍法誅茂，并明戴罪，故梧，明皆怨成功。貝子之入閩也，漳泉屬邑皆下，惟海澄未復。梧，明憚秀奇，不敢動。適秀奇出計事，二人遂舉城降。

時貝子重兵在漳，成功議率衆北向以肆之，尅期解纜。聞海澄變，諸將皆失色，成功奮然曰：「吾欲圖大，

豈以澄邑阻事有不行者斬！遂揚帆下閩安鎮，省會震動。督撫出王進於獄，使治守具。南軍屢攻不利，乃城牛心塔，以陳斌戍之。梧封海澄公，明母猶在海上，召明入京爲內大臣。梧因獻平海策，請發鄭氏塚，誅求親黨，設五商及遷海等事。

成功用法嚴，其下常懼誅，禮官陳寶綸、黃開泰，先後出降，大清輒貴顯之，以招島上人，島上人多動心。然降將亦慕成功資子殊渥，第宅供帳，與己無異。以故郝文興等，迄死不貳。

是年，台州鎮將馬信、寧波鎮將張私德，降於成功。各予白金五千兩，蟒衣玉帶；信母妻各自金五百兩，珠冠霞帔一。是年，晉王定國奉桂王入雲南。八月，大軍復舟山，總制陳六御、英義、伯阮駿死。丁酉春正月，晉王定國率兵討孫可望，可望來奔。三月，定國公鴻逵卒於金門，大軍復閩安鎮，島將引還。陳斌孤軍守牛心塔，不得出。遣人招降，至福州，殺之，屠其軍。甘輝等還自閩安，攻寧德，滿將阿克襄赴援，恃其驍勇，輕進，馬蹶，裹創步戰，爲輝所殺。

戊戌，成功議大舉取南京，曰：「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矣。」諸將多言南京道遠城固，須數萬人，不如近攻完利。惟馬信力贊，乃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居思明。自率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禮，武衛、林勝，統領余新，虎衛、左鎮、陳魁，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舉帆入浙，攻陷樂清諸縣。將進長江，次羊山，暴風覆舟，亡數千人。退泊舟山，整固舟楫，以圖再舉。

桂王遣周金湯，由廣東龍門航海，至思明，封成功爲延平王，諸將陞擢有差。成功以未有恢復功，辭王爵。稱招討大將軍如故。是年，大清師入貴州，李定國、白文選等皆敗。

己亥五月，成功全軍北出，抵崇明，以兵部尙書張煌言嘗從定西侯名振三入長江，知虛實，用爲前驅。煌言請定崇沙爲老營，不聽。金焦沿江置礮，烏人乘南風盛，徑抵瓜洲城下。我師出禦，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以柯平爲同知，守瓜洲。成功留攻鎮江，令煌言先搗觀音門，儀真官民迎降。六月廿四日，鎮江軍陣江口，成功登陸擊之，戰未合，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陣。時大雨濘，騎皆陷於淖，海上軍徒跳擊刺，往來剽輕，我師竟敗。提督管效忠走，朱操江被執，江南北大震。成功入城，以全斌遠令先動，將殺之；諸將力請，乃免。於是全斌帶傷守鎮江。七月，成功進圍南京，移檄遠近。

張煌言至蕪湖、廬鳳、寧徽、池太守令將吏，日納款軍門，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金陵守禦雖堅，亦欲議降。煌言將向江西，馳書勸成功急攻南京，而分兵下旁縣。成功因累捷，不時發令。初至，馬信卽欲揮兵登城，成功不許。

崇明副將梁化鳳先已降，又不時調，化鳳偵丹陽無備，遂引兵突入南京，乘南軍怠，夜開城出，大有斬獲。次日，滿漢軍傾城出戰，襲破余新軍，諸軍皆潰，爭赴舟，溺死無算，成功僅得登舟。獲都督甘輝，殺之。

成功收潰軍，猶數萬人，揚帆出海，并棄瓜鎮。鎮江書生羅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請留，不聽。奉其父以從。成

功攻崇明，不克而歸。上江軍聞之，亦潰。煌言跳身間行，得達台州。諸納款者屠戮無遺，江右義旅陳九思、衆數萬，保南饒山中，聞金陵之敗，乃降。

是年，大軍盡取雲南，桂王出奔緬，李定國攻緬，迎桂王，不克。庚子，台州守將張承恩書詣張煌言，請降。明安達理出浙海，士卒病死大半，不戰而歸。達素兩道指思明，大舡出漳州，小舡出同安，許隆、蘇利等皆以兵會。成功使陳鵬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嶼，饒隆、利自率周全斌、陳輝、黃庭，次海門。五月十日旦，漳州兵乘風順流，迫海門，成功傳令按舟勿動，俟大軍齊出，乃擊。呼吸間，漳舡已至，擊破閩安侯周瑞船，瑞與五府陳堯策皆死。遂攻陳輝船，輝舉火藥燒之，滿兵躍起，且戰且卻。近午，風作潮湧，成功親率巨艦衝之，鄭泰自浯嶼引舟合擊，大軍敗，橫屍浮海。有滿兵二百力戰，遣馬信招降，乘夜沉之同安。

滿兵向高崎，陳鵬約降，戒所部無動。滿兵恃有內應，未及岸，棄舟爭前。鵬部將陳蟒請曰：「事急矣，豈可待死！」及殿兵鎮隆、璋齊出，大軍皆指言鵬降，爭赴之；比至，戰遂不支，蹈海死者十七八。收鵬凌遲，以蟒代之。許隆等聞敗引還。是役，成功空島出禦，相持月餘，師不渡海。

辛丑，成功取臺灣。初，紅夷欲城浯嶼，依粵澳互市，數以巨艦入犯，因泊灣築二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餘皆土番。立法嚴，土番咸奉約束，歷三十餘年，無敢犯者。成功積苦海上，自南都敗回，無經略中土之志。又虞廈四單弱，謀所向，紅夷譯何斌進曰：「公何不取臺灣？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得其地足以應國，取

其財足以餉兵士。番受紅夷凌侮，每欲反噬久矣，以公威臨之，如使狼逐羣羊也。陳可取狀甚悉。是年正月，成功決意取臺灣，諸將謂夾板船多礙火，難近鹿耳門水淺，不可渡。成功引舟徑進。三月，次澎湖，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舟大小銜尾而渡。紅夷驚謂自天而下。先取赤嵌，紅夷走王城死守，復燒其夾板船，盡殲之。圍至十二月，紅夷出降，生存者僅百數十人，縱其歸國。

乃改臺灣爲僑東都，王城爲安平鎮，赤嵌號天興府。以鄭省英爲府尹，省英開草萊，興屯聚，犯法者親故不假。有諫用法宜稍寬者，曰：「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嚴濟事。立國之始，若先尚寬，流弊不可勝極矣。」遂勒諸將移眷。

時東荒初闢，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憚法嚴，皆遷延不行。於是銅山守將郭義、蔡祿，前知思明州薛聯桂，同入漳州降。義、祿將挾忠，匡伯張進偕行，進曰：「吾守土，有死而已。」密置火藥署中，欲俟二鎮來，并焚之。二鎮遣人促行，遂舉火圍室自焚。進在銅威惠頗著，人甚惜之。

冬十月，芝龍死燕市。芝龍屢以書諭撫，否則必見誅，儻成功復言設有不幸，兒當縞素。至是死。

大清患閩海久，門兵從蘇納海議，盡遷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濱海居民於內地，立邊界，著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連坐。

春燕來巢於海舟，島上食盡，各鳥獸散。成功又聽周全斌說，使擊忠勇侯陳豹於南澳，豹倉卒不能自明，

舉軍入廣州降。又忽命戶官鄭泰監殺長子錦，泰愕恐獲罪。又參軍蔡鳴雪自臺灣來，思明聲言將誅諸將，於是合謀拒命。值全斌從南澳還，素與諸將不協，恐其爲變，誘執之。

壬申五月，成功死於臺灣。成功感風寒，月朔受謁，尙坐胡床，諸將不知其病。數日卒，年三十九。成功在軍，每善處敗，素自厲氣，戾夫宿將，避駭不如。及南都挫衄，輒經營立國，氣頗不振。遙傳桂王遇害，張煌言每勸成功尊立魯王，以存明後。成功不欲，惟奉永曆年號終身。（東南紀事）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直隸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中，官福建按察使，晉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唐王在鳳陽高牆，振飛入見，奇其神宇器識，深相結好，奉私錢周之。由是知府張以謹以下，視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洶洶，鎮將劉澤清、高傑，欲寄家屬於江南，左都御史劉宗周劾之，并及振飛。已，廉知振飛公清，尋悔曰：「參兩鎮過青淮，撫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敗，振飛東走，及其鄉諸生韓雄、都等聚兵大湖，不降。

唐王思舊恩，使吳江諸生持勅書訪之，勅曰：「麥飯菘粥，念久欲報。」既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入直。振飛持論有執，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期昇爲總督，彭遇醜、僉都御史，振飛及曾櫻封還內降。上意未釋，曰：「方今多事，必循資格，豈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飛執言：「臣等無私隙，遇醜降賊，乞憐馬士英，爲浙撫搜括

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百姓不容，故爾逃來。若大用此二人，無乃傷新政乎？卒從其諫。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馬奔，振飛追扈不及，縊邵武山寺。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其先直隸山後人。永樂中，祖失里本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建右衛指揮使。上琛十八襲職，體弱不勝，折節讀書。唐藩加錦衣指揮，從至延平。大清兵至，誓必死，使人求毒草。妾劉氏悲曰：『君以我婦人，不知節義，故不使聞耶？吾心決久矣！』上琛喜，並坐飲藥酒而卒。時上琛年三十八，劉年二十一。劉有母，亦不奪女志。（鹿樵紀事）

胡上琛

上琛字逢聖，號席公，直隸山後人。祖失木里，永樂間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福州云。琛幼孤，依母家田氏讀書，孱弱不勝衣，田氏常慮其夭。少長，好禮義文詞，授業於先叔祖。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歸則哀然一丈夫矣。修飭武備外，折節讀書，毫不作犢鬥習氣。且耽於賦詠，時有曹景宗競病之句，人不知也。性喜

蓄書畫，有當意者，輒典衣購之。思宗殉難時，悲憤不勝，見羅江社刻有哀吟，輒援筆屬和，綽有思致。今上卽位，閩中，加陞錦衣衛，隨駕延汀。及事勢去，聖駕蒙塵，琛徒步走歸。歸則閉戶不出，若有所待。戚屬勸之他徙者，惟唯謝之。貝勒兵將入城，琛聞之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北面清兵之理！縱赧顏偷生，他日何面目見祖父於地下乎！」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我有志久矣，特未敢言耳。然尙慮君志未決也。」琛聞，喜動顏色，曰：「不意爾之能同我志，今可無憾矣！」遂服冠裳，與妾拜天地祖宗，闔戶憤泣，並坐於中堂，飲藥酒而卒。時琛年三十有八，妾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撫養。母亦賢母，不奪其志，亦大可嘉也。（思文大紀）

廣西

〔目次〕

瞿式耜殉節

粵西二臣

張同敞殉節

張同敞自訣詩

瞿式耜殉節

己丑年六月，大清再發師征廣，遣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出鄱陽，踰梅嶺，入廣東，而定南王孔有德，則渡洞庭湖，泝湘江名。入廣西，時稱三王征廣。南京提兵索餉甚急，舟約萬五千，兵俱帶妻隨征。先是，永歷開臣瞿式耜，留守廣西桂林府，已閱三載，自戊子二月二十三日，亂兵劫掠，式耜下平樂，帝往南寧，君臣從此永訣。行在諸臣，各私功名，各狗門戶，畏避老成先達，外託留守，以尊其體，實疎遠之，以便己之所爲耳。庚寅年，大清兵再薄全州，衛國公胡一青之兵已撤守榕江。是時勳師咸進公，次者侯伯，桂林衛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甲寅辰刻，報大清兵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未戰而潰。發使趙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式耜令

賊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雲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敝當共之。」遂哭，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大清朝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式耜同敞于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敞相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殺之，其絕命詞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死之日，雷電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乃上書定南王孔有德，請葬式耜同敞。而吳江義士楊藝，字碩父，爲具衣冠棺殮，并同敞瘞于北門之園。

公在獄賦詩，名浩氣吟，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誓必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其一曰：「籊草爲茵枕出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九死如飴遑惜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甯識孤臣夢坦然。」其二曰：「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剩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真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其三曰：「正襟危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願仰須臾階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須知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益莊。莫嘆老夫輕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其四曰：「年年索賦養邊臣，曾見登陴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邨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民

堪畏，樂爾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捐身。」其五曰：「邊臣死節亦尋常，恨死猶銜負國傷。擁主竟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隅疆。罵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詎敢忘。幸有顛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其六曰：「拘幽土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語，癡愚嘆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爲滴雨聲。四大久拚同泡影，英魂到底護皇明。」其七曰：「嚴疆數載盡臣心，坐看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改，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還欣短鬢尙蕭森。」其八曰：「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去，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俘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事，黃冠莫擬故鄉遊。」（明季南略）

粵西二臣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人。天啓辛酉舉於鄉，歷官中外，才情精敏，所在見稱。十六年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福王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廣、四川、雲貴、廣西軍務。左良玉舉兵，迫騰蛟解印付家人，將自剄。良玉兵至，爲擁去，伺間躍入江水，飄十餘里，一漁舟救之，起，則漢關侯廟前也。而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臣得神佑，益歸心焉。騰蛟乃問道抵長沙，集諸屬吏，痛哭盟誓，調副將王朝宣、張先璧、劉承胤、胤，朝宣等先後至，兵稍振。唐王初立，騰蛟復收李自成餘衆，衆號百萬。丁亥八月，定南王兵渡湖。

寇，騰蛟迎戰而敗，棄長沙奔武岡。武岡破，從王走桂林，復出取衡永，會諸將進攻長沙。會馬進忠作亂，大掠奔還武岡，他守將皆潰，而南昌又已先破，乃奔湘潭，惟空城。烏金王乘勝自間道來襲，騰蛟不爲備，北將徐勇先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之降。騰蛟大怒，叱之，遂擁之去，不食七日，乃殺之。永明王聞之哀悼，賜祭者九，贈湘中王，諡文烈。騰蛟初生，其宅邊井中忽有五色魚躍起，光彩奪目，自此時出游泳，比其死也，魚不復見云。

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由進士歷官給諫，敢搏擊，雖權貴無所避，大臣多畏其口。後因助錢謙益沮溫體仁會推，被謫，遂廢於家。又以奸民訐其貪肆不法，逮治坐贖徒。福王立，復起應天府丞，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繼事永明王，以大學士留守桂林，招兵裕餉，日夕訓練，任大將焦璉爲心腹。定南王破全州，直叩嚴關，諸將皆遠遁，城中將士亦多棄去，式耜不能禁。部將戚良勳請式耜上馬遠走，式耜叱而追之。俄而門人張同儼自靈州來謁曰：『事急矣，先生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同儼曰：『然，公與城爲存亡，儼卽與公爲存亡，君恩也，亦師義也。』式耜曰：『不然，後事未可知，君亟去圖生，以任其難，勿留此同死，而爲其易。』同儼不可。

是夕，兩人相對秉燭危坐，一老兵侍，令召中軍徐高，付以勅印，令持送王。黎明，有數騎至，式耜曰：『我兩人待死久矣。』定南王慰之曰：『吾斷不殺忠臣，但兩公亦當知天命所歸，本藩聖裔，尙附興朝。』語未竟，同

敵罵曰：「逆賊何等辱我先聖！」突前欲批其頰。有德大怒，以刀背斫兩臂，與式耜同幽於民舍，猶日以詩酬唱。至閏十一月十七日，將就刑，天忽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同敵俱死。崑山歸乎來先生嘗和其絕命詩曰：「元臣日夜執戈眠，首尾經營歷四年。方冀時來能定國，那知力盡不回天。憑魂殺敵生前志，託夢歸鄉死後緣。浩氣乘雲詩句在，幾回讀罷淚漣然。」又曰：「江陵相業故非常，身後淒涼行路傷。誰料有孫繩祖武，還能爲國死封疆。當年朝局何須問，四代君恩不可忘。報答此時惟有命，精靈常在毅宗旁。」蓋同敵，江陵相國之曾孫也。（鹿樵紀聞）

張同敞殉節

張同敞，湖廣江陵人，曾祖居正，相神宗，有聲。崇禎間，同敞以蔭補中書舍人，至十七年，闖賊李自成陷北京，懷宗殉難，賊索朝官甚急，文武逼降者多，同敞藏匿民間，潛出城，徒步南歸。時宏光嗣位，同敞痛懷宗之死，服喪三年，誓不仕，往來吳淞山水間，及南都復陷，同敞入閩，適隆武新立，博求先朝舊臣，時宰言同敞，亟召見，上悲喜甚，命之官，力辭。上曰：「爾祖有功先朝，曾蔭錦衣衛指揮使，今爾不受職，數年後此爵湮矣，爾縱欲報先帝，奈祖符何？強爲朕襲錦衣官，爾文人，不當授武職，然朕文武兼任，爾慎毋過辭。」同敞感泣，不得已，改授錦衣衛指揮使，時隆武二年二月也。未幾，堵胤錫督師楚中，收降餘賊李赤心等，表至行在，上謂同敞曰：「楚

爾父母邦也，爾家世有名于楚，素爲楚人所信服，今降賊在楚地，可往爲朕撫之，俾戮力報効，毋擾赤子。」同
做受命，行至楚，諭胤錫撫赤心等，宣布上威信，羣賊稽顙歸化，無不感服。同做遂卽復命還朝，行至粵界，聞八
閩不守，同做仰天大哭，如窮人無所歸。及永歷卽位，端州粵東已陷，上留大學士瞿式耜守粵西，駕幸武岡，起
同做入朝。同做見上，號哭不已，上曰：「爾文人也，復有大節，何可以武職屈。」因改授翰林院右春坊侍讀學
士。丁亥八月，寇陷武岡，上狩粵西，同做爲亂兵所掠，避入黔地。時黔粵隔絕，人情洶擾，數月不開行在消息，川
黔士紳，議立榮韓二藩，同做與錢邦芭及鄭逢元，楊喬然，力爭不可，衆議乃阻。戊子，同做從間道赴行在，陞詹
事府正詹事。留守瞿式耜，疏荐同做知兵，得士心，上命以兵部侍郎經略粵楚兵馬。時兵弱餉匱，同做身在行
間，分甘苦，以忠義激勸將士，人人自奮，每接戰，同做卽以死誓。及庚寅冬，同做督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
青，連營於桂林之小榕江。十一月初五日，大清兵至，兩營戰敗，同做率數騎入桂林城。時軍民俱散，留守大學
士朝服坐堂上，誓與城亡，及見同做至，喜曰：「我守臣，不容他適，子軍中總督，自宜行，天下事尙可爲乎？子勉
之！」同做笑曰：「公能爲朝廷死，同做獨不能乎？何相待之薄也？」連取酒共飲，坐而待之。次日，大清兵入城，
同做與式耜見孔有德，兩人不跪，同做尤大罵，有德部下捶辱之，同做罵愈勵。有德命拘二人於城北一小室
中，命左右說之降，勸諭百端。式耜但大哭，同做則毒罵，暇則兩人賦詩。有德憤甚，命折同做右臂，仍談笑賦詩
不絕。同做右臂旣損，詩成，式耜代書之。兩人幽囚唱和者四十餘日，詩各數十章。有德見兩人困愈久，苦愈甚，

而志愈堅烈，知終不可辱，至閏十一月十八日，殺之。金堡時已爲僧，致書于孔有德，乃收殮張雨公屍，葬于白鶴山下。上聞同儈死，深爲痛悼，累日不食，望而祭之，贈陵江伯，無子。所著詩文四十餘卷，以兵燹亡失，止臨難時絕命詞數十章，傳達行在，上讀而悲焉，命工部刻傳之，賜名御覽傷心吟。（明季南略）

張同儈自訣詩

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忽于此日右臂復能微動，左臂不可仰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孤臣同儈囚中草。」詩曰：「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嬾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明季南略）

廣東

〔目次〕

粵東三烈

張家玉殉國始末

陳宗伯夫婦

蘇觀生

粵東三烈

陳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以探花授編修。天啓甲子，忤璫削籍。崇禎立，起原官，累遷少宗伯，因爭宗人授事，復黜。子壯爲人，長身巨口，美鬚髯，秀眉目，清言醞藉，雅爲風流所宗。罷官後，閉門謝客，獨見順德陳令斌、邦彥之文而奇之，延至家，使訓諸子。邦彥感子壯之知己也，亦以師禮事子壯。其遊若父子然，相得懽甚。邦彥慷慨有大節，雙目炯炯，視日不眩；爲諸生，四十未遇，居錦巖教授。甲申之變，志欲殉國，於是別子壯，謝生徒，草中興政要數萬言，走江寧上之，不用。唐王讀其書而偉之，旣自立，卽其家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與張家玉同事唐王。

家玉者東莞人，字元子，號芷園，癸未進士，選庶常。初陷賊中，設詭詞求見及見，長揖不跪。賊使卒憎以白刃，曰：『降否？』家玉曰：『不降。』曰：『不降將劓汝。』家玉又曰：『不降。』曰：『不降將劓汝父母。』家玉始

跪，賊乃釋之；卽伺間南遁。福王定從逆諸臣罪，阮大鍼惡其依附東林，將列之五等，有爲之力辯者，始得放歸。黃道周薦之唐王，授侍講，上疏陳江右剿撫事宜，唐王然之，命監鄧彩兵救撫州，而邦彥以部屬隨蘇觀生駐贛州。彩進至廣信，畏敵不敢前，家玉結健將四人，各領死士爲先驅，方與王師遇，而彩已捲旆東奔，兵遂敗。家玉走新城，墜馬折臂，自請募兵潮惠。至鎮平，賴寄肖以其衆萬餘人從之，又招降劇盜黃海，得兵數萬，氣稍振。聞福汀事急，率之往赴，王師邀擊破之，家玉衆散，亡歸東莞。

邦彥數爲觀生畫策，不用。福州破，觀生遁入羊城，聞永明王稱監國，使邦彥奉表至肇慶勸進。已行而觀生意中變，別奉聿鏘。永明王夜召邦彥，決策太后前，邦彥請王急正大位，以繫人心，發南維勁卒取韶州，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王，使代我受敵，而徐乘其敵。丁魁楚輩皆以爲然，於是擢邦彥兵科給事中，齎勅還諭觀生，至廣州，彭耀先往被殺，邦彥遂不敢入城，變姓名稱林居士，匿高明山中。

順治四年正月，李成棟破廣州，西追永明。當是時，子壯已起兵邑之九江村，其兵多蛋戶番鬼，善戰。聞邦彥在高明，急使人召之，謂曰：『成不成天也，姑置勿計，但得牽制成棟，使毋遽西，則潯梧有備矣！』初，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元吉敗，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聚衆至二萬餘人。邦彥乃與子壯謀，使同邑諸生馬應芳說余龍攻廣州，永明藉是得脫至桂林。及余龍敗死，邦彥撫其餘衆，行收兵至高明，麥而炫等皆從之。當是時，家玉亦舉人韓如璜起兵，劉澹據東莞，籍前尙書李曼斯等資以輜士，進

破新安，殺其令鄭益，與家玉東西相應。

其年夏，子壯約邦彥攻廣州，先結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又使花山盜詐降以助之，期於七夕內外並發。子壯先期一日，連舟千艘直薄西城，奪其礮臺。可觀等謀洩，佟總督悉收斬之，而飛騎召成棟還。蓋其時成棟方攻家玉於新安也。翌日，邦彥至城東，知可觀等死，度李兵夜當過禺，先伏舟以待，而使人報子壯曰：「敵未必遭我火，恐其餘衆奔突，請嚴陣以待；青旗而朱旂者，我兵也。」子壯得報，不卽傳令。其夜王師果至，火舟飄飄，起蒲葦間，焚其巨艦十數。李成棟乘輕舸且戰且走，邦彥尾而擊之，環城而西。平明，迫子壯軍，城中亦登陣鳴鼓助呼，喧聲雷動。子壯兵皆烏合，遙望帆檣，千翼蔽江而上，以爲皆北兵也。陣動，子壯急傳令，而後軍已走。王師乘之，前軍亦潰。邦彥不敢攻城，全師走三水，破其城，殺知縣陳億，復助麥而炫復高明。已而清遠指揮白嘗燦與諸生朱學熙殺副使于玉華，以城迎。邦彥乃口兵至江上，立柵以自固。

成棟旣破子壯，與佟總督謀以家玉在東，依山爲壘，畏我騎兵，決不自至。邦彥居上流，舟師剽疾，若大兵東出，彼不乘廣州之虛，必遠連西越之衆，乃使偏師綴家玉，而先討邦彥。八月之末，王師至清遠，邦彥使翟師連乘風，駕火舟迎戰，成棟敗走；俄而風返，成棟回兵蹙之，火舟迫柵不得入，師連之衆殲焉。清遠破，邦彥帥死，士巷戰，身被三刀，走入朱氏園，見學熙緝，拜哭之，題詩於壁曰：「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葭弘化碧，還同屈子俱沈。」題畢，自投於池；追兵引出，檻車送廣州。

子壯之敗也，收合散亡，兵稍振。八月既望，諷知佟總督生日，引兵襲之；夜泊白蜆殼，近三鼓，遙聽城柝無聲，緣橋望江中，水光凝碧，惟十數漁舟戢戢落月中，往來如織。子壯大喜，下令薄城，未至二三里，城上角聲烏，忽兵舟數十，乘風東來。子壯大駭，收兵敗走。不數里，舟忽不進，下視舟旁，月光照徹，水內巨纜縱橫，蓋向者漁舟所爲也。急奔他道，水淺舟膠，追兵迫，子壯棄舟登陸，壯士百餘人掖之遁，會麥而炫來迎，乃奔高明。及邦彥被執，佟總督訊子壯所在，邦彥答曰：『我兩人各殉國，何問焉？且生平師事之，即知無可言者。』佟怒，命磔之。

成棟初攻新安，家玉兵敗，韓如璜戰死，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家玉走西鄉，已而王師引退，西鄉大豪陳文豹復聚衆奉之，襲破新安，據東莞。及成棟已破邦彥，即移師而東，家玉據金鰲洲拒戰，大敗；東莞破，文豹死，王師進克劉灣。魯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壘，盡滅其族，村市爲墟。家玉號哭而遁，道得衆數千，王師追之，家玉乃潛舟別島，伺追兵過而自後擊之。成棟失利引還。於是家玉收合散亡，復襲破新安，再爲王師所敗；乃奔鐵岡，收合十五嶺亂民，攻克龍門，博羅，連平，長甯，遂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益募兵，分麾下爲龍虎犀象四營，進據增城。王師至，家玉倚險自固，相持十餘日，已而身被甲搏戰，刀幾及成棟。王師乍却，南兵追斬數百級，距長隄，鳴金收軍。軍法出張旗，入捲旗，或奪得敵旗，即麾以入敵軍。是日斬獲多旗手，喜而望之，臂縮數頭，張旗至中軍效功。後隊望見該曰：『敵破中軍矣！』急保壘。前軍顧後隊之移也，亦駭曰：『敵乘我後矣！』皆

不戰而潰；家玉身中九矢，策馬赴澗水而死。經數日，王師得之，顏色如生，鬚眉猶怒張欲動也。

至十月，王師至高明，麥而炫戰死；前主事朱實蓮，太僕卿霍子衡皆不屈死。實蓮字子潔，子衡字覺商，皆南海人。而炫字章開，高明人。城既破，子壯冠帶坐堂上，成棟輿致之，具賓主獻酬。子壯素善飲，達旦不亂，至是從容引滿如平時。械送羊城，修總督謂曰：「公何不知天命？且我與公年家，方薦公，何苦而反？」子壯曰：「若思年家兩字，當知本朝恩不可負；若反本朝，何名而（疑作我）反？」遂受戮，子壯母自縊。

三人同時舉事，邦彥磔後，逾月而家玉戰死，又逾月而子壯被執。又三月，李成棟劫修總督以廣州叛。子壯性孝友，善行草，文詞典麗，少嘗聲色自娛，晚際亂離，悉斥去不少顧。長子尙庸沒於白蜆殼，次子尙圖同父被執，家人柏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故得全。邦彥博涉羣書，著有雪聲堂集，南上草，留丹錄。初起兵，修總督使人掩其家中，獲其二子及妾何氏，遺書招邦彥；邦彥批其牘云：「子殺之，妾辱之，身爲王臣，義不顧妻子也。」養甲皆斬之。清遠敗，幼子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亦得全。厥後永明王返肇慶，贈邦彥兵部尙書，謚忠愍；子壯番禺侯，謚文忠；家玉吏部尙書，增城侯，謚忠烈；家玉無子，而其父兆龍猶在，乃卽以子爵封之。

野乘跋云：「余嘗遊廣州，過東城，彼中人指秋濤陳公死節處，衰草蒙茸，寒風凜冽，余望而悲之。旣與其名士薛始亨等遊，備得一時事。當廣州已破，肇慶席捲，自非諸人牽制於東，桂林一枝，不早折耶？醫歐陽生言，陳岩野被磔時，監者取其肝，肝忽躍起撲面，驚而墜馬歸病，請生治，自述其事，後竟不起。其精爽可畏如此。」

元子初以父母故屈膝於賊；論者謂公父母時在原籍，非自戚之虐所能及，以此頗疑其心。及東莞舉事，布政王應華以書招之，元子答書云：『女不幸而節見，士不幸而忠見，今忠與節實萃於家玉一身，而執事乃曰利天下利社稷，亦思天下誰之天下？社稷誰之社稷？而執事所欲捐踵，更以何爲也？』由是推其心，則知前之詭詞屈膝，亦欲留其身以有爲，豈一時儉生倖免者比哉！比經莞永，四望汪洋，操舟者猶述張翰林母妻妹自沉事，益肅然起敬云。（鹿樵紀聞）

張家玉殉國始末

張家玉，東莞人，字元子，號芷園，張兆龍之子也。丰儀韶美，爾雅溫文，恂恂然有儒者氣象。然性質沉毅，外柔而中剛，能耐人之所不能耐。幼負大志，恆以遠大自期，博讀羣書，而識其大者遠者，不屑屑於詞章之學，而詞章亦豪邁沈鬱，有幽燕豪士氣。尤喜讀兵法，恆究心於孫吳之書，而默考乎古來用兵之得失，及天下形勢之險夷，以爲生當亂世，天下分崩離析，罅繳充蹊，坑阱塞路，非戎服講經之時，而武事不可不講也。祖母陳氏，母黎氏，均愛家玉逾拱璧，視其能爲有用之學，相顧而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是時陳氏年已七十餘，而黎氏亦五十有奇矣。幡然二老，銀鬢如絲，均飽歷世故，深明大義，非尋常婦人所克踰其蹤。恆以忠孝之義勸家玉，暇則歷引古今忠臣孝子之軼事，以爲法戒，口講指畫，娓娓忘倦，間述至慷慨激昂之時，爲之扼腕泣下。

恍若身處其地，忘乎己之爲婦人也者。家玉自幼至長，既既開家庭之良訓，耳濡而目染，若置身於古人之前，而親挹其芬芳，其忠孝之念，遂盤紆於胸臆中而不去，其後，卒能殺身以成仁，不負其初志者，陳黎二氏之力也。

是時闖賊已揭竿呼嘯而起，羣盜滿天下，州縣兵單，不足以抗賊，所過爲墟，隴豫秦晉各省，均已爲鐵騎所蹂躪。朝廷簡命討賊，諸大臣均畏葸不知兵，賊至卽逃，拱手以城池相贈獻。家玉每讀邸報，輒泣數行下，奮然曰：『海內糜爛至此，非男兒報國時耶？』言已，奮袂蹇衣，躍躍欲動，有上馬殺賊之慨。然辟處南粵，去中原絕遠，北望帝京，長安漫漫，帝閣不可叫，朝廷豈知天下有張家玉其人者，而委以討賊禦寇之責耶？一介諸生，兵權不在掌握，雖胸負大志，終無補於國家耳。思至此，又爲之沮喪不已。是時家玉瑩然一身，形影相弔，而胸中悶鬱之氣，舍祖每及母外，無可告語者，幸有弱妹一人，與家玉有同情，妹名石寶，年僅髫齡，忠烈之志，根於天性，且幼承母訓，熟讀古人孝經忠經女誡女論語諸書，故忠君愛國之氣，日盎然萃於其面，與乃兄無少差殊，隱然有先天下之憂，獨恨身非男子，不能爲國家出力耳。家玉處外感紛來之衝，恆旁皇於室中，無以爲計，以祖母及母，均屬風木殘年，不敢以家國之感，擾其悲傷，惟一吐之於石寶之前，以洩積憤。談至庸臣之誤國，賊勢之披猖，往往目眦盡裂，相對泣下，石寶反慰之曰：『天生我才必有用，未必忍令七尺昂藏，枯槁岩壑。男兒報國，會常有期，欲速不達，兄幸爲國自愛。』家玉亦知國勢險夷，非一手一足之力所克挽回，亦惟隱忍以

俟時機之至而已。

家玉雖不喜爲文，而文名已重於一時，司文柄者爭欲羅致之，故未幾卽舉於鄉，成癸未進士，選庶常。次年而甲申之變作。當家玉初選庶常時，自思一身已爲朝廷所有，正盡忠報國之時，然恆以討賊之策，倡言於朝，舉朝無應之者。朝廷方拜李建泰爲大將，家玉知建泰關葑泄查，不足有爲，抗疏言之，反嚴旨切責，以家玉年少氣盛，不能如老臣之持重。是時大臣饜發放橫，傷化虐民，小臣則與金瑩璧，輸貨權門，官嬉於朝，兵闕於市，舉朝酣嬉，若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至者。家玉知有明之祚，其不臘矣。李建泰怙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不旋踵而流寇已薄京城，九門之軍，不戰自潰。家玉欲糾合殘兵，堅守城門，而兵已潰散，無一應者。於是京陷帝崩，明祚顛覆於俄頃間。

賊旣入城，諸大臣牽羊迎賊，俯伏道旁，操揚沈之筆，上表勸進者，實繁有徒；而忠烈之士，殺身殉國，如王章、李邦華、倪元璐等，不過數十人。家玉痛國事之不可爲，憤欲自殺；旋念不有死者，何以勵臣節；不有生者，何以圖恢復，今宜討賊雪恥，爲先帝復讎，徒以一死塞責，置國事於不顧，遂得謂之忠臣乎？於是含垢忍辱，不甘卽死。乃志願未酬，身已先爲賊執。賊高坐堂皇，刀劍森列，縛家玉至，叱其降，否則置之死。家玉厲聲數賊罪，詞氣激昂，聲色俱厲，賊感其忠義，釋其縛而放之。然家玉恢復之志，未嘗少忘也。

未幾，家玉瞰賊無備，伺間南遁，時福王已建都南京，亟投福王，進以恢復之策，而不能用。適馬士英援引

阮大鍼，驟擢高官，阮憤東林黨人之敵己，盡翻遺案，大肆屠戮，假題於定從逆諸臣罪，而爲報復之計。家玉夙與東林聲氣相通，大鍼陰嫉之，列其罪爲五等，不死於闕賊，幾死於奸臣，幸有力者爲之辨護，始獲放歸。然而從前隱忍不死之苦心，卒無以白於天下，天下氣節之士，亦疑其失身於賊，往往肆口詆譏，躋之與楊廷鑒、周鍾等，末路英雄，誠抱難言之隱痛矣。

家玉壯志未遂，所如輒阻，及返鄉，哭拜於祖母陳氏、母黎氏之前，卽欲拔劍自刎，以謝悠悠之口。陳氏慷慨言曰：「大丈夫生不苟生，死不苟死，祇須光明磊落，以行吾志，人言奚恤，倘自刎於家，何殊愚夫愚婦之自經溝瀆乎！吾非恤兒死，願兒死得其所耳。」福王雖以無道自隳其祚，太祖子孫尙多，散居四方，未必盡無賢者。且各省義師，波譎水湧，人心未死，曷欲不可有爲。一息尙存，卽當盡一息之責任。吾老矣，所望以宏我漢京光我宗族者，惟兒，兒其勉之。」

家玉涕泣受教。未幾，黃道周、鄭芝龍等，果奉唐王聿鍵立於閩。道周素知家玉賢，上章薦之於唐王，王方思振奮有爲，力搜羅天下人材，乃授家玉爲侍講。命旣下，家玉單騎就道，拜別祖母等而行。石寶進酒三爵爲兄壽，祝其成功。家玉立飲而盡，復奉三爵於石寶，泣而言曰：「余此行生死未卜，家無兄弟，惟妹一人耳。奉事重堂，惟妹是望，妹其勉之。」石寶曰：「諾，此余責也。」母黎氏復訓之曰：「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盡忠卽盡孝也；吾兒旣委身事唐王，自當馳驅於國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可復念及家。祖母雖老，余能事之。古人云：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吾兒當三復斯語。」言已，歷家玉行，家玉涕泣而去。

既謁唐王，慰勉備至，乃上疏陳江右勦撫事宜，洋洋萬言，唐王擊節歎賞，歎爲奇才，然不能用也。時何騰蛟在荊岳，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以歸唐王，惟中隔撫建等州，聲氣不克相通。王擬出大兵亟救建，爲通達湘楚之路，乃命永勝伯鄭彩爲御營右先鋒，統領勁兵，出杉關以救撫州，并加家玉兵科給事中，命監鄭彩軍。然彩無統兵禦寇之才，家資跋扈，恣行兇忒，標狡鋒協，好亂樂禍，而復膽小若鶩，不足以當大敵；家玉雖爲監軍，徒有空名，兵權俱懸彩手，偶有所籌畫，獻於彩前，彩則顰蹙自滿，拒之而不納。家玉已知茲行之必敗矣。彩進至廣信，畏敵不敢前，家玉勸其一鼓作氣，驅兵速行，乘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敵人不我防備，或可一舉而燬之。彩卒不從，家玉不獲已，乃結健將四人，各領死士爲先驅，以爲背城一戰之計。方與清兵遇，前鋒僅交戰，彩已掩旆東奔，所餘者僅家玉所帥數百人。家玉奮勇死戰，而衆寡懸殊，後無援兵，遂大敗，士卒盡歿，家玉僅以身免，彩竟袖手作壁上觀，未嘗發一卒一矢以相援也。唐王聞兵敗之耗，削彩爵，復疑家玉交綏不力，恆舉其名，以爲諸將士戒，亦冤矣哉。

家玉既突圍而出，單騎奔馳，清兵追之急，乃策馬疾行，墜身谿谷中，折其臂，幾爲清兵所得，急束壁上馬，走新城，遂脫於禍。痛唐王無知人之明，委鄭彩以兵權，不戰自潰，以至於敗，兩部之傾覆，皆如彩之類，以成清兵破竹之勢，非清兵之盡強，我兵盡弱也，乃欲募兵惠潮，圖再舉。文病而行，至鎮平，有賴寄信者，素慕家玉名，

以其萬餘人從之。又劇盜黃海者，所帥流寇萬餘人，亡命山澤中，家玉挺身入賊砦，說以大義，黃海感泣，衆降，願効死。家玉驟得兵數萬，軍氣稍振，聞福汀事急，驚曰：『江山殘碎，祇此閩粵尺寸地，號爲明有，倘福京顛覆，清兵必長驅入粵，縱中與尙有人，奈用武已無地何！』乃亟帥新得之衆，兼途往援。時黃道周已死，閩省空無一兵，清兵所懼惟家玉，聞家玉將至，乃默遣勁旅伺以途而擊之。家玉之兵，未經訓練，黃海所部，盡烏合流寇，且家玉急於進戰，兼途而行，行未半途，伏兵頓起，衆倉皇失色，不能成陣而自亂。家玉雖勉強鏖戰，新募之兵，卒不足以當驍勁之旅，犇潰殆盡，家玉單騎走歸東莞。未幾而福州陷亡，唐王被虜之耗亦至矣。唐王旣虜而北，其弟聿鏗遁入廣州自立，桂王亦稱監國於肇慶。未幾李成棟舉兵入粵，破廣州，聿鏗亡，將長驅下肇慶，桂王勢岌岌。是時粵中諸烈士紛紛起義師，以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行。陳子壯起兵攻廣州，破高明而據之。陳邦彥起兵破三水，清遠諸邑與子壯兵合。家玉復奮臂而起，與舉人韓如璜起兵於劉濬，據東莞，不辭勞瘁，四出募兵士，以至誠感之，四鄉之民，咸願投麾下。然兵雖日集，餉無所出，家玉盡傾家產，陳氏黎氏又皆出釵環衣飾鬻之，以爲軍士糧。然不足以供半月餉，家玉乃說前尙書李覺斯等，助資以犒士，軍容頗振，於是復進兵攻新安，破之，殺其令鄭塗，與子壯、邦彥之軍，東西相應，果足以掣成棟之肘，不得西行。桂王獲以從容繕備，修戰守之具，國體於以纍立，皆家玉等起兵牽制之力也。

是時成棟爲清効命，急欲成功，而家玉等故爲之梗，乃恨之刺骨；又以家玉在東，依山爲壘，邦彥在西，舟

師剽疾，往往東西合擊，而已坐困其中；否則已舉兵西行，家玉則陰出而襲其後，轉而東旆，邦彥又縱舟師以擣其虛，馴至首尾不能兼顧，於是以一軍綴家玉於新安，自統大軍攻清遠，破其城，執邦彥而磔之，乃悉精兵直壓新安。是時家玉僅據新安東莞叢爾之地，兵不滿數千，成棟以十萬之衆臨之，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家玉雖死力支持，無殊於以螳螂之斧，而御隆車之隧，雖欲不敗，不可得矣。成棟攻新安破之，韓如璜戰死，義師傷亡殆盡，家玉僅以身遁。成棟復乘勝下東莞。東莞者，家玉父母之鄉，而家室坟墓之所在者也。方李兵之將至也，家玉之祖母陳氏，括家中餘資，盡遣散諸僮僕，泣而語之曰：『大亂頻仍，家亡國破，崑岡火炎，玉石俱焚，余死宜也；若等豈可無辜而受池魚之殃乎？今乘賊兵未至，若輩速各自逃生，主僕之恩，盡於今日，余無力以衛若輩，并無力以自衛，余亦不敢望若輩之衛我，幸勿株守孤廬，以坐俟屠僇也。』諸僕聞其語，咸涕泣失聲，俯伏不願去，願與主人俱死。陳氏強麾之去，亦有終不肯去者。及李兵大集，繞城三匝，砲聲如轟雷，矢石交於眉睫，城陷在旦夕，人民盡豕突狼奔，哭聲震天地，陳氏集黎氏石寶及家人於庭而議曰：『聞賊兵破新安，大肆誅戮，今此城將破，我家爲發難之人，必索之維急，無倖免理。若不聞邦彥之妻子，俱就僇乎？余老矣，行將就木，死固其所，殉城而死，愈於老病而死多矣。余亦奚忍留此老眼，以坐視生靈之塗炭耶？若等宜急逃，易裝微服，雜難民而奔，或可免於禍。倘異日天眷明祚，光復舊物，若等夫婦父子，尙可團圓，余亦忻慰於九地矣。』黎氏曰：『不可。余聞忠臣孝子之家，一言一動，皆是鼓譟天下。倘余輩隱忍偷生，坐視姑獨死，不

義不孝，奚足爲天下訓乎？」陳氏曰：「余倘貪戀餘生，不能就義，或爲李賊所執，以脅家玉，家玉將如之何？」議未定，城已破，家人倉皇來報，陳氏顧諸人曰：「何如？事急矣，若輩自爲計，余自此別矣。」遂杖筇出門，投於河；黎氏自後追之，哭呼曰：「姑慢行，余亦隨姑去也。」亦登身赴水死。石寶追至，二人已沈，仰天哭曰：「余兄以祖母氏付於我，我不能竭力以衛之，何顏復立於圓靈柔蓋間耶？」亦沈於水而死。成棟入城，果大索家玉之家，遺蘆蕭然，闔無一人，疑其遁，懸重金購之，踰日始知其死。未幾，尸浮於水面，三人之手互相堅握，數人力劈，不能開，而怒目切齒，猶有餘恨，顧者皆感泣流涕，成棟亦咨嗟不已。家玉旣敗，匹馬走西鄉，忽聞全家殉難，痛苦倒地，指天誓曰：「君國之讎未報，父母之讎又來，千古慘痛，集於余躬，不殄此醜虜者，非男兒也。」於是收拾殘兵，圖再舉計。西鄉有大豪陳文豹者，復聚衆數千以奉之，家玉之軍威復振，乘成棟引兵還廣州，突舉兵襲破新安，後乘勝破東莞，而據之，所失二縣復歸於家玉之手，所傷者全家殉難，無有子遺，盧舍蕩然，盡成焦土耳。家玉乃奉祖母三人之遺骸，葬於莞水之旁，白衣冠祭之，捨地呼天，淚盡成血，精誠所感，三軍皆哭。時則金風獵獵，白楊蕭蕭，莞水西流，聲聲嗚咽，一若掬國破家亡之慘，以警衆人者，三軍莫不攘臂思奮，大呼曰：「白髮婦人，髻齡女子，亦能仗義不屈，爲國捐軀，矧余濟昂藏七尺之軀乎？」乃以次歃血誓於墓前曰：「誓當戮力同心，扶微救絕，驅彼醜虜，還我河山，死者有知，實聞斯言！其有寒盟背義，爲德不卒者，有如此水！」

成棟聞家玉再破東莞新安，怒益甚，復集其精銳，直搗東莞，旌旗遍野，鐵旗如山，東莞兵民，莫不相顧失色。家玉歎曰：『成敗利鈍天也，余盡余力而已。』乃指麾兵士，扼金鰲洲之險以拒之，振臂一呼，瘡痍俱起，文豹亦奮勇進戰，軍士莫不以一當百，鏖戰數日，斬馘頗多，然衆寡之數懸殊，而成棟所帥皆騎兵，銳不可當，家玉遂又大敗。文豹死於陣中，全軍皆飲刃以盡，家玉僅帥數騎遁歸劉潛。成棟既破東莞，復進帥克劉潛。時李覺斯怨家玉甚，轉乞款於成棟，又欺家玉新敗，滅其族，火其鄉，村市萬家，盡付一炬，更發其祖宗之龕墓，暴骨於原野。成棟亦命所部之發丘中郎摸金校尉等，相與破棺裸屍，掠取金寶，所過隳突，無骸不露，復焚其鬪，棄草莽間，斷取頂骨以爲飲器。張氏之鄉黨宗族，祖宗廬墓，於以殆盡。家玉聞之，痛徹心髓。時成棟已統勁兵踞其後，思欲生擒之，追者數千人，其卒不爲所擒者，幸也。家玉伺其過，而自後擊之。成棟祇知家玉單騎而遁，不復慮有它變，不意伏兵鼓噪而起，呼聲動天，不知兵從何來，驚駭失措，軍士自相殘踏以死者無算。家玉之兵，多持纒鋤擊之，紛紛落水，成棟僅餘數騎，踉蹌而遁，自是益知家玉之不可輕敵矣。

未幾，家玉復敗於成棟。家玉再接再厲，略無餒志，乃孤身犇鐵岡，收合十五嶺義民，旬日而成軍。以新安東莞之易得易失也，乃舍之而攻龍門，克之，乘勝收復博羅，連平長甯數縣，進步攻惠州，遂破歸善，所至皆捷，勢如迎刃，惠潮嘉之義士盡歸之。復以博羅地形陰峻，可戰可守，乃還兵屯博羅，益募兵，得衆萬餘人，分麾下爲龍虎犀象四營，復進據增城，粵省東部之勢，已盡趨於家玉矣。時粵中當道，知家玉未易破，以書招其降，家

玉覆書絕之。成棟知其無降意，乃集精兵攻增城。家玉倚險如固，相持十餘日，勝負未決。一日，兩軍大戰於城外，家玉戎裝跨介，挺身搏戰，揮刀直突敵陳，幾搥成棟胸。成棟喊呼，麾兵反走，家玉帥兵逐之，追斬無算。距長隄，鳴金收軍。軍法出張旗，入卷旗，或奪得敵旗，即麾以入敵軍。是日，家玉前軍斬獲多旗手，喜出望外，遽張敵旗入中軍效功。後軍望見中軍之有敵人旗也，喊曰：敵被中軍矣，急保壘。前軍顧後軍之移動也，喊曰：敵逼我後矣，因是陳勢頓亂，家玉大呼不能止。成棟乘勢反擊，皆不戰而自潰。家玉身中九矢，幾墜馬下，顧視城內敵旗已滿，知事不可爲，乃策馬赴澗水死。踰數日，成棟獲其屍，顏色如生，鬚眉怒張欲動，望者悚然而生長。未幾，子壯亦被執，粵省之義師遂絕。（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陳宗伯夫婦

張烈女，軼其名，粵之南海人。父爲邑中教師，擅拳術，力大如虎，雙手能舉五百斤，顧鬱鬱不遇，時借酒自遣，酒酣，輒仰天長嘯，其聲洪如巨鐘，若百獅之怒吼。中年得女，女生而慧，耽翰墨，貌尤昳麗，但於婀娜之中，含有剛健之氣，眼棱炯炯有光，凜乎其不可犯。父酷愛之，授以技擊，女習之三年，盡傳其術，身輕比猿，攀崖援壁，如履平地。年十五，歸同邑陳公子壯，子壯夙抱大志，狀貌魁巍，額廣準巨，英氣咄咄逼人，其處世也，和而藹，恭而謙，智勇深沈，不露圭角，文學之餘，時好擊劍馳馬。嘗曰：「天下多事，大丈夫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若徒

手執一卷，家且不能保，遑論國乎？」僧某，少林嫡傳也，子壯師事之，盡其藝，得女，倡隨甚篤，紅閨劍影，時覺閃閃紗窗，光芒射人，見者輒咋舌失色，而不知彼正藉此以精其技，冀爲他日爲也。天啓四年，子壯典試浙江，策刺魏園，坐誹謗，削藉歸家。居恆怏怏不樂，感撫時事，悲來填膺，時聚二三豪俠之士，相與痛論國事，每言至魏瑞專橫，閭民誤國，輒拍案大罵，慷慨淋漓，聲淚俱下。維時魏瑞恐人不服，偵騎四布，間諜充斥，鄉民往往以小故罹大辟，天下皆結舌緘口，莫敢或議朝政。惟子壯則肆言無忌，絕不畏怯。烈女憂而諫之曰：「奸賊當國，忠良見屏，錦繡山河，行見斷送於豎子手，夫子宜效漢朱雲故事，請劍明廷，斬賊首以謝天下，此其上也；否則力有不逮，則當相機徐圖，蓄力待時，若何而可誅奸，若何而可奠國，經之營之，百折不回以行之，庶克有濟。若徒使酒坐罵，不過洩一事之孤憤耳，竊爲夫子不取。」子壯領之。

崇禎初，子壯開復原官，累遷至禮部侍郎。會詔徵郡王子孫以降，才堪用者，赴闕聽候除授。子壯抗疏言：「宗室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藩規，溷銓政。且錦衣肉食之貴介，登之吏民之上，不習民情，徒爲民苦。」疏上，上震怒。先是，溫體仁深恨子壯，際此復乘間中傷之。部議以非祖問親，如律當戍，乃錮子壯於獄。女得報，拊膺痛苦曰：「夫子以英挺雄武之才，不幸陷於宵小之手，報國之心，未酬萬一，詎可坐視其無辜而死乎！」遂即日男妝北上，形隻影單，彳亍於冰天雪地中，不以爲苦。抵京師，僞爲子壯弟，詣某顯者（疑爲文震孟）門，求營救。顯者以力不逮對。女百思無策，乃偃蹇坐其邸之階上，作秦庭之哭；旬日水漿不入口，淚盡，繼之以血。顯者

憐之，允其請，力白於上，女更百計斡旋以佐之，奔走五閱月，心疲足繭，而子壯始出獄。

是時流寇四起，海宇騷動，秦晉豫蜀，半爲賊有。未幾，賊衆直闖京師，九門之軍盡潰。思宗殉國於煤山，羣臣寫降表，北面載拜，覲顏作新朝走卒。子壯聞報，乃掀髯而起曰：「某聞主愛臣辱，主辱臣死。國事如此，更有何面目偷生於人世耶？」言畢，叩頭捨地，額上血流如雨注，鬚髮皆赤，大有死而後已之慨。烈女揮涕以慰之曰：「君非可死時也。闖賊篡國，君王殉難，社稷墟圮，生靈塗炭，爲人臣者，正宜草討賊之檄，與勤王之師，爲天下倡，幸而人心未去，當有中興之望，不幸而天不祥明，大事已非，則解衣就烹，引頸待戮，猶未晚也。至徒以一死報國，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所爲，竊爲夫子羞之。夫子其有意乎？妾不敏，敢執鞭以從。」子壯謝曰：「金石之言，謹受教矣。」未幾，福王立於南都，起子壯爲禮部尙書，女乃棄釵環，焚詩稿，短衣窄袖，佩劍從轡，相偕北上。行抵蘇湖，南都陷，福王被虜，四鎮或死或降，江南盡爲清有。時桂王避亂於梧州，子壯乃馳檄遠近，言桂王當立。而其時唐王已卽位於福州，湯來賀謂子壯曰：「閩一君，粵又一君，蚌鷸相持，漁人得利，君其好爲之，勿以國家大計，誤於私憤也。」子壯意稍轉，女復力爭之，議遂寢。近人僅爲子壯不念宿憾，（按唐王曾具疏勅子壯。）貞忠爲國，而不知烈女亦左右之，但不居其名耳。

永曆丁亥，虜將李成棟大舉西犯，張家玉起兵東莞，與虜戰於新安。子壯與陳邦彥謀乘虛復廣州，乃約指揮使楊可觀等，結花山降盜三千餘人，期以七月七日，內外相應舉兵。諜者入郭被執，事露，可觀等死之。成

棟遺援，子壯要擊之，大潰，士卒死亡殆盡，僅以身免。乃對女痛苦曰：『天下事不可爲矣，一而敗，再而蹶，此天也，非人力也。余食國祿，忠國事，固應一死以報先皇帝於地下，若卿金質玉姿，年來馳驅戎馬，跋涉風塵，已足可憐可敬，余有不幸，卿將何以爲計？』女曰：『君作忠臣，妾獨不能爲節婦耶！』言已怫然。

是年子壯入高明，成棟率大兵圍之，前後旬日，城中矢竭糧盡，鼠雀俱空，兵士餓死者相繼，遂不守。烈女揮臂一呼，瘡痍皆起，與敵肉薄於城中，人人有城存則存，城亡則亡之慨。清兵大爲驚愕，棄戈返奔。乃未幾而後軍驟至，精銳大集，衆寡之勢懸殊，子壯慘死。烈女被執，思以身殉，乘人不備，解帶縊樑間，適爲成棟部卒窺見，救之，不得死。其後保護益嚴，使女無從得死所。女思吾志旣決，終是一死，與其寂寂而死，何如稍有作爲。思至此，決計待時而動。數月，成棟以其安於所居，不復念陳，乃謀納之，入與語。女大怒，肆口謾罵。成棟欲強之，女奮然曰：『將軍身爲主將，手握兵符，自以爲能壓一弱女子，但五步之內，妾得以頸血濺將軍，將軍雖有貔貅之師，堅甲利槌，亦無所用，將軍其試思之。』言畢，握拳作欲撲狀，齒翼翼而響。成棟瞠目結舌，不語而出，歎曰：『天下奇女子也。』願以其貌美，終不忍加害。

會清廷序功，以成棟居修養甲下，成棟頗爲不平。適城中演劇，強偕女出觀。女視伶官服先朝服，不禁有感於心，悽然淚下。成棟詰之，女曰：『爲見臺上威嚴，觸目相感，如見故夫耳。』成棟聞言，似帶不悅之狀。女急佯笑曰：『苟有人長日衣此，願委身事之，蓋觀其冠服，則新人儼如舊人，心滋慰也。』成棟卽歸取明朝冠服。

著之，笑對女曰：『若當意否？』女默思，由此或可達目的，乃以笑報之曰：『堂堂儀表，不愧英雄氣宇。』言畢，取鏡爲成棟照之。成棟對鏡，適與女之目光相接，觸女回眸一笑，百媚俱生。成棟心爲之醉，女復乘間慳思之，曰：『將軍若能舉兵反正，妾自願永侍巾櫛。』成棟此時已不能自主，立應之曰：『果能令我真個銷魂，則蹈湯赴火，粉身碎骨，所不敢辭。』女笑存之，是夕，遂歸成棟。婚後數日，義旗不舉，烈女多方催促之，成棟遲疑不決。女責以爽約，成棟曰：『卿有所命，敢不允從，惟拙荆弱女，俱在松江，設余所部一發，彼等頭顱皆不保矣。』女歎曰：『妾受將軍愚矣。請先死以成大志。』次日，遂自經。成棟撫屍大哭曰：『嗟乎！天下奇女子也！』

江无相曰，昨歲客羊城，於雙門底舊書肆中，得筆記數頁，破爛幾不能辨識，細讀之，中記陳宗伯事，與他書所記略有不同，雖未必盡屬奇徵，然亦稗史一好材料也。急爲潤飾，謹次於此，以廣異聞。（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蘇觀生

蘇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人。福王時，官戶部主事。避兵東至杭州，與鄭鴻逵奉唐王入閩。觀生見際喪亂，諸王獨唐藩賢，可濟大業，委心服事。唐王卽位，拜大學士。時閣臣多用耆望，而觀生新進柄政，自首輔黃道周以下，皆重其才。第乙酉七月，領儲賢館，觀生以爲非時務所急，力勸王幸贛，就楊廷麟，毋久留福州。鄭芝龍格

其議，有詔觀生先赴南安，聯絡江楚。王親祖之殿門，觀生叩頭，出登車，慨然有澄復之志。

丙戌四月，大清師圍贛州，觀生退保南康。五月，援兵潰，觀生收散卒，及大清師遇於李家山九牛間，數戰皆捷，解圍屯水西，進復圍之。十月，贛州陷，廷麟致命，觀生棄南安，入廣東。

時大清師已破汀州，莫知唐王音息。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走惠潮，以扼東兵，則兩粵可保。觀生不從。將至廣州，聞桂王監國肇慶，觀生與丁魁楚有隙，不擇已，從邦彥諫，遣詣肇慶勸進。

會唐王聿錫浮海達廣，觀生意變，曰：『大行皇帝親弟今在，外求君，非義。』遂背邦彥，立唐王，稱紹武。召海盜石馬、徐、鄒四姓，授總兵，使拒肇慶。桂王卽位，班詔廣州，觀生頗內懼。兵部侍郎林佳鼎，故監司廣東，與總兵林察同姓，相善也，佳鼎信之。至是，督西師與李明忠、龍倫、蘇聘等次三水，察令四姓盜迎降，復佳鼎于三山，行朝大震。觀生由是驕。

而大清將李成棟，已進陷惠潮，廣州未之知。城中兵西出，十二月十四日，有十七騎且趨會城，諜報曰：『北軍至。』觀生曰：『潮州文昨夕到，胡妄言。』斬之。向午，數騎抵東郭市肉，守門者猶以爲招來海上盜，門遂不閉。須臾，傳令歸順。時宿衛尙萬人，觀生急收之，至者僅數百，大清兵擊走之，遂執唐王。觀生過給事中梁鑿問計，鑿曰：『死耳！』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自縊。顧元鏡先椎髻號于市曰：『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又出示云：『恭惟大清皇帝，應運而興，天兵臨粵，逆藩授首。』大兵之入，咸

謂元鏡實召之。唐王初走洛城里，元鏡家僮跡以獻，何吾驥、王應華俱降。

論曰：嘗見前輩所紀「東粵遺事」云：觀生早立清節，策仕八載，囊無餘金。比鎮南安，糧運不繼，動輒掣肘，仰天嘆曰：『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嶺頭幾日地，豈不懷歸？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迨羅明受不揣地利，水師一戰輒敗，諸軍以次潰逃，南康重兵，聞風驚遁，觀生遂度嶺還粵西。適指揮使王之臣等至，知延邵俱陷，失唐王所在，觀生揮涕曰：『使登早詣虔，不致有今日。』馮兼三嘗投刺謁觀生，兼三數爲畫策，不合，語人曰：『余死報國家。』兼三曰：『嶺外絕好死地，已舍卻，不知今何地可似贛州也。』觀生雖作色，亦輒改容。及大清兵入廣州，卒不食其言。然力小而任重，智淺而謀大，味一統而虧大信，無以安內而攘外，乃其所短也。兩粵之陷，戎由觀生，獨哀其志，故立傳焉。（東南紀事）

補遺

〔目次〕

江西

萬元吉

袁公始末

段將軍

江蘇

南都死難

南都死事諸臣

黃學士石齋先生道周

黃公遺事

黃忠端公

史閣部之後

史閣部詞聯

乙邦才傳

徐宗麟

王玉藻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華吏部鳳超先生允誠

管華吏部事

李如石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路公別傳

顧大任

徐宮詹

侯銀臺嗣曾

侯忠節公父子爲僮賓作書

夏吏部允彝

陳給諫子龍

紀吳繩如殉節事

紀侯懷王殉難事

吳提督之叛

沈司馬草率舉事

沈司馬出身本末

報喜

安徽

補遺 目次

黃得功

劉泰齋

浙江

陳御史元倩

張煌言詩

野廟聯語

沈雲英

雲南

查如龍

劫灰錄李定國事

福建

賜姓公

賜姓公

洪復

〔附言〕

江西

萬元吉

萬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中，監大學士楊嗣昌軍，扼夔門，與石柱女帥秦良玉合兵擊賊，招降關索，惠登相，王光思，有功。會嗣昌敗，薄其賞，稍遷大理評事。李自成陷西安，上命大學士吳甌出

師以元吉充軍前贊書。尋召還，姓不果行。元吉在軍中久，曉練兵事，諸宿將左良玉、金聲桓等皆憚之。元吉亦見天下壞，矢報國。

乙酉，良玉死，子夢庚及聲桓等以全軍降大清，南都不守。元吉散家貲募兵，與清江進士楊廷麟、同郡進士郭維經，起義師于贛州。元吉扼吉安，東西犄角，軍容甚盛。

時大清已命聲桓開府南昌，所部皆左營驍將，南軍不能進。聞福京立君，拜表：「請乘輿親出江西，臣等堅守贛州，以待王師。」詔加元吉、廷麟並督師大學士，維經兵部尙書。命鄭彩出杉關，蘇觀生出南安，進恢湖東，援贛。彩逗留不行，而永寧王招嗣兵謝志良等，復建昌、撫州，數月之間，湖東屢失屢復。

丙戌二月，吉安陷，元吉退守皂口。大清盡下湖東西，殺永寧王，進逼贛州。元吉亦遂入贛，贛人將竄，見督師移眷入署，始定。元吉分兵三營，番休，黎遂球等爲監軍，以兵科楊文薦任城守，而身晝夜督戰。下及婦女，皆感其意，曰：「廿死無貳。」援兵累敗。六月，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粵兵，進營城下，共四萬餘人。元吉欲待水師至方戰，王其弘諫，不聽。

八月，大清兵迎擊水師，乘勝遂破諸軍，自是贛州城下，無一廝卒。廷麟等入，與元吉共死守。福州旣陷，贛州援絕，元吉斷指入函，請救于湖南、廣東。蘇觀生在南安，觀望不敢前。大清兵築長圍困之。自五月至于十月，城中食盡，斗米至八錢，餓死載道，人無畔志。元吉子欲絕城請降，斬之，人呼元吉爲「萬精忠」。

初三日，大兵獲嚮導，夜自小南門上。鄉勇猶巷戰，及明，大兵大集，城上舉炮，皆裂，遂陷。元吉、廷麟赴水死。繼入睦峨寺焚死。同死者：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卿彭期生，主事龔芬，林瑛子，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魯嗣宗，錢謙亨，御史姚奇胤，舍人袁從謬，劉孟鈞，劉應泗，贛州同知王明俊，推官吳國球，知縣林逢春，臨江推官胡纘，監紀通判郭寧登，鄉紳盧象觀，舉人馬芝，貢生楊述鴻，諸生段之輝等數十人，士氣大喪，南中精銳亦盡。時議以爲王亟幸贛，則元吉等不死，而贛不陷，福州亦不亡。贛之陷，唐王爲之。（東南紀事）

袁公始末

晉提學袁公繼咸，風裁廉肅，撫軍吳公甡，特荐卓異，巡按張孫振，以先未關會嘲之，其意不過欲分功見德，而袁公已不平矣。張言：「貴道不可尙氣。」袁曰：「生人氣可無乎！」張云：「官常中不可認真太過。」袁公怫然曰：「雙白在堂，只條花銀，不怕今日解明日解也。」各啣而別。張見撫軍言袁學道欺人過甚，如不言，則貽後日持斧者羞。撫軍言，纔荐卓異，若劾之不便，不止袁臨侯，少待大計，量予停罷可也。張以他辭亂之而去，密屬陽曲令李翔南，刑廳袁翼隆，集款送院，據以入奏。奉旨解京，並下旨：「袁繼咸既賊私狼狽，撫臣因何荐舉卓異？着令自行回奏。」吳公訪知爲按院線索者，刑廳陽曲也。傳至，卽令：「訪巡按劣蹟。事稍泄，以爾性命從事。且行五府各屬，將按院訪犯賊私，已解未解，一切密申。少匿，則有木犯否在。」所訪既實，卽具疏劾之。

亦奉旨解京。三法司會勘，俱直袁公，張以坐賊下獄。袁公後總督江楚，應統遇左良玉索餉之兵，激以忠義，良玉爲之引歸。後聞良玉東下，命諸將守九江，自至良玉舟中，相約兵不入城。已而兩營勾引，竟陷九江，良玉病中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袁臨侯！」嘔血而死。公爲良玉子夢庚所刼，挾見主帥，長揖不拜，宴之不飲，不語，自縊被解。至良鄉，曰：「此蠶山盡節處。」又縊，又被解。至京，誓以一死報國，逾年，斬於柴市。臨刑云：「昔文先生死此，得死所矣！」都門親故，無一敢弔者。舊日老長班劉姓，哭斂其屍。閱三載，輿榷還之江右。過江，至一處，忽棺重，倍加舛役，終不舉。少駐間，一人言：「昨年有少年，自言江西袁姓，欲赴京省父，病卒於此，或其公子乎。」劉曰：「有之。」訪所瘞地，取棺附行，則公柩輕易舉矣。見者無不稱異。抵家，雙親慟哭以迎。父嘆曰：「余宜領單廷試，奈次余者年邁，以情告，余本無名心，讓之，借以終老。今老景當此，夫復何堪！然吾子死忠，吾孫死孝，出自一門，堪垂千古，亦復何憾！」卜地葬之。此大略也，其詳載六柳堂集中。（原李耳載）

段將軍

蘇編修士銓，修南昌府志，夜夢一偉丈夫來見，兜牟戎服，叉手不揖，自批其頸曰：「吾頭豈白斫者！」將驚醒，知有冤抑，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於揚州者，新志並無其人，亟爲載入忠義傳中。（熙朝新語）

江蘇

南都死難

南都之破，明臣殉難者十二人，以新城黃公端伯爲首，其十一人曰高倬，曰劉成治，曰吳嘉胤，曰龔定祥，曰陳爌及子自愈，曰陳于階，曰吳可箕，曰王贊明，曰黃金鑿。諸人者，自高倬外，皆非柄國謀事，荷鼎鉉棟柱之任者也，而慷慨授命，大節皎然。嗟夫，國家無事，公卿大臣享其榮；不幸有變，儒生小臣奮其義烈；時勢使然，曷足怪哉！

黃端伯，字元公，別號海岸，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甯波推官，改杭州，以憂去服闋，棄官爲僧，事沙門雪橋於廬山。朝廷下省勘問，不得已復束髮。福王僧號，改授主事；及王師渡江，福王出走，廷臣潛遁，端伯不動。保國公集羣僚會議，人懷異心，日中不決，端伯抗聲曰：「今日之事，從駕爲輕，保國爲重；吾輩當圖其重。」衆皆默然；議未畢而降表已行矣。翌日，豫王兵至城下，見門未啓，遣臣呼曰：「旣迎天兵，何閉也？」有老人登陴應曰：「自五鼓候此，待城中稍定，卽出謁。」騎曰：「若爲誰？」復自喝曰：「禮部尙書錢謙益。」有頃，戎政趙之龍至，率羣臣啓門，伏謁，迎豫王入宮。端伯聞變，大書於門曰：「大明禮部僕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

王聞而異之，遣騎邀至，堅臥不起。騎執之入見，左右使跪，端伯叱之，面而跌坐。王責之曰：「爾以弘光爲何如主，而欲爲之死？」答曰：「天王明聖。」曰：「馬士英如何？」曰：「馬士英忠臣也。」王曰：「士英何得爲忠臣？」答曰：「不降而扈太后入浙，何謂不忠？」顧指之龍輩曰：「此則不忠之大者。」王曰：「素聞先生耿介孤直，今欲相薦，何如？」端伯不應。曰：「聞爾好佛，若以善知識禮相待，何如？」復不答。王曰：「南來硬漢，僅見此人。」命送之獄。端伯在獄，言笑如平常，門生某入見，勸之稍貶，端伯怒罵，擲之以硯。在獄幾一月，王使騎問曰：「先生降與不降，決於今日。」端伯笑曰：「吾志遂矣。」同騎出通濟門，至水草庵，曰：「願畢命於此。」一卒刃之，手顛刀墜，端伯厲聲曰：「何不直刺我心？」如其言而瞑。隨而觀者千百人，皆持香哭拜。

高倬號枝樓，忠州人。刑部尙書，仰藥死。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戶部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府庫，成治憤怒，手搏之龍，跳而脫免。成治遂自縊。中書陳嬭及其子壬午舉人自俞，五官拿壺陳于階。上海人。孝陵衛軍董啓明，中書龔定辭字伯輿，無錫人。癸未進士，五人皆縊死。廷祥馬世奇門生，有女名靜照，能詩，痛父之死，見之吟詠，名鵲紅集。吳嘉胤字繩如，華亭人。時官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謁方孝孺祠，將投纆，爲家人所阻，不得死。及薙髮令下，乃冠帶謁孝陵，既登雨花臺，復拜方正學像，而自經於宋楊忠襄墓松樹之下。留書上豫王：「一請善待故君，一請禁伐孝陵木，一請封太祖後以備三恪。」王贊明邳州人，國子生。於天啓中嘗上書攻魏闈，因通政使不以聞，故得全。甲申秋，劉澤清與王變置酒高會，贊明衰絰而前，責以大義，變

怒繫之獄，澤清解之，得口去。至是，先於相山自開葬域，集親友與決曰：「此地當往來之衝，吾不死於家而死於此，使過而見者有動心焉！天下事未可知也。」遂自經。吳可箕，黃金璽，皆江寧人；可箕字豹生，國子生，自縊於雞鳴山，而金璽聞黃端伯不屈，亦大書其門曰：「大明武舉人黃金璽，一死以愧爲人臣懷二心者。」扼吭而卒。（鹿樵紀聞）

南都死事諸臣

戶部主事吳嘉胤，號方勛，華亭人。六月二十四日，下令剃髮，嘉胤命僕捧冠帶，至水末亭，進拜方正學像，自縊於樹。一僕欲解之，其一曰：「不如令吾主盡節。」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五月二十二日，投武定橋下。陳士遂，金陵人，不肯剃頭，投水死。水師副總兵金錄，四川人，同誠意侯劉孔昭入海，風阻失隊，爲北兵所截。金錄以金帛繫妻沉之，取玉帶自束。或怪其倉卒腰玉。金錄曰：「玉重不浮，且朝廷名器，不宜委之。」投水而死。操江都司彭性，九江人，五月十九日，投水死。侯指揮妹自縊。安慶巡撫都御史張亮，左兵至安慶，出走，北兵執之於六合。過黃河，夜半，躍入水中死。（弘光實錄鈔）

黃學士石齋先生道周

先生博學稽古，躋用修元美而上之。蠅頭小楷，塗竄甲乙，鬚如牛腰。側弁而哦，寒暑不輟。爲庶常，讀書東觀，先少保過之，見其蔬糲刻苦，卽深歎服。後爭國是，下詔獄，與家農部同繫，情好最暱。棊酒之暇，先生輒指請室曰：『此吾兩人山陽壇畔也。』已戌碧鷄，問道南都，慧得從遊焉。先生每念余兄，輒淚雨覆面，撥皮皆眞者。貌似中人，弱不勝衣。當大事，則侃侃不撓。志節同信國，而文章擅韓蘇之長。

贊曰：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唐顏真卿，在明方正學。子房之一擊浪沙，天耶？人耶？武侯之六出祁山，不愧不作。（山陽錄）

黃公遺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尙書。

周易數月，貌如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餽，飲啖如平時。酣寢遂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望溪文集）

黃忠端公

吾鄉黃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丰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竊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爲冒不測也。』衆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卽絕粒。大帥憂其早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獄。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無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飲又三爵。以此

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舉二官之家世閥閱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前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瞑目叱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碑云：「僞閣部黃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款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觀，面尙如生，遂以歸葬。

榕村語錄所載如此。（歸田瑣記）

史閣部之後

明末，史忠正閣部殉節時，相傳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督學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偏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史閣部祠聯

南康謝蘊山啓昆，知揚州府時，修蒼明史閣部祠墓畢，夢閣部來見，因問：『爲公修蒼祠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要非俗吏所能爲。』問已官階，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問將來有子否，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因問：『公祠中尙少一聯，應作何語？』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謝爲書丹泐石，今存祠內。（熙朝新語）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鞏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

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冑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既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偏。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所俘誠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猿臂而謐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步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虞初續志）

徐宗麟

明徐宗麟，字慧菴，一字蕙菴，江都人。天啓丁卯舉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杭州游擊，擢十六關副將。國變後，隱於西湖，跨驢攜酒，徜徉六橋三竺間。既歸，隱北湖，與湖中高士訂吟社，沈酣于詩賦，開放以終。大吏有謀徵之者，辭以詩曰：「天縱深林老樛樗，驚看雲壑駐安車。餐松只合潛鴛谷，扈藿何堪降鶴書。好爵豈移泉石性，幽情偏適薜蘿居。餘生得遂巢山志，小艇烟波獨釣魚。」又有書憤詩二首，有「獨令文山成勁節，甘隨靖節賦閒情」句。（明遺民錄）

王玉藻

明王玉藻，字質夫，號螺山，揚州江都縣人。父納諫，官司勳郎，以勁節著聞。玉藻幼居京邸，習聞東林諸君子緒論，慨然興起，以進君子黜小人自矢。時遼東兵事日急，玉藻謂非屯田大小凌河，則戰役不克持久，聞者輕其言，不之信也。崇禎癸未，登進士第，釋褐，知浙江慈溪縣事。慈溪民健訟，玉藻蒞邑，子良平和，以廉介防持，故民不擾而事集。浙中言吏治者，均曰惟慈溪是法。蒞任甫數月，李自成陷北都，懷宗殉國，玉藻察事變之急，時以勤王之策干大吏，大吏拂其請。惟劉公宗周嘆其忠，且曰：「此何時何事，大吏不言，而令小吏言之乎！」適

少詹項規在北受自戚僞官繼亡命南奔以玉藻及慈民馮元彪均出其門匿于馮氏夾田橋別墅馮氏評之慈之義民不容，屠集百餘人，斃燬於水，玉藻置不問。明人重閩諷，或以爲過，玉藻曰：「吾豈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北兵南破金陵，大江以南盡附，浙中守令，或乘印綬解官去，否則以城納降，惟民氣殊激昂。適魯王監國紹興，玉藻乃與沈宸荃起兵，魯王授以牒，並晉御史銜，仍留慈溪知縣事。玉藻旣募義勇，固請赴江上自効，略謂：「以慈溪彈丸之地，當北兵勁銳之鋒，是猶以肉投虎。今國家所恃以自保者，惟錢塘一江，待北兵渡江而後禦，苟若禦之於未渡之先，臣雖不才，願以一身先之。」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往江前。時駐兵江上者，有方國安、王之仁、孫嘉績、熊汝霖、章正宸、鄭道謙、錢肅樂、沈文光、陳潛夫、黃宗義，咸各自爲軍。兵餉交訐，莫敢先進。以玉藻任事邁往，江上諸帥均惡之，先不予以餉。玉藻陳劃地分餉之說，又不聽。玉藻曰：「是將剗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旣入諫垣，雅持正議，上封事十餘條，略謂：「北兵之可畏者，在勇；而我軍之可慮者，在怯。怯由於驕，兵驕由於將驕。今統軍之將，無汗馬之勞，輒博五等之封，安得不啓以驕心。驕則畏戰，非稍加裁抑，恐無以戢其囂陵之氣。」又謂：「宜用海師窺吳淞，以分杭州北兵之勢。又劉宗周、祁佳彪諸臣，宜加褒忠之典。」以是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職。時莊元辰爲太常，固乞留之，謂：「古人折檻旌直，今令直臣去國，豈國家之福。」玉藻感其言，供職如初。丙戌夏，浙東再破，玉藻追魯王躡弗及，乃自投於池。適池水涸，得不死，家人出之，乃黃冠行，逖於剡溪。日行深山窮谷中，足俱繭。久之，資糧俱盡，

采野葛爲食，啜澗水飲之。慈氏及浙東義士，時周以粟。時妻子及門人熊亦方均從行。妻氏李，遼東巡撫李植女，知書明大義，在浙右時，屢脫箝珥佐軍興，勸玉藻以身許國，毋以家爲念。及入刻溪，躬收遺乘，命二子方岐、方巖拾墮樵，不以窮陋易操。玉藻以爲難。適四明山寨競起義軍，謀恢復，以書致玉藻。玉藻思乘間入舟山，因爲偵騎所遇，不果往。每臨流讀所作詩，輒激厲慷慨，仰天起舞，或朝夕悲歌，與熊亦方相和答。繼亦方以癩死，玉藻亦放廢，乃率妻子歸故鄉，卜宅揚州之北湖。湖中故有塍田一頃，夫婦躬耕，親負錢鑄，刈禾於野，與田夫田婦相比伍。惟范峯、孫蘭、徐石麟異其爲人，閒掉小舟訪之。遇則攜酒共飲，間以平生戰事，則仰首不一答，或振筆作草書自遣。時李氏殷盛，邇在郡城，玉藻及妻未嘗一顧其門。木牀蓆席，衣縑食粗，終其身不衰。嘗題其柱云：「羊求諠洽蓬茅潤，梁孟心諧杵臼香。」君子多其知義。當玉藻之歸也，誓不易衣去髮，其逝也，作絕命詞一章，詞曰：「半生辛苦泣孤臣，賸得乾乾淨淨身。四大旣崩神識散，這篇草稿付誰人？」遺命不冠而斂，其畫像如之，不冠帶而科頭，葬於城西之雙墩。寧波父老舊有祀玉藻者，至雍正間而祀衰。子二，長方岐，次方巖，均承父志，不仕，著書以終。（明遺民錄）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錢君映江綺，先後得玉印二，皆兩面刻字。其先得一印，白文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朱文曰：「迫生

不若死。」後得者形差小，亦正方，白文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朱文曰：「孝者竅忠而成。」二印皆經火，燬紋冰裂，而字獨完好。陝江參考史傳，質證友朋，定爲明季督師盧忠肅公遺物。印中之語，是戊寅冬在勤王軍中，爲楊嗣昌高起潛而發。且定印之刻，出公幕客同邑生許德士之手。印之燬在公敗後，大清兵焚賈莊之火。備載所撰盧公燬玉雙印記，并刻記拓印，廣徵題咏，不下數十篇，都爲一集見示。余最愛周君子蓮國楨，王君後初壽庭，及覺阿開士祖觀七古三篇。覺阿詩太長，不具錄，茲獨記周王二作。子蓮詩云：「良玉不可毀，精忠不可滅。君不見前朝盧尙書，篆刻煌煌勵臣節。官階氏族雙印無，證以憤語良非誣。錢君審定善鑑古，拓文示我同嗟吁。潛人何人界豺虎，明指嗣昌據樞府。又云迫生不若死，誓欲捐軀語尤苦。何言大夫無外交，深忿遣使通天朝。孝竅忠成道其實，墨襄從事精城昭。當年召對明光殿，慷慨惟言臣主戰。中樞大奄議不合，赤手空擎尙方劍。五千疲卒戰賈莊，千騎萬騎螳臂當。短兵相接勇百倍，將星一落天無光。男兒殉國志先定，印徧麻衣督師印。爾時此印或參用，遺史叢殘惜無證。嗚呼，印遭兵燹質自堅，如得楊（陸凱）（顧）（憲）公尸全。印經流轉炳芳烈，如遇廷麟（楊職方）公恨雪。奸臣百計謀害公，公竟戰死沙場中。公死猶生氣凜凜，玉燬不壞將毋同。公年適符岳忠武，賊槍奸楊儼僞伍。岳王印銅公印玉，一樣丹心照千古。吁嗟乎，寶璽十七無幾存，何況私刻徒紛紛。此印長留有神護，萬劫不解盤螭文。滁州殺賊功無比，戰血殷凝印泥紫。方今大盜猶負嵎，安得公生爲總理。玉印公之骨，玉印公之心，遙知什襲珍珠琳。三錢僅值閻臣首，雙印摩挲值萬金。」養初詩

云：「金甌碎，玉印完。玉可燬，印不刊。若華雙躍劫火紅，二十六字光熊熊。追經琢史表深意，感時想見悲填胸。有明督師三大忠，公先瞿（式耜）史（可法）殉厥躬。賈莊轉戰五千騎，暨虎一旦成沙蟲。輔奪情紀綱素，督臣奪情心膂奮。草間碧血裏麻衣，衣背猶鈐督師印。此時此印匿何處，心跡難教舖座認。不然生降構蜚語，神奸好敢誣忠藎。監軍掣肘戎務撓，參軍瀝膽天聽高。賀蘭遺恨塔尖矢，臨淮大節鞞中刀。區區嚼爾雙瓊瑤，豆分萍合權誰操。芝泥休訝紅尙濕，中有血淚痕難銷。仲文好古精鑒別，摩挲知是盧公物。網羅信史蒐遺聞，衛以印文非億說。籀法高鶩鸞鳳姿，玉紋瘦裂蛟螭骨。文山玉帶謝號鐘，鼎峙千秋佩鴻烈。赤龍飛去滄海深，星霜二百愁駸駸。公心鐵石未絲視，嗚呼，印即公之心。願拓萬紙誦萬遍，劈栗淒和霜天音。何時攜印展公墓，蝦虎城畔秋雲陰。」（鷗波漁話）

華吏部鳳超先生允誠

先生於慧未謀面也。先君棄慧十年，而未邀國典，厄於權也。至甲申，慧徒步請卹，泣血南都，得旨矣，國賊阮大鋮旋中以黨，將甘心焉。先生時爲驗封，以書來曰：「尊公海內所仰重也，某一日留而不爲尊公竣此局，爲負職。况目擊仁兄之罹禍，况罹禍之所自來乎！爲負友。」先君卒有少保之贈。嗟乎，先生之於慧深矣！戊子四月，先生之得爲完人也，直木無曲影，介石不受緇，亦其所從來者素也。

贊曰：爲須賈髮，范雎擢之。爲荆軻髮，白衣泣之。爲彼都人士之如蓋耶？爲盧蒲嫫之心長耶？終不如先生之種種者爲張睢陽齒，而爲顏常山舌。（山陽錄）

書華吏部事

華吏部允誠，以不雞髮，戊子四月十二日，被繫南京，十四日，不屈死。姪孫尙濂，年十八，易姓名從行，死之。是日，僕辭成，亦死之。十八日，吏部榷還，僕朱痛主不屈，又死之。嗟夫，二僕者非有誦說詩書之素，倉卒顛沛之際，甘死如飴，亦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今世風日下，求所以勸忠于士大夫之流，亦不可得，然如二僕者，又何以稱焉噫！此豈人奴也哉！抑吏部實有以風之也！夫後六年癸巳，而有耿戶部僕，死事更烈，詳見方太史錄中。

嗟乎鳳閣，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所謂藐姑射之神人也。其姪孫二僕，當亦不食烟火，與公偕來偕往者矣。嗟乎，二十餘年通藉，十年吏部，而其家無曳紈綺家僕，此余所熟識者，毋論其餘。衲米附識。（書事）

（七則）

李如石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遇國變，不能歸蜀，僦居錦帆涇側，館於鄉間柴氏。柴氏子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拆榜眼二字之半，合爲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藉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柴本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質，癸未進士，明末爲吳縣令，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軼蹟）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明末漕撫路公振飛，國變後流寓洞庭山，子孫卽家山中。今法海塢有公墓，葑山有公祠堂，惜後裔已零落無人矣。山中吳姓，藏一卷，爲公自書所撰唐內侍張承業傳，余曾寓目。其文參取薛歐二史爲之，吳廷璋七十二峯足徵集，已采入。余謂公此傳，蓋有慨於當日諸降臣，而以承業之不臣二姓，志在興復者自况，常作於入閩以後。觀傳中載入蘇循拜晉王及獻畫日筆，承業深惡之一段可見。茲特錄其傳後論曰：「張承業，內侍也，何必傳？余嘉其忠義之特出，而悲夫五代之無人也！五代時，夷狄盜賊，相繼長天下，文武將士，朝唐暮梁，倏又晉漢，如逆旅小兒之候過客。至馮道、蘇循、薛貽矩、李振、張彥澤輩，不羞反而，仍負功高，頑鈍無恥，人道幾乎熄矣！承業獨欲藉河東之甲兵，恢復唐朝之社稷，堅持大義，至死不移，生爲唐官，死爲唐鬼。死時，唐亡已十七年矣，天祐年號仍存者，承業存之。史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許其爲唐之一人也，故可以傳；借以

誅馮道輩，又不可以不傳。」此論辭意感慨激昂，讀之灼然知公命意所在矣。（鷗波漁話）

路公別傳

路公別傳一卷，方外今釋撰，并書，亦吳姓所藏。今釋號澹歸，卽明臣金堡。堡在永明王時官給事中，言事頗伉直，後廷杖，編戍清浪，乃爲僧，故卷尾署名尙系清浪字。係爲僧，初名性因，後改今釋。前一行題「路文貞公別傳」文貞之諡，爲永明王所予，傳中歷敘公被謗事，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及。今所傳澹歸徧行堂集刻本，無此傳，因全錄其文曰：「天下旣亂，士之能自立者，必蜚語中之。蓋氣運之流，小人亦應於不得已，而君子常有以獨見，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路文貞公，令涇陽時，魏璫生祠徧溥海，公以一縣官，忤諸同官上官意，不肯祠，使璫不速禍，公豈復有完身哉！璫死，公乃得滿考，入爲御史，劾宜興、烏程、巴縣三閹老，一太宰，二撫軍，皆人所不敢言者。已按閩，撫海寇，殲倭夷，入犯紀功矣。復按吳，卒以海虞獄事，觸當軸之忌，回翔謫籍數年，起督漕運，撫鳳陽，勦劇賊王道善、張方造等，徐泗底寧。未幾，北天隕，公障兩淮，聲大義，焚賊書，磔其使於市，誅海州迎賊官吏潘啓遇等，叛弁趙洪禎等，遣諸將分道進攻，擒僞僉事呂弼周，僞遊擊王富斬之，復徐州，俘僞防禦使武據於京師，賊將董學禮、楊之藩於下相。當是時，馬士英柄政，有憾於公，從中扼公。而撫寧侯朱國弼者，與公共漕事，聞國變，挾餉南竄，公動色爭之。願冒劾戰功，晉保國，虞公發其覆，揚言公棄淮，使江右無賴宗

子統纘，挺身諒公侵餉倡逃，蓋將有黨錮之憂，公其一也。縱騎未發，而留都不守，公於苦次起兵震澤。潘麴生纘傳公起兵震澤時，借奔會爲名，嚴勒隊伍，至今東山猛將賽會極盛，旌旆蔽野，鉦鼓喧天，猶有舊山軍容也。奉□□□□召入闕，以綸扉掌銓，恩禮尤渥。公成就君德，

有言必盡，裁鄭芝龍無厭之請，且戒諸浮薄躁進者。於是諸躁進者譁之，公不顧。丙戌秋八月，將自劍津幸章貢，承命督師安關。甫抵大橫，敵兵猝至，芝龍揚言公已迎降。公返天興，勸芝龍無迎降，反覆陳利害甚切，芝龍不聽。公約其弟定鹵侯鴻逵，其子忠孝伯賜姓成功，皆曰如約，公乃泛海至五羊。五羊已陷，公還閩，與成功保海上，殞。正朔戊子，開今□□正位號端州，再泛海至五羊而病。勅三召，以己丑夏四月，口占遺表，授其季子勳卿太平。且曰：『余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一點忠貞，遺之天地。』遂卒。澹歸比邱曰：公位至宰輔，值國家多難，爲忠孝完節之臣，不可謂不遇矣。然輒起輒仆，輒爲宵人齟齬，何哉？公既不肯避齟齬而不爲君子，雖一仆不起，猶甘之，况口語乎！令溼陽令，以不建祠爲瑞所噓，故矜然一曲周皓月，不必定爲御史，爲漕督，爲大學士也。溫體仁之與錢謙益，今死節督師瞿公式耜，修門戶之郤也，兩造皆在司寇，雖怨家對簿，無一至者。撫按會覆，而公以疏語強直被謫，此小得失，奚足當一映耶。至以守淮著戰功者爲棄淮，責國弼侵餉而反得侵餉之謗，勸芝龍勿降而先蒙迎降之誣，事雖得白，已大不倫。天下人何可與莊語！劉公念台爲人倫望，亦用道路之言，入公斬案。士英輩不敗，公遂在一網打盡之中。後有執簡而書者，謂國弼統纘無足論，其若劉公何！然劉公既悔之於前，而公亦不辨之於後，卽李庭芝欲殺文天祥，各成一是何損兩賢。彼宵人者，喪身敗名，曾不旋踵，而公

執蹈海之義，依光日月，竟得考終；蓋天有定命，則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得而移也。是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公居鄉立朝，執事散見於誌狀表傳。余過洞庭，公冢子中書君澤溥，出而觀之，因別爲論次，以告於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獨附於路之家乘，故略而不詳。歲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廬山棲賢寺比丘清浪今釋稽首撰并書。」後見王亮生刻公遺集，附錄中此傳未編入，但有歸元恭所撰行狀，言公在淮上時，適遣已嫁女隨贅婿李志勳出署，忌公者遂誣指爲攜家倡逃，而劉公亦訛聞而劾之。然則此事已確有據，可以雪謗，無庸澹歸爲之不平矣。路公之卒，明史言赴永明王召，卒於途，與此傳同。又七十二卷足徵集云：公卒於顧德之陳村。吳定璋輯是集時，路氏尙有後人，其說似可信。

惟朱竹垞明詩綜小傳云：入閩後自益郡武山中，不知何據，恐出傳聞之誤。

（鵝陂漁話）

顧大任

顧大任，字永肩，號价仔，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辭曰：「我才豈能爲百里長耶？」當明崇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領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青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汗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破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號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頊，字君儼，由鄉薦官學博，甲申後，閉

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鍼屢聘屢卻。與同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履園叢話）

徐宮詹汧

九一個儻非常，負公輔器，一時名輩，有君顧之譽。先君忤權歸里，落日河橋，風塵古道，留連慰勞，庶幾古觀。乙亥，先君捐館，優孟掉頭之歌，慷慨於孫叔，孝標絕交之論，嘆息於任昉。排難解紛，以是爲極不能忘。又嘗爲余母墓銘，引經據傳，詳簡典蔚，色絲黃絹，誼足千秋。甲申蒙難，余片舸蘇江，悲歌相唁。帳銅駝於闕下，惆金爵於長安，蓋已逆知今日之事矣。乙酉而九一死，陳子聞之而悲曰：「嗚呼，有以也！」

贊曰：具區千頃，正氣所鍾。金爐絳節，海市蛟宮。（山陽錄）

侯銀臺峒會

廣成先生，風懷雋烈，梗概自負。其父啓東公，與余先世已敦僑札焉。清白子孫，風華羣從。子顯子雲，競賦雕研之作，惠連靈運，羣飛蝶黛之名。斯文筆之絕優，人倫之樂事矣。乃其闔門就難，舉族馳軍，守膠上之孤城，率江東之義旅。登陴嚙血，矢盡餉窮，陰雨淋漓，兩兒侍從，何其悲壯者乎！城陷之日，父子沉湘，皆濤葬忠孝之

魂孤鳥哭才情之鬼，響入心脾，哀感頑豔矣！

贊曰：月里城愁，夜寒軍死，碧血千年，辣哉父子。（山陽錄）

侯忠節公父子爲僮賓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函首者，錢宮詹侯公逸事言是太學生朱之熙、楊鳳苞、侯文節傳則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於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宮詹所記侯公逸事。夏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恕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落落者。憶昔見忠節視學江西時，父子四人，爲僮賓所書長卷，其人其事，亦頗異。忠節所書者劉勰（專學遇不遇）二論，出漢魏叢書，劉子新編（此書四庫目錄題爲劉畫所著，謂向來或作劉歆，或作劉勰，或作劉孝綽，其說不一，今本唐袁孝政之說。又謂孝政文筆，頗類此書，疑卽孝政所著，而嫁名劉畫。）文不錄，但記其題語云：「豫章官舍病餘，僮賓捧冊，囁喘乞書，劉勰二論，賓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偶一獻詩，欲希青鳥葡萄之句，而一時知交，謬相獎許，如右軍之稱鄒奴，似覺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其性近徑執，自詡臨事勿欺，臨財不苟，臨勞勿讓，徐察所爲固亦近之。且夫人物喜筆墨，故當與蟻附鷹攫者有間，特爲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無媿於自詡者而已。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識。」（豫瞻氏一印，廣成一印。）伯子演書所撰閔家箴云：「漢畜虜

養，晉遺綱紀。應門五尺，在家千指。昔以罪人，今唯義使。食人之食，勤人之事。勿謂身微，勿謂道鄙。吾思克終，有則有短。唯巧甯愚，毋愚而惰，以墜爾課。唯頑甯才，毋才而狡，以叛厥擾。我思古人，在卑不少。匪域之殊，唯人之效。牧羊維侯，斫石維壬。執鞭太尉，報讎它卿。彼實異途，非吾思同。監於齊虜，視彼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走，而懟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蒼頭善交，鄒公之室。無以安寵，而飾溫腴。收給鼓柅，隨張於漁。蓬首長鬚，亦惟事虛。無恃而勢，恥爲人下。倚竇虐種，卒禍主者。守亢如寡，惟園公之呼司馬。無怨而貧，而有貳心。苟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之事齋君。無狃而趨，而競糶蒲。王誠覆斗，陶訶收緒。醉酒而賞，我不古俱。無攫而欲，而好營逐。張隸納賂，王奚食肉。我以其清，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共。役役而儕，是輯是諧。無以久賁，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卽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因是爲勳。無挾寵顯，而昵尊忘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平頭提箱，旣勤乃拙。雒翹士風，次孫忠節。人之報主，能各有甲。唯臧爾心，用敬厥業。非爾劬劬，亦我之須。三世令僕，族曰華腴。」題語云：「家人者，其職甚細，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閨家，大其義也。久欲以告僮輩，無可與解者。適僕持素冊乞書，遂錄於後，謂其知近紙筆也。亦有勗焉。庚辰七月廿八日客南陔書。」

（幾道一印）仲子潔，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姿。陰微餘數畝，托根勢莫移。風霜挺巖節，陵臨覆桑棧。其上輯百羽，其下叢華滋。攀緣盈羅葛，萋萋來繞之。中條頗秀舉，澗陰垂青蕤。結倚附明德，詎云懷薄私。歲久勢且長，風雨相扶持。願言直爾心，爲爾固其枝。修修愈結束，不學羣條離。一夕雷雨作，龍蛇奮如

馳。相輔永茂芳，千齡以爲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賓作。賓頗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怨是舍，充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賓願卽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見其隙，厥言未謂無徵。予旣作此詩示之，且譽且勗焉，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言，鑿爾之志。維爾之志，鑿爾之事。繼事而徵，其曷有旣。』」賓悚然曰：「賓識之舊矣，敢不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時南州官舍中秋之月，涼雨初過試筆。」（字雲俱一印）叔子瀟書所撰曹子建樂府當事君行（自注六五言）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蔭中林。烈風來何修修，勁節難爲心。（一解）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爲君子陳心，希陽而傾條。（二解）貞松可用樹木，葵能衛其足。枳棘填彼幽谷，摧枯亦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忠自祿。（三解）秦麀猶賢魏羹，多巧者寡誠。日月昭昭旣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慊彼稿莖。今君何用自嫌，謁蹶以酬生。（四解）爲臣良云獨難，有胸孰無情。貽訓鑒觀六術，智哉彼劉生。古人何爲拙誠，後世傳其名。」（五解）題語云：「古事君行不可攷，子建代之，篇短而賈，余傲其意，循其句格，而廣其篇體，雜用比興，爲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於古人離合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檄古樂府所作，偶僕竢乞書冊，因寫付之。賓頗習詩工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臧奚外者。余旣嘉且勗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成家風，爲識數語，以勵其卒。八月之九日書。」（智含氏一印）後有忠節之弟雍瞻先生跋語云：「賓僮侍伯兄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兄，未嘗有斯須怠色，亦可想見其忠慎矣。伯兄視學西江時，余亦

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筭餉，內外傳宣，惟謹。既而駕水之役，去里門一衣帶，藏名恆恐不深，偶假歸，有營弁操舟數里外，致其款款，語漸及私。賓援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兄赴國難，出門夜宿萬隆，忽逢暴客，伯兄躍入水中，賓宛轉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耽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贈筆，賓將隨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於仍貽堂中。（侯雍瞻一印）又雍瞻先生之伯子泐跋云：「夫處世末流，爲人下以事其上，未有不出於勢利二途者。故主人都貴顯，席豐膳，僮指恆繁庶，私心所祝，祝百廿年而昌而熾，儔類相上，競爲炫侈，廣廈曲房，金珠綺縠。其主人寶蓄，累禩弗敢踰越，彼則旦暮崇飾，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謀，如是足已。往往主眷未移，僕嗣先隕，耳目睹記，可勝太息。若乃德義所勗，超然流俗之外，其性情，其行事，皆合於主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胤，從吾世父垂卅年，未嘗一日不在側。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爲節，方在南曹，辭北銓，謝台諫，出爲藩臬，而世父有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旋膺新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賓亦然，吾是以知其所見者大且遠，非復女子小人煦沫寵澤之情也已。至其介性自持，勤學好問，詩歌啓牘，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羣伍，樸遯無以自異。粗衣糲食，三十年如一日。近始於所居旁擴一楹，遂巡請命，若有媿色。及觀其締構，簡略粗草，僅足安身而止，視夫雕淫僭侈，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邇者，奴變起於江東，訛言孔亟，三世蒼頭盟姓矢義，罔有二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稚弗遠，子典型詛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惴惴，毋敢荒惰。賓持此

册來，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爲其榮矣！賓齒方剛，其尙努力進德，爲綱爲紀，爲楷爲則，吾將觀於爾後，大書特書所不吝焉。賓姪秀，弱體盡勞，至死不懈，余重惜之；子德淳，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勗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記。」原書（侯印元沆一印。）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僕僮中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旣爲獲恕，則號泣求屍，必賓無疑。（凌子與霞曰：按忠烈記實所載，侯岐曾家人劉馴，以匿陳忠裕而死，又有岐曾家人從死者，爲兪兒、朱三、鮑超、陸二、李愛，見于陳夏二公附祀錄中。可見侯氏諸僕，皆鐵中錚錚者也。）蓋惟主人有以默化於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二心於奴變，又何足言哉。幾道所云，家人職甚細，而家道昌替係焉，誠爲至論。斯世富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此卷庚申亂後，流至上海，爲湖州凌君子與收藏，余得再見之。）（鷗波漁話）

夏吏部允彝

蘇仲才思神臯，文章淵藪，紅蘭獨笑，丹霞自鮮；劉中壘之淹通，傅司空之博物，人士矜其名秀焉。壬甲之歲，簪紵長干，於爾公伯宗諸賢，追河朔之文壇，溯芙蓉之公讎。嗣後浮沉聚散，誦明月之章，慨然久之。乙酉聞變，蘇仲則出囊中裝，椎肥繫鮮，置酒高會。一時射雕俠客，縉虎名流，西園詞舞之賓，少長咸集，歌笑淋漓，觥籌

交錯。客方羶酒，乃起避席更衣，則已赴沅相矣，嗚呼！

贊曰：生存華屋，視死如歸。蕭蕭易水，寒風送之。（山陽錄）

陳給諫子龍

臥子湖海人豪，雲間名秀。當其紅燭結華亭之社，紫衣銜蕪船之盃，走馬橫塘，彈箏茂苑，翩翩北海之賓，奕奕南皮之客，亦一世之風華也。及其故園花盡，江左鴛飛，同張鱗之捐軀，等王琳之遇難，又何其崎嶇慷慨者乎！彼徒薄有才情，賦江南而傷蕪城者，又惘然自恨已。（一結指蒙叟）
（摩西）

贊曰：夜月要離，春風李白。酒市謫仙，吳宮俠骨。（山陽錄）

紀吳繩如殉節事

吳繩如先生，世居張堰。自大父潮，字子信，嘉靖己酉舉人。遷居郡城棠梓橋，遂名為「棠梓橋吳家」。其尊人涓

江，名之賢，字伯市。有富名，生四子，公居第三。兄弟俱溫裕，公獨苦貧。歲戊申，大水，其伯兄果菴，遺以白粳四十石，曰：

「汝之田在青浦，盡遭淹沒，何以贍餽粥？故以相濟。」公曰：「吾命當餓死，則餓死耳，奈何捐兄粟！」堅辭不受，兄不能強。蓋潔身修行，少壯已然，至老彌篤其操。以屢試南闈，不利，援例入北雍。甲子領鄉荐，益矜慎名節，

郡縣不通一刺。方公祖最少許可，獨心重公，故甲戌年特請公董視石塘。甫至公所，卽告大衆曰：『我誓不飲塘上勺水。』後閱視塘工，嘗與余立談良久，家人持茶至，余卽斟以獻，惟擎杯在手，終不沾唇，俟余飲竟，置杯於盤。及事畢，蒙顧余，坐定，笑謂余曰：『今日可飲茶矣。』乃連啜而去，其介類如此。公見時事孔亟，慨然有攬轡之意。瀕行，余往送之。公謂余曰：『我非仕進，特欲覓一死所耳。』謁選，授農部郎。舊例，蘇松人無入戶曹者，朝論以公廉節素著，故破格擢用。公殫心釐剔，老吏無敢作奸。軍興旁午，有呼必應。大司農張公名有倚之如左右手。及大兵渡江，留都輸款，公步行抵雨花台僧舍，夜與寺僧對弈。僮僕在側，不語以家事，但云：『候月上，卽報我。』時二十日，將二更，家人報月高矣，卽肅冠帶，望空拜訖，回揖寺僧曰：『有一事相託。』僧問若何，曰：『待我投纜後，汝爲我掣去脚下橈。』僧唯唯，橈甫徹，公又呼僧前。僧疑其有悔心也，疾趨上，則曰：『我冠翅爲樹枝拂落其一，煩爲我整之。』僧如其言，而公遂掛樹間死矣。越五日，具棺殮，時方暑天，而顏色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公之子孝廉含文，廉潔酷似其父，以繼父志，屢經營海塘，余輒與周旋。或問余曰：『汝與吳氏父子兩世交，其優劣何如？』余對曰：『繩如夏日之日，含文冬日之日也。』人皆以余言爲不謬。（說夢）

紀侯懷玉殉難事

鼎革之際，惟繩如、瑗公，從容就義，言之齒頰俱香。卽臥子，陳，名子龍，號大猷，崇禎丁丑進士，紹興司李給事中。一死，直是迫於計窮，

未得與吳夏比烈也。外此則皆爲狂人煽惑，歆於妄圖，徼倖富貴，相率而蹈不測之淵。及乎事敗，如封羊、冢，此

自取滅亡，云何烈丈夫哉！至若武臣如侯懷玉，名承祖，金山衛指揮。庶幾死無遺議者矣。大兵環攻，嬰城固守，及城陷，

猶率兵巷戰，殺傷數十人，力屈就縛。主帥提督李成棟，有意生之，懷玉曰：「承祖食祿二十餘年，今日一死，固

其分也。豈肯事二姓哉！」驅出斬之，剖其腹，暴屍華亭學宮前，見者掩淚。有一子，名其亦以謝堯文株連死。

徐無念者，名祖。文貞四世孫也，乙酉之變，或勸其避居鄉曲，對曰：「吾家世受國恩，如吾輩不死，誰當死者！」

惟有坐以待死而已。破城之日，先抱二女懸樑間，然後夫婦分左右而縊焉。亂兵入，無不嗟歎。夫懷玉雖世

職，非比於列侯、上公，指河山而爲誓者也；若無念以烏衣子弟，與懷玉先後殉難，彼鐵券金章，黃扉紫閣者，伊

何人哉！聞公之風，常愧死入地矣！（說夢）

吳提督之叛

丁亥仲春，余時寓北郊，偶散步陸墳，見有白氣如虹，直貫城上。余疑此爲兵兆，不意未幾而果有吳提督

名勝之叛。此人舉事最孟浪，其部下卒僅三千人，而偏裨俱不樂從，則爪牙、心膂，一無所恃，其倚爲謀士者，

惟陸文伯、戴武公，皆吳下狂士，非有孫吳之略也。妄欲結湖寇爲助，不思此輩搶食賊，曾何濟於緩急之用，而

松受禍猶淺者，亦會有天幸。先是有盜魁畢光者，猖獗於泖澱間，適爲巡兵所獲，解之提督，立刻梟示。又有沈君儀者，本人奴，而妄稱兵部郎，械船如櫛，於黃浦掠餉，殆無虛日，亦爲柘林游卒縛獻，彼全無懼色，蓋恃陸戴爲內援也。不意兩人俱值赴席，無一在幕下者，倉猝被僂，由是羣盜大駭，謂直是誘殺之耳，非真舉大事也。故相約起兵日，城上豎白旗爲號，兵皆易小帽，登城四望，而盜艘無一至者，不得不反戈相向。設不先殺此二賊，則內外交攻，松無唯類矣。勝兆先期吊取吳淞沙船，彼中總兵沈豹，覺其有異，抗不奉調。蓋彼早爲退步，若此事早，不被擒，則大兵一集，彼竟航海而去，松人之屠戮，將有同於乙酉之秋者。凡此皆天意也。厥後陳兵者至，但搜僂其平日與勝兆有香火之情者。然玉石不分，濫及者亦往往而有，蓋白氣之預兆，良不誣矣。（說夢）

沈司馬草率舉事

吾嘗這處海隅，從來不被兵火。歷考前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然夫差勾踐交鬥於姑蘇構李之間，松非所及也。楚滅越，而春申君之封邑，辭淮徐而就吳地者，亦喜其安樂無事耳。劉項逐鹿，所爭在關中，若澤國豈過而問哉。漢末三分，遜抗機雲，實產於此，至今誦谷水崑山之句，繁華景象，猶令人想像不忘矣。司馬氏渡江，而張季鷹有藉噲之思，其爲樂土無疑。宋齊梁陳，俱都金陵，蘇松在臥榻之側，何煩師旅。迨韓擒虎師抵建業，縛陳叔寶，卽名城大郡，勢如破竹，何有於吾松彈丸之地乎。五代時，錢氏有國百年，藉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

充國用，故農工水利，最爲修舉，民生其間，亦蒙樂利之休。迨藝祖開基，錢俶納土，易姓之際，人不知兵。宋末，伯顏下江南，大兵直指臨安，於吾松無涉。惟元末則張士誠破平江，守松者請苗兵捍禦，會苗帥楊完，與達魯花赤某爭娼婦董蕡兒，相讎殺，苗兵乘此大亂，殺千人，越三日而士誠兵至，苗兵卽遁去。及太祖破蘇州，擒士誠，松江已納款。有松人錢鶴臯者，以豪自負，號召徒侶，抗拒王師。徐魏公名達，大將軍，追封中山王。在蘇，先遣指揮葛俊率勁卒五百人來觀變，進滬浦塘，望見兵執竹竿鎗，什伍成羣立岸上，葛大笑曰：『誰謂松江反，此亂民耳！』麾舟直抵城下，立時撫定，祇戮鶴臯等首事數人而已。世廟時，倭亂始，壬子迄甲寅，共兵三年。然殺掠惟在四郊，及村落市鎮，若郡城內無損也。乙酉之夏，王四焯字影侯，號簡平，上海人，任中書。銜豫王命，來安撫，業有就緒，而羣小弄兵，如帶六察長之類。挾宗藩即瑞王平爲奇貨，日惟以打餉爲事。時沈司馬名翁龍，字神伯，號斐升，萬曆丙辰進士。家居，不勝其忿，乃起而倡義。人妄意司馬曾總督兩廣，必曉暢軍事，可倚以成功，羣起而附和之。然皆市井無賴，游手好閑之徒，輕縉單縠，如梨園子弟登場。推徽人黃伯修名金榜，武狀元。爲大將，守白鶴港，一聞警，先遁。八月初三日午後，大兵雲集，城守者一矢不及發，長驅而直入，備極屠戮之慘，火三日夜不息。至初六日，下令停刀，縉紳任守門者，李存我名待問，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章次弓名簡，天啓甲子舉人，羅源知縣。咸死於亂兵。夫松郡本非戰場，自司馬草率舉事，國家指爲岩窟，兵民雜處，蹂躪殆盡，卽今屋無完棟，瓦礫如山，度非二百年承平，恐不能復閭里之舊也。造此一場大孽，萬劫難逃矣。（說夢）

沈司馬出身本末

沈司馬父，本稱王近溪，子貴後，更姓沈，名固，號養和。於東郊楊家橋廊下，做一廛而居，以賣柴爲業。與同輩焦姓者，

爭市相毆，鼻端竟爲露去，兩孔軒然，乍見者無不哂焉。有一子讀書，辛亥入泮，名沈猶龍，不知何故而姓王，忽

改爲沈也。甲寅冬，學使歲科兼試，拔置第二，乙卯舉於鄉，丙辰連捷，初任鄞縣令，考滿入臺，轉京卿，繼推閩

撫，後陞兩廣總督，加兵侍銜，蓋宦途迅速，如遇順風，張飽帆，同任者爭羨之。近溪服薦補，乘軒而謁達官，幾不

知其爲賣柴人矣。司馬告歸，未久，適逢鼎革，乙酉之秋，妄起兵端，破城日，人見其趨東門，翁英，字際飛，華亭人，崇禎辛未武會

元，榜眼，南京坐營遊擊。挽扶而出，至吊橋，爲城上飛矢所中，墜濠而死。有云遁跡吳興山中者，俱揣度，終不知骸骨落

何處。事平後，其子僅以衣冠葬之。司馬少壯輒宦遊，不暇營甲第，晚得望湖涇尹氏一莊，拓爲別業，凡閩粵所

得重寶，充物其中。里中一聞初三之變，羣起而掠之，沈香有重二十斤外，琥珀有重斤外者，端硯以百計，其他

珍異，不可勝數。初四日，其子婦及如夫人，避至余家。余以扁舟送姻家川沙王公覲處，其弟名黑二，平日倚兄

勢頗橫，時潛於陳家行，常事者踪跡得之，僂於市。二子長曰東生，名明祝髮爲頭陀，改爲浩然，號雪峯，能書，

寄跡僧舍，沒無構具，吳含文倡首捐助，同志者共襄之。次日南生，名贊僑居吳門。司馬體貌豐偉，但聲甚小，

不稱其軀。其夫人趙氏，幼爲養媳，待年夫家，長而配偶，伉儷無歡，故登第後，亟謀買妾。有王心宇者，以二女納

之，凡子女皆王出也。後值顛沛，不能自給，爲民家執爨。夫司馬三十年富貴，一場春夢，而此兩王氏者，入門爲金屋之嬌，從宦爲節鉞之闈，寵榮極矣，乃垂老爲傭，苦甚村媪，謂非好夢之難成乎！慨其生平，不過巧宦，乃橫挑大敵，遠種禍根，貽累桑梓，不知何年得脫苦海。豈天故有意生之，專以磨滅松人哉？（說夢）

報喜

雙縣姚春木上舍椿晚學齋文集，謂吳節愨公不從薙髮，自經死，所遺家書，題曰「報喜」。徐鑿丞無念乙酉闈門殉節，亦稱「善終居士」。蓋明士大夫固以盡忠爲喜耳，苛論者未之知也。余謂苛論者，蓋以好名之積習深也。抑知其激發忠義，慷慨捐生，實足扶翼名教，愧天下後世之苟且圖存者。如是則好名正足貴耳，奚病焉！（冷廬雜識）

安徽

黃得功

得功以禦左兵調蕪湖，帝幸其營。北兵追帝，而得功前錄金馬岱已降。得功督兵前進，岱斷浮橋，士卒溺

死者無算。得功惶急，過劉良佐船，不知良佐亦降。中箭不死，遂自刎。得功死而帝北狩。至明年八月，遇害。隆武卽位，豫以質宗諡之，得功贈淝水王。（弘光實錄鈔）

劉泰齋

劉若宜，字宜之，號泰齋，皖之潛山人。故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國變，公遜迹浣花庵，薙染爲僧。賊物色得之，繫至營，會賊敗，倉皇西奔，遂得逸。改革後，歸皖，故與公同譜者，多列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是，閉門卻掃，絕跡不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貧病，不欲以高尙爲名也。室如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僮，晝謀生於市，則自擎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數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攜手一其上，以是爲登眺云。自爲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爲鋪，蓐爲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冥心，時閉目。不出戶庭，直游造物。」皆實錄也。（錢澄之田間文集）

浙江

陳御史元倩

補道 安徽 劉泰齋 浙江 陳御史元倩

陳公潛夫，字元倩，原名朱明，後更今名。錢塘人家，城東之橫河橋。家貧落魄，好大言，以駭俗。崇禎丙子，舉於鄉，以社事與友人陸培不合，培兄弟爲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癸未冬，授開封府推官。時流寇猖獗，大河以南，郡邑皆不守，賊署僞官數十人守之。所在豪傑，各據寨自保。公下車後，親歷戎行，倡義聯絡，樂附者衆，於是軍聲大振。明年，燕都陷，愍帝身殉社稷，公令三軍縞素，出師擒斬僞官，走僞撫梁啓隆，邀敗賊將陳德於柳園，沿河數百里皆靖。汝寧歸德河南諸府，各寨豪傑，爭先來歸，受約束。福王卽位金陵，公傳露布江南，廷論恢復功，特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忤巡撫越其杰意，譖之馬士英，召潛夫還。潛夫適遭外艱歸。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獄治之。南都破，脫歸，航海至越，上書魯監國，願假兵五千，爲恢復計。加太僕寺少卿，監浙西軍，募三百餘人，與孫熊二家兵合，列舟江上。丙戌五月晦，軍潰，走山陰小楮里，置酒賦絕命詞云：「父兮生我，申以嚴誨。惟孝惟友，曰忠貞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親事。以身許君，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蝟。衆人回車，予猶攬轡。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荆榛，身禦魍魎。獨張空拳，以當賊騎。知有封疆，九死何畏。三十州邑，終復舊地。惟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巡方，繡衣北蒞。惜也諸姦，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聯絡要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甘旨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姦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邸第。圍牆幽聚，

寇氛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躓，航海飄零，請兵期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血戰江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事庸可冀。疾痛呼號，徒然憤恚。丙戌五月，公侯師潰。區區孤軍，計惟待斃。事不可爲，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成仁取義，千古如是。」（東城雜記）

張煌言詩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廣陽雜記）

野廟聯語

國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猶沿明季遺習，方州大縣，立社自豪。聞一知名之士，則彼此爭鬪入社，甚至挾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場，至效惡少椎埋，道途交闕，何其儼也。相傳海寧有二社不相下，一社徧致三吳諸名流，推吳梅村爲祭酒，舟楫絡繹數千里。三月某日，方過嘉興，將以次日大會，其泊舟處，寶明大書一聯於野廟門外云，「鼎湖莫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蓋是日乃明思陵殉國之日也，見者氣沮而散。（燕下鄉脞錄）

沈雲英

沈雲英者，長巷里 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入京，騎馬能射，九歲見論語有省，請受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誡、唐詩、宋詞。略入目，即記憶不忘。於是向塾師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 胡氏傳。明令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爲題，雜而無理曰傳題。傳題雖強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之。雲英一指授，無不通曉。雖老師宿儒無過者。崇禎十六年，隨父任道州守備。流賊寇道州，父出，賊已敗於麻灘驛，斬其渠陳前。賊懼，將徙去。會大雨，左體被創，韉鞫壅流血，足僵墜鐙，爲援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帥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砦，未集伍，連殺三十餘級，負父屍而還。賊大駭，將復之，值惠柱 吉三 王竄 永州，賊將追三王，而以此叵測，未易復，頓舍之去。時湖撫 王君聚奎，睹其事，奏請降敕，贈至緒 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陰一子入監，以雲英爲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婿萬策，爲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守荊州南門。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清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於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順治十七年，白洋觀潮歸，歎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遣塾中兒，沐浴臥而卒。嘉興 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以雲英烈女而授將軍，異典也，載其事三述補中。（虞初續志）

雲南

查如龍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爲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僞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爲一冊，辭皆俊偉。騰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爲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爲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於人，脅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遂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以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廣陽雜記）

劫灰錄李定國事

昔爲李香引校定劫灰錄，其語已編入吹網錄中。黃帝堂董琴涵兩觀察皆曾借閱，帝翁題一律云：「木難支大廈傾，東南半壁盡降城。朝端擾擾雞蟲議，閫外紛紛鷓蚌爭。幾見黃巾扶漢室，難從白馬客周京。數公正氣留天壤，不道緇流誓結纓。」琴翁和之，亦有「劫灰碧盡葭宏血，孤負黃巾力請纓」之句。二人用黃巾字，皆指錄中李定國以獻賊義子歸明，及永明王遁入緬甸後不得出，定國盡忠力戰事。余考明史桂王傳末附李定國歸明以後事跡，蓋亦深許其忠於殘明。劫灰錄則記定國王寅五月走猛臘，士馬死亡日衆，乃置醢，自述平生所爲，如天命已絕，願速死，毋苦衆人。未幾，永明王被殺之信從雲南至，定國遂病，六月廿七日卒於軍。香引采野史增注云：定國臨終謂其子嗣興及靳統武，有「任死荒微勿降」之語。而余聞覺阿開士言：「定國初在賊中，因觀伶人演諸葛武侯拜表出師事，遂決計歸明云。」得之顧公燮丹午雜記未刪本，余故亦以一詩弔之，即書劫灰錄定國傳後云：「運終陽九得斯人，殘局天南係一身。諸葛出師同盡瘁，祝宗祈死亦成仁。難存絕域流離子，足媿中朝反覆臣。鼎立何_{較據}瞿_{賴式}堪合傳，平心未敢薄黃巾。」（鷓鴣漁話）

福建

賜姓公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悟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爲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煥起身行伍，隨鄭飛虹字，于隆武時爲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台灣，將不利于賜姓。賜姓覺，煩降本朝，後卒滅台灣云。（廣陽雜記）

賜姓公

楊于兩爲余言台灣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遠，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遠，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闕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

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於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爾適至都門，禍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邊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爾走得脫。後爲人告發，發遣芝龍於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爾不知，以爲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於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其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敝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間。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士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爾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拔之。于爾薙髮以免，而置敝篋故韉於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爾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向王之客，爲向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向王患之，醜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爲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爲余言之，向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

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而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台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於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爲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固向爲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爲用武，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係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爲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爲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廣陽雜記）

按文中「之國，居方鎮」以下至「辟易萬間」似係誤刊，應接在「今一變而爲用武」之後，而「萬間」之間係衍文，應接下面之「夫」字斷句。——編者。

洪復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爲優旦，賜姓拔以爲將，丰姿嬌豔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爲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

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爲鬼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爲也？」復曰：「爲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當攻漳州，營爲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廣陽雜記）

【附言】

正文排就打紙版後，續搜諸書，又得明季忠臣遺事若干條，故又彙成「補遺」一編。

正文「江蘇」「黃石齋」二條，因僅記黃之被戮於金陵，故歸入「江蘇」。正與凡例相符。「福建」「黃道周」三條，當時因紀黃在各處之事跡甚多，故入其出生之省福建，亦不違凡例。不意覆看全部清樣時，方知已鑄就大錯，蓋「黃石齋」與「黃道周」同爲一人，自應歸併一處，並即應歸併於「江蘇」。奈紙版已打就，若欲改排，一動百動，非常麻煩，不得已，只得一仍其舊，茲特聲明於此，以代更正。

編者

二十八年十月

100

胡山源先生著譯

古今酒事 (內分專著藝文故事三輯) 三元

古今茶事 (內分專著藝文故事三輯) 印刷中

詞準 (內分作法詞譜詞選詞韻四篇) 一元四角

幽默詩話 一元

幽默筆記 八角

江陰義民別傳 六角

嘉定義民別傳 六角

各地忠臣遺事 八角

各地義民遺事 八角

現代歐美女偉人傳 六角

黑人成功傳 (與林漢達君合譯) 五角

人是堯舜 (青年成功叢書之一) 四角

明季忠義叢刊

列入世界名人傳記

人是堯舜

世界書局印行

沈凱
穎洛
南致
夫普
等譯
著

教育學

下
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三月初版

各地忠臣遺事

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胡山源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二十九年
四月十一
日起一律
加價三成

#78

476223